


天主教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 彭神父生平小傳

**晉鐸日期：** 1963 年 4 月 9 日　　**晉鐸地點：**義大利羅馬

| | |
|---|---|
| 1932 年 11 月 30 日 | 生於廣東陸豐縣 |
| 1947 年 | 廣東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 |
| 1948 年 | 廣東梅縣聖若瑟小修院 |
| 1949 年 | 香港聖神小修院 |
| 1953 年至 1959 年 | 香港華南總修院 |
| 1959 年至 1960 年 | 義大利中部耶西完成最後一年神學 |
| 1960 年至 1961 年 | 義大利特雷耶方濟會初學院 |
| 1961 年 10 月 3 日 | 誓發初願 |
| 1961 年至 1964 年 | 羅馬方濟會安道大學進修 |
| 1963 年 4 月 3 日 | 誓發永願 |
| 1963 年 4 月 5 日 | 羅馬安多尼大殿晉陞五品傳教修士 |
| 7 日 | 羅馬安多尼大殿晉陞六品執事 |
| 9 日 | 羅馬安多尼大殿晉陞七品 |
| 1964 年 6 月 4 日 | 榮獲安道大學神學博士 |
| 1966 年 5 月 10 日 | 榮獲美國紐約福敦大學社會學碩士 |
| 1967 年 5 月 | 獲倫敦大學附設亞非研究院亞洲人類學文憑 |
| 1967 年至 1972 年 | 首途新加坡傳教，任全國學生青年會總鐸<br>參與堂區採訪工作、負責方濟會所辦的「社會學社」編寫工作，並輔導新國全國「公教家庭社會運動」華文部神修工作。 |
| 1972 年至 1977 年 | 任香港聖文德中學校監及代理校長 |
| 1974 年 5 月 | 獲香港大學教育文憑，升任香港聖文德中學校長 |
| 1977 年至 1978 年 | 負責台灣方濟會及教區聖召推動人 |
| 1978 年至 2004 年 | 被召回羅馬任傳信大學亞州傳教史教授，並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
| 1979 年至 1998 年 | 被任命為「無信仰者交談祕書處」、「基督徒合一祕書處」及「教廷聖職修會部」顧問。 |
| 1981 年至 2007 年 | 擔任全球海外華人傳教主任 |
| 2001 年 | 任于斌樞機聖召獎學金管理委員 |
| 2004 年 | 被選為全北美華人聖職及修會成員聯會主席 |
| 2004 年 | 任美國主教團屬下華人全國牧民中心主任 |
| 2004 年 9 月 15 日至 2007 年 | 擔任達拉斯耶穌聖心堂主任 |

# Curriculum Vitae

Name ： Paul P. Pang

D.O.B.: 1932/11/30 in Guangdong, China

Minor Seminaries: St. Peter's in Kityang; St. Joseph's in Kaying, both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ly Spirit Seminary in Hong Kong from 1947 to 1953

Major Seminary: Southern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1953-1959

Last Year of Major Seminary: in Jesi, Italy 1959-1960

Franciscan Novitiate in Treja, Italy: 1960-1961

Temporary Profession: 1961/10/3

Further studies in Franciscan University in Rome from 1961-1964

Solemn Vows as a Franciscan in 1963/4/3

Ordinations to Subdiaconate, Diaconate and Priesthood in Rome's St. Anthony Basilica respectively on 1963/4/5, 7 and 9

Doctorate in Dogmatic Theology on 1964/6/4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Sciences at Fordham University, NY in 1966/5/10

Diploma in Asian Anthropology at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in May 1967

Missionary in Singapore from 1967 to 1972 (National Chaplain to Christian Students)

Supervisor and Acting Principal in a government high school in Hong Kong 1972-1977

Diploma in Education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May 1974

Religious and Diocesan Vocation director in Taiwan 1977-1978

Professor of Asian Mission History and Director of Chinese Study Centre at Pontifical Urbanian University in Rome from 1978-2004

Consultor of Pontifical Secretariats for Christian Unity and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nd of Congregation for Clergy and Religious from 1979-1998

Director of Office for Worldwide Overseas Chinese Apostolate from 1981 till today

Pastor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in Dallas from 2004/9/15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astoral Center of Chinese Apostolate in the USA since 2004

# 目　　錄


| | | | |
|---|---|---|---|
| **第一部** | **他——天主的忠僕，我們敬愛的牧人** | **本刊** | **1** |
|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彭保祿神父 | | 2 |
| | 他——彭保祿神父 | | 4 |
| | 彭神父文集菁/精簡 | | 9 |
| | 彭神父與他的車 | | 19 |
| | 彭神父在羅馬 | | 20 |
| | 他的另一面 | | 25 |
| **第二部** | **彭神父達城三年** | **本刊** | **29** |
| | 任職祝福狀 | 羅馬宗座 | 30 |
| | 聖心堂神父 | | 31 |
| | 風雨故人來 | 朱嘉玲 | 32 |
| | 2005 年公開演講 | | 34 |
| | 演講紀實—人需要宗教信仰嗎？ | | 36 |
| | 達城三年生活剪影 | | 43 |
| | 堂區升格 | 達拉斯教區 | 51 |
| | 本堂主任升格 | 達拉斯教區 | 52 |
| | 達城教友聯名挽留彭神父 | 聖心堂教友 | 53 |
| | 聖召之路 — 再訪彭神父 | 徐玉蘭 | 54 |
| | 感謝匾額 | 聖心堂教友 | 57 |
| **第三部** | **行者無疆，離情依依** | | **59** |
| | 單國璽樞機的祝福 | 單國璽樞機 | 60 |
| | 達拉斯主教來函 | Kevin J. Farrell | 62 |
| | 達拉斯前主教來函 | Charles Grahmann | 64 |
| | 達拉斯教區教務總監來函 | Mary Edlund J.C.L. | 66 |
| | 三藩市總教區汪中璋輔理主教禮讚 | 汪中璋輔理主教 | 68 |
| | 一位好友之點點滴滴 | 江綏蒙席 | 69 |
| | 聖心的神父 | 陳琨鎮神父 | 70 |
| | 伯多祿神父的祝福 | 陳兆望神父 | 72 |
| | 我所認識的同學彭保祿 | 湯一煌神父 | 73 |
| | 不敢答腔說忙 | 林之鼎神父 | 80 |
| | 夢鄉 | 蔡美雲 | 82 |
| | 主內依依禱祝，珍重再見 | 蔡仲欣 | 83 |
| | 愛人的神父 | 梁訓平 | 85 |
| | 歸去來兮 | 周　道 | 86 |
| | The Father you never knew | Ryan Lee | 90 |

# 目　錄


| | | |
|---|---|---|
| 真性情的神父 | 王永裕 | 92 |
| 我會想念您 | Angel Lee | 93 |
| 在主內行者無疆 | 陳美卿 | 94 |
| Blessing | Jimmy Hsu | 97 |
| 生活省思 | 黃秀芬 | 98 |
| 在主內相聚 | 劉穎鳳 | 100 |
| 天主經與彭神父 | 感　言 | 101 |
| 羔羊的嘆息 | 詹玉蘭 | 102 |
| 珍重再見 | 許王瑞昌 | 105 |
| 一位平易近人的神父 | 曼　齡 | 106 |
| An Exemplary Man | Debbie Wang | 107 |
| 善頌善禱 | 老　鄉 | 108 |
| 對不起！苛求您了 | 席克俊 | 109 |
| 良師益友 | 史雅潔 | 114 |
| Farewell | 談希衛 | 115 |
| 貼心 | Maria Kwong | 116 |
| 和好 | 林袁筠玉 | 117 |
| To You, Father | Reuben Chen | 118 |
| 再三年 | 黃見新 | 120 |
| 再見，彭神父 | 無　名 | 121 |
| We Will Miss You | Allison Han | 122 |
| Our Captain Father Pang | Corey Family | 123 |
| 彭神父帶給我們的聖樂歌曲 | 甘智岡 | 124 |
| 彭神父的道理 | 廖尼旦 | 125 |
| 彭神父離去的省思 | 席鯤珍 | 126 |
| To the Rev. Paul P. Pang | Bob Ng | 129 |
| 歡送彭保祿神父——懷念華克施神父 | 錦　芬 | 130 |
| 向彭保祿神父致敬 | 高季青 | 131 |
| A Boost To The Music Ministry | George Chang | 132 |
| 給我們敬愛的牧人 | 朱偉言 | 133 |
| 彭神父的兩三事 | 蕭啟煦 | 134 |
| 感謝與祝福 | 高張先英 | 136 |
| 天國子民 | 喬　若 | 137 |
| 致彭神父的一封信 | 劉玉琴 | 138 |

# 目　　錄


| | | |
|---|---|---|
| 謝謝您，彭神父 | 土　豆 | 139 |
| 我所認識的彭神父 | 鄭玉琴 | 140 |
| 一位神父與一個家 | 林　旦 | 141 |
| 主內合一 | 劉貞妮 | 142 |
| Dear Fr. Pang | 陳家四姊妹 | 143 |
| 請您多保重 | 聞慧韻 | 144 |
| 新堂、心堂 | 小　羊 | 145 |
| 羅馬很近 | 陳碧霞 | 147 |
| 緣起不滅 | 李翠婷 | 148 |
| 傳播福音的使者 | 余瑞英 | 150 |
| 去思 | 周必賢 | 151 |
| 祝福滿滿 | 聖心堂教友 | 152 |
| 主編花絮 | 陳美卿、周瓊華 | 153 |
| 「行者無疆—彭神父達城三年」校對後有感 | 彭保祿神父 | 1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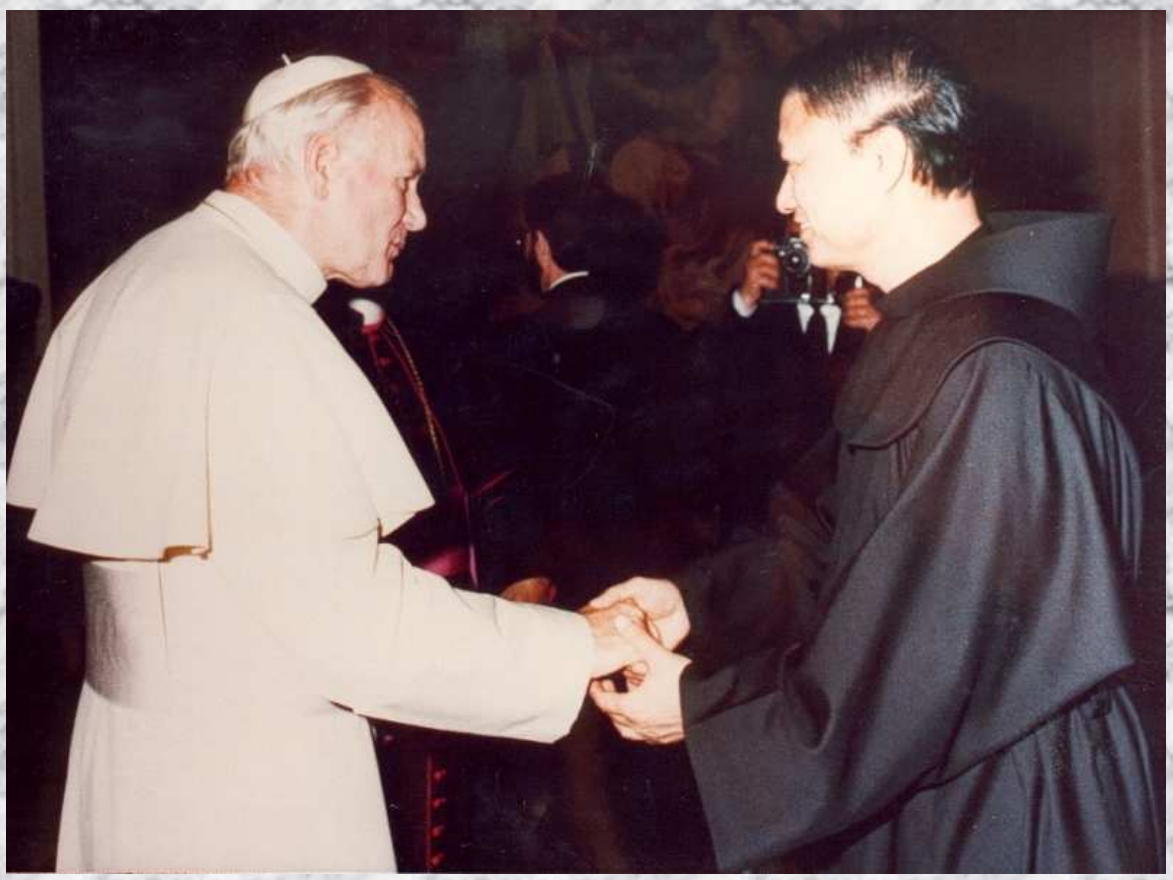
# 第一部

# 他

# 天主的忠僕

# 我們敬愛的牧人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彭保祿神父









↑ 2000 年於伯多祿廣場單國璽樞機主教主持的中國殉道封聖感恩祭中證道

# 他——彭保祿神父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蔡仲欣口述 陳美卿編寫

### 童年往事

廣東省陸豐縣(汕尾市)，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這個盛產龍蝦，以玄武山著名的城市，山靈水秀，物產豐饒，民風淳樸。1932 年十一月 30 日，世居於此的彭耀亞先生，喜獲了他的第四個麟兒，取名為德肖，生下即領受洗禮，聖名保祿。保祿的父親是陸豐縣相當有名望的鄉紳，在家鄉辦學校，出錢出力，造福當地的人們。除了三個哥哥外，保祿尚有三個姐姐，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小時候，保祿就生長在這個環境優渥，父母慈愛，兄弟姊妹環繞的和樂家庭中。



廣東陸豐縣吉溪中學

在彭耀亞先生的九個子女中，保祿自幼天資聰穎，能力過人，在父親擔任校董的吉溪小學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六年的小學教育後，隨即進入河田縣立第二中學(吉溪中學)就讀。在初中二年級時，從小生長在虔誠奉教的熱心天主教家庭的保祿，立志成為一名傳揚天主福音的牧人。但那時因為中日戰爭的關係，所有小修院皆關閉，直到 1946 年才重新開放。1947 年保祿進入揭陽伯多祿修院就讀時，已經比其他修生晚了一年，因此，修院院長還特別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教導保祿拉丁文，聰明過人的他，兩個月後就能迎頭趕上。1948 年，因為躲避共產黨追查，揭陽伯多祿修院關閉，保祿轉入梅縣聖若瑟小修院就讀。

不幸的是，八年抗日戰爭後，中國的元氣大傷，百廢待舉，然而國共在中日戰爭結束後，卻未能達成和解協議，開始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致使中國內戰爆發。在戰事日緊，人心惶惶之際，屬汕頭教區的梅縣聖若瑟小修院，在九個小修生中，挑選了五位資質優秀的修生，送往香港寄讀，保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戰爭的陰影下，人山人海逃難人潮中，他們經歷千辛萬苦，終於在 1949 年的九月 13 日，進入香港，寄居於香港新界西貢聖神小修院。

# 青青子衿

在戰亂中無可奈何的離鄉背井，到了香港的保祿，正值十七歲的青年時期。寄居於小修院的他，非常思念遠方的親人，並擔心他們的安危；還好有一起從家鄉逃難而來的同學蕭仕明，黃良城，溫以政，蔡仲欣幾位好友互相陪伴，共渡這一段青澀時光。那時，聖神小修院的規矩嚴厲，對待幾個外來的修生更加嚴苛鞭策，蕭仕明學長因為寫信向汕頭教區報告他們在此受到的不平待遇，而被逐出修院。黃良城同學也因肺病，身體欠佳，而志願回到廣東棉湖。自此之後，保祿與以政、仲欣兩人更成為知心摯友。有一次聰明的保祿，玩心一起，在修院院長午休時刻，帶頭吵鬧，因而吵到正在午覺的院長神父，就為了這一件小事，石院長氣憤的打鐘宣布，要將保祿逐出修院，保祿和兩位摯友以政和仲欣，一起到副院長黃景賢神父處，表明他們的心意，他們告訴黃副院長，三人要一同進退，又加上幾位神長的極力保薦，才打消院長的怒氣。

在聖神小修院的四年間，保祿總是孜孜不倦，發奮用功，修院生活紀律嚴謹，為青年學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保祿的二哥惠平，經常寫信至修院鼓勵他。保祿在課餘閒暇，更私下與法國神父學習法文，他的語言天才在那時就展露無遺。除了在課業成績總是獨占鰲頭外，運動方面他也天賦異稟，無論是籃球或足球，球技都是一流。他們常與當地的警察叔叔比賽籃球，經常打得警察叔叔落花流水，心服口服。而保祿在足球比賽中相當出名的臨門一腳，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喝采連連。保祿在音樂上也有特別的天份，除了彈得一手好琴，又能譜歌譜曲之外，他的歌喉更是渾厚圓潤，是聖詠團的最佳男高音，常常在香港電台詠唱，協助福傳工作。

1949 年汕頭尚未解放，胡璉將軍守在廣東沿海一帶，中國國民黨局勢危險，戰事節節失敗，其年四月，國民政府撤退台灣。保祿的父親彭耀亞先生，那時仍領導陸豐縣居民及教友，對抗共黨的進侵，據說陸豐縣是整個廣東省最後被共黨解放的城市。共黨佔據陸豐縣後，彭耀亞先生被清算鬥爭，為國捐軀，在他從容就義，送往刑場時，還一路拿著保祿探監時所送的玫瑰唸珠，沉著的頌唸玫瑰經，向天父祈禱。他堅定的信仰，使見者無不動容，無限景仰。保祿的父親過世後，家產都被充公，母親與五弟無家可歸，很長的時間母親住在牛棚，白天沒人敢送飯給她吃，都得等到天黑，才有親友送食物給她充飢。五弟也只有暫時寄養在親戚家中。保祿的二哥惠平曾與父親一起坐牢，他趁著父親過世奔喪期間，逃至香港。為了信仰，一家人做了極大的犧牲。

數個月後，父親被害的不幸消息傳到香港，痛失慈父的保祿與好友抱頭痛哭，好長一段時間，保祿天天以淚洗面，哀慟至極。(蔡伯伯談到這一段還是難忘當時情景，聲音哽咽)後來，二哥惠平與一夥天主教友，從大陸陸豐逃難到香港時，曾在艱險的大山裡，遇到濃霧瀰漫，當他們無法分清東南西北的方向時，就全體跪下來誦經祈禱。慈愛的天主真的俯允他們，給他們顯了奇蹟，讓雲霧暫時化開，直到他們辨清方向後，霧又濃密起來。就

這樣，在天主大能的蔭庇下，他們有驚無險的逃到香港。

1953 年秋，保祿與好友以政與仲欣，一起進入耶穌會辦的華南神哲總修院，在這裡保祿有如千里良駒，各項長才都盡情表現，學業成績也高人一等，脫穎而出。那時的保祿年輕有為，心地善良，更樂於助人，時常在生活中實踐愛德。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些相當有趣的事；因為同學溫以政的嬸母在大陸去世，以政想將堂妹溫秀拋從大陸移民至香港，就近照顧，可是那時香港簽證並不容易得到，保祿為了助人，於是巧施一計，寫信至中國領事館，瞞天過海的冒充溫秀拋的未婚夫，並成功的將她從大陸解救出來。還有一件趣事，是有關保祿在九龍城寨的公共水龍頭，排隊輪流等水沖涼的趣聞； 1950 年代下半期，香港人口驟增，原來在梅縣被驅逐出境的的美國瑪利諾會會士涂神父，在九龍城寨東頭村一帶，為逃難來港的百姓服務，並繼續福傳工作，他特別鍾愛汕梅地區的修生。有一年，香港久旱不雨，全港施行制水，因此放水時間，公共水龍頭都大排長龍，人人拿著鐵桶、塑膠桶等待接水。保祿那年正巧在暑假期間，到那裡見習福傳工作，並協助分派救濟品給需要的人們。每天傍晚時分，也只好在放水時間，到公共水龍頭前排隊接水，拿回去沖涼，這種情景不禁令人想起耶穌在約旦河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禮。這段期間，在大修院，保祿亦常常與窮苦民眾打成一片，他與湯一煌修士每天下午四點左右，到港口幫忙當地漁民，給他們講道並發放救濟品，效法耶穌，當個漁人的漁夫。


香港救濟船民

在大修院的時候，保祿已經長得相貌堂堂，風度翩翩，溫文儒雅的氣質，加上資質優異、學識卓絕，深獲許多長輩的喜愛，更有為數眾多的女性暗中青睞。那時保祿的二哥、三哥在香港的生意已相當成功，保祿其實已可以過相當好的世俗生活，但他信心堅定的想成為天主的牧人，一心一意要為主弘揚福音，服務人群。在成長中保祿不斷的堅定信仰，聖化自己，不受魔誘，無怨無悔地渡著修道奉獻的生活。

## 鐸職生涯

1957 年開始，保祿分辨自己的聖召，希望過一種較有團體性的司鐸生活，很幸運的他得到恩師，大名鼎鼎而又日理萬機的思高聖經學會創始人，雷永明神父的親自引導，決定進入方濟修會，1959 年赴義大利，直到 1963 年四月 3 日恭發了方濟會永願，並在一星期內每隔一天恭領一聖事：五品、六品，直到四月 9 日晉鐸，成為主的忠實僕人——彭保祿神父。



香港聖文德中學校監

晉鐸後的四年，保祿神父先後獲得羅馬安道大學的神學

博士，倫敦大學的亞洲人類學碩士，及美國福敦大學社會學碩士。1967 年，東返新加坡負起第一階段的傳教任務，擔任全國大專青年的總鐸，負責青年輔導，參與堂區採訪工作、負責方濟會所辦的「社會學社」編寫工作，並輔導新國全國「公教家庭社會運動」華文部神修工作。1972 年被召回香港，任香港聖文德中學校監及代理校長，並花了一年時間在香港大學考取教育文憑，升任香港聖文德中學校長，投入全職的教育工作。1977 年，又被調至台灣，協助方濟省會長處理行政工作，並負責推動全台灣教會及修會之聖召工作。不到一年，1978 年，羅馬教廷任命他為傳信大學教授，並出任該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直至今日。期間曾前後受委為宗座「無信仰者交談祕書處」、「基督徒合一祕書處」及「教廷聖職修會部」顧問，達十五年之久。2004 年來到我們達拉斯為我們的團體服務，正值本堂有意興蓋新堂因為資金不夠，遭遇困難的時期，保祿神父登高一呼，全世界各地教友慷慨解囊，為我們帶來了將近四十萬的捐款，達拉斯教堂的第一期工程的綜合大樓，才能這麼快的矗立在這塊教友所捐獻的土地上。

自從被羅馬教廷任命之後，保祿神父就有如教宗的欽差大臣一樣，仿效他的主保聖保祿宗徒的傳教使命，僕僕風塵的在世界各地探望教友，建立團體，弘揚主的福音，真實的信德在他的言行中展露，更表達在他為主為人的實際愛德中。在他捐棄私慾、全然的奉獻裡，他的生活已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的最佳見證；他的行事為人就是福傳，就是教友的燈塔。一直到現在，在達拉斯服務三年期滿的時刻，他仍寄掛著散居於世界各地的羊群，他仍本著一顆火熱的心，主動熱誠、毫無疆界的以愛去關懷世界各地的教友。他，是主的寶貴僕人，親愛牧人；他，也是我們敬愛的神父。

## 主的恩典

大陸變色，保祿神父離開陸豐縣到香港之後，直至 1980 年才有機會第一次返鄉，距離 1949 年離開，已經長達 31 年之久。回鄉見到親友家人，恍如隔世，不勝唏噓！第一次返鄉，保祿神父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但不幸的是保祿神父的媽媽，已在 1977 年過世。為了弘揚主道，神父未能見著慈父、慈母過世的最後一面，也無法親自為父母送終，這是多麼大的失落，真是情何以堪！但作為一個主的牧人，就必須這麼心甘情願的為主犧牲。



廣東陸豐縣大溪崔天主堂聖堂

第一次返鄉時，大陸仍沒有宗教自由，保祿神父受到嚴厲的監控。1982 年大陸當局，因為神父與鄧以明總教主教的良好關係，誣告神父為梵蒂岡的特務，內地方濟會暗中告知



矗立於吉溪中學的彭耀亞圖儀館

神父，不要再返鄉，因此直到 1986 年保祿神父才有機會再次回到家鄉，與家人團聚。1988 年，保祿神父父親的冤屈得以平反。彭家兄弟為紀念父親，由保祿神父推動，捐贈一座圖書儀器館給他就學的吉溪中學，取名為彭耀亞圖儀館。

保祿神父的父母親，在奉教之前原都是佛教徒，因為大伯父喜歡研究各種宗教，因此常與傳教士們辯論宗教的論點，後來被傳教士們說服，領洗成為天主教友，自此之後全家奉教。在主的恩典下，彭家奉教後的第二代，就結出豐碩的果實，天主祝聖了保祿神父。當神父在羅馬晉鐸之後，消息傳到家鄉，保祿神父的媽媽對天主說：「我的兒子已經聖了神父，這樣我死也瞑目了。」保祿神父的五弟也有一位孩子在 2000 年元旦，晉鐸成為廣州教區的神父。不久，隨即被教區委任向政府索還教會財產，包括教堂，學校，醫院，慈善機構，年紀輕輕就受到教會的重用。2006 年秋，教區派遣他到愛爾蘭攻讀英語，準備一年後，專攻神學碩士學位。保祿神父的二姐也有一位女兒成為修女。在短短的奉教三代中，彭家已經出現了二位神父，一位修女。主的恩典在保祿神父的父親為主殉道之後，降福了彭家子孫，讓他們能以愛和福音的精神，帶領眾多的羊群歸向天主的羊棧。



1992 年與家人在香港慶六十大壽



2002 年彭神父七十大壽

# 彭神父文集菁/精簡

**(從能找到的有限文章中，我們選錄了這些他有感而發，並足以呈現他個人風采的片段，讓讀者能從中更了解這位牧人性靈的每一層面)**

♦本刊

## 他的赤子之心

筆者第一次與可敬者雷神父碰面應該是一九四九年或五零年的事。當時在九龍新界西貢聖神修院就讀的我們一群小修生準備歡迎一批來訪的會士。說實在的，當時也不太了解、也不注意訪客是誰，只知道他們是一些專門做翻譯聖經工作的修會人士。至一九五三年秋季進入了香港仔（鴨巴甸）華南總修院以後，筆者才開始知道這批聖善會士的神聖工作，但也沒有什麼交往。這樣一年過一年，直至一九五七年秋，筆者才真正與可敬者所屬修會建立了愈來愈密切的關係。記得當時筆者的神修讀物正是荷人約根遜名著《聖方濟各行實》一書。事因當時筆者曾與神師談論日後的鐸職生涯，表示自己對未來回返大陸教區（當時所有來自大陸的修士都認為那是必然的事！）後獨處傳教的畏懼，並希望過度一種較有團體性的司鐸生活，於是神師介紹了這本聖書。既然那是方濟會的創會聖者，神師便鼓勵多去接觸該會會士，以更進一步尋找認識該修會。在神師的催促下，終於與當時設在香港堅尼地道七十號的思高聖經學會取得聯絡。當時的奢求也不外是找一位會士，略談自己聖召的轉變，請求輔導，卻也不敢夢想竟得到了大名鼎鼎而又日理萬機的思高聖經學會創始人雷永明神父親自接見，並一口答允盡量帶領求見者分辨自己的聖召。那種喜出望外的激動在遠隔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是真切如昔的。————**摘自「懷念我的神師——可敬者雷永明神父」**

## 他的至情至性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是一個令人憂傷而同時令人解放的日子，因為在那天一位神人共愛的善靈——我們方濟大家庭的弟兄，我們香港地方教會的功臣，我們天主子民的良師益友——竟撒手塵寰，悄悄然離我們而去，返回他終身熱愛而又終生愛他的天上慈父。為天父是一個善僕的凱旋榮歸，為一善靈是走到了終點的喜悅，而為我們這群曾認識他、仰慕他、跟隨他、效法他的弟兄姊妹卻是一個難以填補的空虛，難以估計的損失。從整個修會代表性的弔唁以及整個香港教區所舉行的追思殯葬禮看，梁神父弟兄的離去卻真是極備哀榮的再見禮。「善哉，忠僕，來接受你的賞報吧！」————**摘錄自「我所認識的梁雅明神父」**

在此悲痛無奈、遠隔天涯、限於職責之際，無法前來出席為韓神父舉行的殯葬聖祭，實在倍加懷念哀思，悲痛難抑！敬愛的兄長承良神父，你原諒小弟吧！你在天之靈必完全知道小弟多麼渴望能放下工作，立即趕回來與你最後一次在世上說聲再見。李士漁神父之

逝，你曾問我能否趕回來共奔喪事，我告訴神父因在聖誕節前，堂區實無法放人；今天是你的官方離世之日，但又因這星期天小弟必須主持一次非常重要的建堂會議，只能徒歎奈何！———**摘錄自「向韓承良神父致敬」**

## 他的自我鞭策

十五年前，筆者已在羅馬聖部服務近十年。二十五周年當天能與聖父教宗共祭，共謝鐸品大恩。其後能在多種刊物發表感受，多屬謝恩之情。其後有一位知心朋友幾乎常無所不談，於閱讀感受後，來信指摘，批評該拙作只報導一些慶祝事項，而疏忽對自己二十五年鐸職生活之成敗得失作一種深入的分析，以策勵自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讀該信後，筆者確認自己疏忽，輕重顛倒，真未能表達自己對二十五年的工作做個有意義的報導。望今次能從善如流，依友人心意試圖分析一下四十年鐸涯的勝負得失，以策勵自己，也圖向所有關愛自己的神長、親朋、恩友作個交代，以示謝意。———**摘錄自「談鐸涯四秩滿懷感恩」**

## 他的感恩之心

任職傳信大學不及三年，即由傳信部（萬民宣道部）委任繼承東馬來西亞古晉鍾萬庭總主教出缺的「海外華人教務視察專員」職，這是當時的部長羅西樞機的決策，並認為是他在任中一項「得意之作」！但羅西樞機部長對全球華人傳福音工作確是全心支持獎勵有加，並經常到筆者辦公室垂詢敘談，關愛無以復加。於是筆者開始了一種嶄新工作，海闊天空，走訪全球的海外華人團體，且常戲稱教宗付款，老彭旅遊。但這份工作先不談其挑戰性，只談機緣，已使筆者終生感激不盡。因工作的關係，筆者曾先後認識了二十九位樞機主教、四十六位總主教及主教、十三位傳教修會會長及約二百二十位司鐸弟兄（包括部分外籍人士）、近百位修女、十七位執事及佈滿五大洲的兄弟姊妹。這些信仰中的伴侶真是每位司鐸的喜悅。他們的關愛、他們的合作、他們的讚賞、他們的真摯友誼使你深感聖召的價值。筆者的任命是為服務海外華人，故與祖國和台港澳地方教會無關。但他（她）們的祈禱常伴隨著筆者的牧傳工作。無論患病住院時，不論海內海外都向筆者表達關愛、慰問及賀愈之詞雪片飛來，作為一個小小司鐸能得這麼多人士關愛，夫復何求！———**摘錄自「談鐸涯四秩滿懷感恩」**

## 他的精湛道理

基督是為了人類的罪過而犧牲了性命。這也是祂死前曾三次預言過的，耶穌不但知道自己的死亡，而且是甘心情願的犧牲自己。除了甘心情願的死亡外，耶穌更把自己的體血交付出來，作為完全的犧牲。祂不僅願意為我們受死，還願意犧牲自己作為我們的食糧。這是不可思議的自我犧牲，因為祂知道自從變成我們的食糧之後，將會有多少人冒領祂的體血，把祂重新釘在十字架上。（參閱格前十一： 27）這是多麼偉大的犧牲。但誰能瞭解

這樣的犧牲呢？祂一視同仁；讓善者、惡者都共領一樣的體血。祂為何要這樣做呢？如果當初有人善意的觸摸了約櫃，而天主竟大怒將他擊斃！」（參閱撒下六： 6-8）難道主耶穌不也可將那些冒領聖體的人擊斃嗎？不！善良耶穌只好忍讓，讓冒領聖體者有懺悔的機會，這是多大的愛、多大的犧牲！————**摘錄自華人教友通訊「聖體年談聖母」**

## 他的博學多聞

今次主教們朝聖聖地活動，除了到了和平聖者聖方濟家鄉亞西西出席教宗召集的全球宗教領袖及代表為世界和平祈禱的盛會外，也選擇了西方隱修生活鼻祖聖本篤的隱院。這所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炸得幾乎片瓦不存的隱院和聖堂，經由義大利政府出資並由美國政府資助下重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大殿，大殿中的砌圖牆壁和大理石巨柱都是巧奪天工的傑作，令人驚嘆。主教們常領著我們數位隨行的人參加了隱院的晚課經。本篤會是全球教會最負盛名的聖樂保存者之一，所以他們的禮儀，包括日課在內，都是優美悅耳的，大大提高參與者的祈禱精神和神聖氣氛。這是一般信友不易遇到的良機。我們一行人還破例受邀參觀了部分被炸後的隱院原址，尤其有幸巡視了本篤會十多個世紀存積下來的無數寶貴珍藏品。大都與教會禮儀有關的聖物和用品保存齊全，而另外更珍藏不少極貴重的聖物，如嵌鑲鑽石、珍珠、用象牙精工雕刻的十字架、聖爵，甚至祭衣、祭披等，都是無價之寶，並保存了多個世紀禮儀變革的歷史。————**摘錄自「中國台灣地區主教團述職點滴」**

**主曆 2002 年二月二日救主獻堂節於羅馬**

## 他的音樂素養

中華殉道諸聖詠讚兩首 詞曲(參閱第 12 頁)

全球海外華人牧傳大會會歌 詞曲

聖母頌曲 三首(參閱第 13 頁)

彌撒曲：求祢垂憐

光榮頌

聖三頌

聖聖聖

阿們

信德的奧蹟

天主經

天下萬國



# 彭神父的作品之一

## 中華殉道諸聖詠讚

Marcia con Spirito
有精神地進行曲

Paul P. Pang, O.F.M.
彭保祿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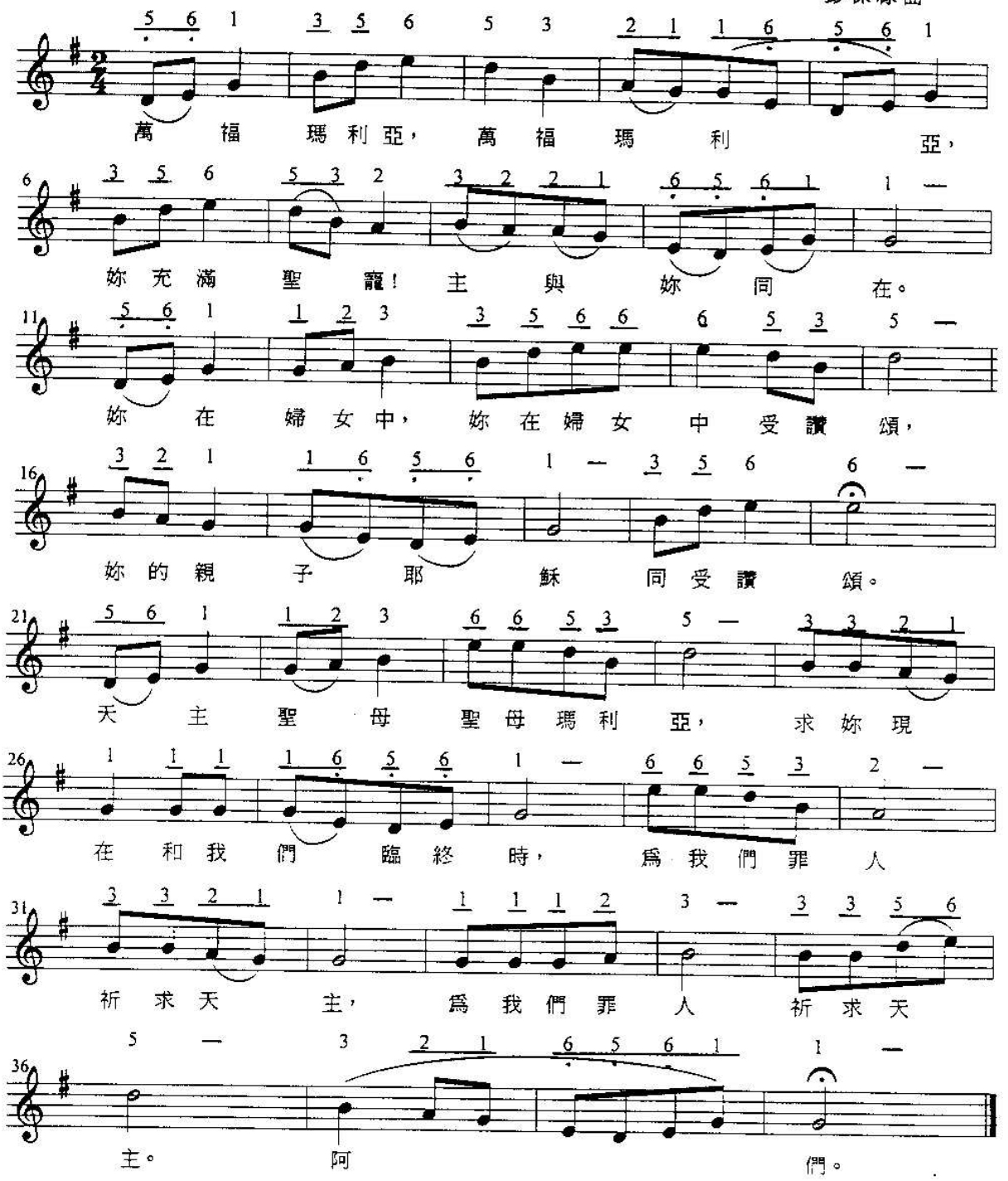

＊四旬期內可接17至22小節。四旬期外可接第二段詞第一終止，反覆時接〝阿肋路亞〞第二終止。

# 彭神父的作品之二

## 聖母頌
## AVE MARIA

Andantino devoto
虔誠的小行板

Paul P. Pang, O.F.M.
彭保祿曲



## 他的正義之聲

提到家庭，教宗不能不重申對生命的尊敬和維護。所以墮胎的問題是最嚴重打擊生命的罪行問題，所有善心人士，上自聯合國各種機構，而至各種正宗的信仰，而至凡夫俗子都應該挺身而出，維護生命，尤其那最脆弱、尚在母胎中無法自衛的小生命。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不論他（她）的利益衝突有多嚴重，都不能客觀地否認母胎中的生命是真正的人，為了個人的任何理由，或為了徹底錯誤的人口政策，而將這個需要你我保護的小生命加以殺戮。這是人能犯下的最殘忍罪行；這是人類所有暴力、欺壓、殺害的根由；這是破壞家庭安全的第一步，其他的惡果必將接踵而至。———**摘自「教宗在聖家節的呼籲」**

丹布朗的小說直接攻擊耶穌基督、聖經及基督所立的教會，現簡單將他的論點分析如下。

首先，丹布朗自命自己為下列五項真理的判決人：一、他取消了耶穌基督的天主性；二、他否定了聖經的價值；三、他自定是耶穌基督和瑪利亞瑪達肋納的證婚人；四、他肯定天主教曾在年來極力保持這項秘密，或更好說是秘史；五、他判決天主教曾在四百年內殘殺了五百萬以上的女巫。

答案是上面五點完全是虛構的，錯誤的。

他一口咬定耶穌基督的天主性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三二五年所強迫召開的尼西亞會議所擬定的。他完全不顧公元六十三年左右保祿宗徒已在書信中清清楚楚肯定了耶穌的天主性：「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斐二：6）。直至君士坦丁在位前三百年間，不論是宗徒、聖史和教父們都異口同聲宣講基督的天主性。所以丹布朗的論調是根本不成立的。

丹布朗指稱聖經不是天主所默啟而寫的，而完全是人為的產物，也就是說是君士坦丁所選定的。君士坦丁當時所召開的尼西亞會議，固然是為了平息亞略派所造成的混亂，但他請主教派所採用的聖經，就是那四本當時已盛行，並採用了兩百多年的福音—瑪竇、瑪爾谷、路加和若望。這四部福音的內容與以後發現的教會所早已採用聖經引句完全吻合。丹布朗的論調完全是錯誤的，完全忽視了當時客觀的事實。

耶穌基督娶了瑪利亞瑪達肋納為妻，並在耶穌被釘死後，為了逃避宗徒們的敵視和迫害而逃往法國並產下了一個女嬰。這是丹布朗最可惡、最不負責任的謊言。雖然他想將責任推給所謂的「裴理伯福音」。但沒有任何地方曾說過耶穌與瑪利亞瑪達肋納結婚。丹布朗另外一個論點是，在耶穌時代沒有男子不結婚的，這更是謊言。耶肋米亞先知沒有結過婚，聖若翰洗者沒有結過婚，聖若望宗徒也沒有結過婚，耶穌的好友瑪爾大和瑪利亞兩姊妹的弟兄拉匝祿大概也是獨身。聖保祿宗徒不但沒有結婚，還建議別人也效法他，獨身侍奉上主（格前七：8）。

更重要的一點，可證明耶穌沒有結婚。因為耶穌說過，有些人天生不能結婚（不能人道），有些人因工作不能結婚（如太監），也有些人為了天國而不結婚，但只有天主特寵的人才能領悟（瑪十九： 11-12）。同樣，在一九四七年所發現「死海殘卷」也證明自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後二世紀間，約有四千左右名為艾息尼派的神修家也是不婚不娶的。這些獨身人士都是當時社會所特別尊重的，怎麼丹布朗能說耶穌時代沒有男子不婚的？這是另外一個毫無根據的言論！

既然耶穌沒有結婚，那當然所謂瑪利亞瑪達肋納所生的女兒，以及以後傳至今天的耶穌後代，更是無稽之談。兩千年來，天主教不論是初興時代的教難，或是千年代的分裂，或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或是共有二十二屆的全球主教大公會議，都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從來不需保持什麼「祕史」。

有關這虛構的婚姻，丹布朗還故弄玄虛說，里奧納多達文奇的「耶穌最後晚餐」的世界名畫密碼多多。第一、他說那畫的中心點是聖爵，而不是耶穌，因要強調聖爵中的聖血（暗示瑪利亞瑪達肋納所懷的耶穌的血）。但只要大家仔細一看，便知道耶穌是該名畫的中心。第二、他說坐在耶穌身旁不是若望宗徒（而聖經說的明明是他），而是瑪利亞瑪達肋納。然而，不論是教會傳統或任何藝術評論家，都肯定坐在耶穌身旁的是愛徒若望。第三、丹布朗竟膽敢狂言，硬說在十三位人士的最後晚餐桌上只有十二個杯子，他說因為第十三個便是暗示他虛稱坐在耶穌旁邊的瑪利亞瑪達肋納。但任何觀察的人只要細心一數，便可以肯定畫上確有十三個杯子。丹布朗輕視並欺騙讀者的傲慢和失敬，竟到了這種地步！第四、有關丹布朗控告天主教殘殺了五百萬以上的女巫一事，對於教會史，尤其是「異端裁判所」的歷史，只要任何人願意審查一下，便可以知道那四百多年間被殺的人數約在三萬至五萬之間，而絕不是五百萬；而且該聲明的是當時並不是天主教屠殺，相反的，天主教極力反對。但當時的一些極端份子，利用異端裁判所和當時的政權，進行了這一項傷天害理的罪行。丹布朗為了強調天主教是大男人主義，所以才殺戮這些女巫，其實當時被殺的並不全是女巫，有百分之二十被殺害的是男子。

拙文稱丹布朗的騙局是惡毒的，因為他故意真假不分，令讀者因欠缺知識而受害甚深，而且他以虛構事件來侮辱耶穌，攻擊教會，抹殺聖經，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寫作方式。

**————摘錄自「揭穿丹布朗惡毒的騙局」**

## 他的寫作長才

的確，這個幅員如此遼闊的美國最後一州，擁有遊人所希望觀賞的美景以及所願進行的活動。大自然奇景包括那壯偉冰床、冰河、冰山、雪山，處處可見的大小湖泊、河流、高原及平地上的各種花草樹木，蘊養了北極熊、灰熊、海豚、海獅、水獺、馴鹿及北美獨有的大鹿在內的各種動物，還有他處不可見的鳥類，尤其那英姿驕人的美國國鳥白頭鷹等；人造人為的巨指、各色各像的大小公園、出入州的半陸地、無數的鳥城及地、海、空

的交通工具，處處可見那想引人出海及河邊垂釣的魚具小站及遊輪公司。提到阿拉斯加，就不忘記那眾人皆知的偉大工程——輸油管，總長七百多英里，自北極到南岸，隨著地面的起伏，有時綿延在高山平原之間，有時隱蔽在河床溪谷之下，還有多處供人觀賞的加油站、轉油站等，真是偉大壯觀，令人讚嘆！

總的來說，在這次為期十二天近三千英哩的長征中，我們自安哥拉治國際機場開始，過訪了費爾班克斯、德奈利國家公園、北極圈紀念碑、于幹河，格倫阿倫，瓦爾德斯、米而斯、哥倫比亞冰河、尼尼直克小村、賀默、塞多維亞小小城、蘇瓦市、埃西德冰河及安哥拉治的一日遊。我們也參觀了安市的聖家主教座堂、瓦爾德斯的聖方濟堂及尼尼直克、塞多維亞的兩處東正教堂和聖雅各伯天主堂。也到訪了有「聖誕老人鼻祖」之稱的聖克勞斯小屋，這生財有道的家族，已把那出售紀念品及日用品的小屋，變成一間生意興隆的大商店。另外兩次的海上行，除了冰河外，也見著了各式各樣的魚類及海中生物——那乘風破浪的殺人鯨、慵慵懶懶的海獅、浪裡白條的海豹、母子嬉戲的海獺及躍越龍門的巨型鮭魚，還有別處難得一見的善知鳥和高貴傲慢的白頭鷹。在此種種都使遊人覺得新鮮奇特，不禁唸起聖詠第八章（4,8,9 等節）和一四八篇（7-10 節）、達尼爾先知與三青年對天主的讚歌（第三章 57-81 節），用以表達讚美天主的奇妙化工。阿拉斯加終年積雪的十多個高峰，那雄居全北美首位的麥金利頂峰，還有那些千萬年高齡冰床和冰河，處處都宣述著造物主的美善和全能。———**摘錄自「北極圈內的感恩祭」1998 年八月七日於西雅圖**

## 他的牧民心切

這一次旅程的最高潮，是能在緯度 66.33 的北極圈內舉行露天感恩祭，特別是為我們遍佈全球的中華民族祈福，懇求天主光照這個祂已用各種恩寵福佑了五六千年的文化及民族，賜助我們無數的同胞能儘快的認識祂，接受祂的愛子成為我們的救主，阿們！———**摘錄自「北極圈內的感恩祭」**

## 他的福傳幅度

跨於 2002 與 2003 年之間，筆者應邀採訪了亞洲三月餘，特在亞西安境內採訪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及泰國的華人教會。親見各地華人教會領袖都在努力推動華人的傳教工作，實在很感欣慰，感觸良深。———**摘錄自「東南亞華人教會概況」2003 年二月十七日於羅馬任所**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特指西馬)的華人傳教工作歷史悠久，各種組織都很健全，一切按部就班，穩步前進。按新馬各教區所獲得的官方統計資料(2001 年度)顯示，新加坡人口僅超過四百萬，信徒人數為十四萬七千多，而每年有兩千多位兒童及一千七百多成人接受洗禮；檳城教區則有人口約六百萬，教徒人數卻僅六萬五千左右，約為人口之百分之一強。領洗人數僅約五百人。

東馬華人教會歷史則較短，主要福傳工作起於上世紀下半期。但東馬華人教會發展迅速，目前教友數目快速上升。其中有我中國湖北籍鍾萬庭總主教。一九二八年生於老河口教區，於一九七零年由教廷祝聖為首位東馬華人主教，牧放古晉總教區。該教區總人口不到一百萬，但教友人數約十二萬五千；京那巴魯教區成立於一九七六年，目前的李主教於一九八七年晉牧，其教區總人口約二百六十萬，但教友卻近十九萬，且每年都有約近六千人受洗(包括三千七百多嬰兒)。另一個發展迅速的是成立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克寧高教區,由祝聖於一九九三年五月的高乃略皮翁主教牧守。教區總人口約為四十二萬(一九九八年官方資料)，而信徒人數卻為八萬七千多人，教徒與人口的比率之高僅次於哥打京那巴魯。整個東馬華人教會的特點應是義務傳道員甚多。這些在俗使徒是推展教務的原動力。

另一個亞西安成員國是印度尼西亞(通稱印尼)。這是全球第四個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回教國家。天主教會發展得最迅速，華人教會因限於神職缺乏，不能與全國教會同步發展成長。除首都雅加達有於一九五二年畢業於香港華南修院(與胡振中樞機主教同教區亦同班)，並於同年前往印尼服務的潘良清神父外，別無他人，多年後才有國籍主徒會加入服務。筆者於一九八四年首訪時，僅有華人團體一個，分兩地舉行主日感恩祭。目前已有三個團體，而第四個團體也正在成立。

今次筆者來訪，促成了全印首屆華文牧傳座談會，由全國數個華人集中的大城團體(包括蘇門答臘的棉蘭和蘇南的巨港，西加厘曼旦的山口洋，東爪哇的泗水及首都雅加達的四個團體)四十多位代表，假首都郊區避暑勝地泄洛多城舉行。主徒會三位神長也參與盛會，帶領全體作了一次較深入的華人牧民及福傳的檢討，並成立了一個全國牧民中心，以協助今後統籌有關華人牧傳的各項問題。大會中也曾回應了一般當地教會領袖的一些疑問，強調華人傳教不是文化優越感、不是搞分裂、不是搞小圈圈、不是競爭，而是以不同語文幫助福傳、推行合作、促成共融、建立統合普世教會的地方團體等。全體與會人士都感到獲益甚深，對今後充滿信心。

筆者今後的牧程的首項任務是在西馬皮德申市郊一處會議地點與吳良國神父分別領導一次為期四天的講習會，由吳神父及筆者分別主講個人及團體靈修。一百七十多位來自四教區的代表們都表示大有收穫，期待明年的重聚。

今次的菲律賓之訪是配合了由宗座主辦的「第四屆全球家庭大會」。除有關活動外，筆者也曾為首都華人團體主持感恩祭。因有家庭大會，故出席人數不多。值得一提的是自一九五零年代初期，菲律賓華人並不屬全球海外華人牧傳中心服務範圍，而是由剛被中共驅逐出境的廈門茅中柱主教負責。其後由菲國主教團委任卜海英主教按掌，推動華人教務。

東南亞之行的最後一站為泰國曼谷。此處是今天全海外唯一以潮州語舉行教會禮儀的團體。近年來因領導層老化，逝世的逝世、病弱的病弱、退休的退休、移民的移民，故人

數大減。筆者今次到訪時就曾以普通話取代潮語一事提出討論分享，實在因為普通話愈來愈為社會所採用。其實這也是團體中一些人士持有的看法，故一般上都表示可以試行，以觀其果。但潮汕教友們的信德和熱誠，不論是在曼谷、新加坡、印尼，甚至遠在法國的巴黎都是很令人感動佩服的。教友們的熱心和慷慨經常幫助中國大陸的教會建造聖堂及修女院。願天主厚報他們！———**摘錄自「東南亞華人教會概況」2003 年二月十七日於羅馬任所**

拙文主要是探討北美華人天主教會的牧傳動態。每提及北美華人牧傳，便自然而然的感歎、敬佩加拿大經濟首都多倫多稍北之士嘉堡及麥錦市（又稱萬錦市）的華人天主教會。這個（自 2000 年十月 1 日這批 120 位中華殉道真福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聖後，正名為[中華殉道堂]開始時僅有的不及三百名註冊教友小團體，經過十六年辛勞耕耘後，登記教友已逾一萬六千名。團體中不但有非常健全的慕道課程（分 40 課並在九個月內畢業受洗，九零年代每年平均有五百位左右成人領洗進教。三千年代開始，因移民數目急降，領洗數目減慢，但團體中僅三十個堂區善會卻繼續紮根、茁壯成長。現已榮休的首任本堂湯一煌神父確實功不可歿）。———**摘錄自「三千年代北美華人天主教會巡禮」2004 年三月九日于羅馬任所**

## 他的見解精闢

一般地說，美國和加拿大是世界上移民心目中的麥加，每年湧入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數以百萬計。這些移民中不少已經是基督信徒，如東、西歐和中南美移民。但兩個國家都很接受移民所帶進的各民族文化，加拿大尤其歡迎，並鼓勵及出資支持、保存並推動這類文化。這種政策大大地保障了移民的文化資產，也鞏固了移民團體的自信和自我認識。

但在宗教的組織方面，美加兩國及兩國的不同教區都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其中最顯著的是移民團體的整合和發展問題。籠統地說，美國主教不鼓勵，甚至不批准移民信仰團體興建屬於個別少數民族信仰團體的自用教堂，除非這類團體已早有許可證在先，如美國洛杉磯華埠、德州的達拉斯及休斯頓等團體。相反，加拿大卻大大不同。近年來，加東、加西都先後建有多間華人教會自資或改修的新聖堂。如上面所提進教之佑聖母堂、尤其在三千年代所祝聖落成啟用的多倫多烈治民的聖依搦斯曹桂英（2002 年九月）、溫哥華列治文（雖不全為華人教友興建）的加拿大殉道聖人堂（2003 年三月）以及已破土或即將破土於一兩年後祝聖啟用的四間：加東密斯沙加的救世主堂（2004 冬）；加西溫哥華華埠附近聖方濟沙威堂（2006 年）；以及美國德州的休士頓耶穌升天美華天主堂（2005 年），達拉斯的耶穌聖心堂（2006 年）。這是多麼鼓舞人心的團體成長和成就！華人教友在各區神長帶領下出錢出力、貢獻時間精神，互愛互助、團結合作，在信仰上齊步前進，這是天主多大的恩賜，又是多鼓舞人心的前景！———**摘錄自「三千年代北美華人天主教會巡禮」2004 年三月九日于羅馬任所**

# 彭神父與他的車

♦陳美卿

為了廣傳主的福音，建立教會團體，四十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趴趴走的彭神父，在線與線的連繫上無庸置疑的一定要借重飛機做為交通工具，而點與點的連繫就得靠他的車(請參閱第 21 頁相片)和他的駕車技術了。神父駕車技術之高明，許多人都有目共睹。聽過多位去羅馬探望他，接受他的款待，且在羅馬坐過他駕車的教友談過，他駕車速度不但不輸給年輕人，在車陣中穿梭的技術，更令人歎為觀止。記得有一次，在達拉斯，他曾跟我車到某處，一路上他隨著我的速度，穩穩的跟著我，始終與我保持一定的距離；他跟車的技術，讓我印象深刻，這也足以證明他的駕車技術是相當好的。

1964 年神父完成紐約學業，正在等義大利簽證時，修會院長建議他去考駕駛執照，筆試已過，未及參加路考，便匆匆被召回羅馬，因此沒有取得駕照。真正取得駕照是在他完成倫敦大學亞洲人類學的碩士學位，在羅馬等新加坡簽證時去考的。當時路試的考官與聖安道堂區剛去世的本堂神父是好友，在路試中神父與他相談甚歡，於是很輕易的通過路考，取得駕照。1967 年起，神父在新加坡有三份不同的職稱及工作，亦須幫助澳洲神父作堂區的教友探訪，主日甚至有時需舉行五台彌撒，駕車成了他往返各地的必要工具。

五年後，神父被修會派遣去香港工作，因工作的關係接收了美國神父留下來的澳洲製八人坐大型轎車 Falcon，成為香港神職界中駕駛最大轎車者，經常載著教友到處探訪、開會。當時香港的徐誠斌主教時常開神父玩笑說：「最窮的方濟會士，開著最大的轎車，來探望最窮的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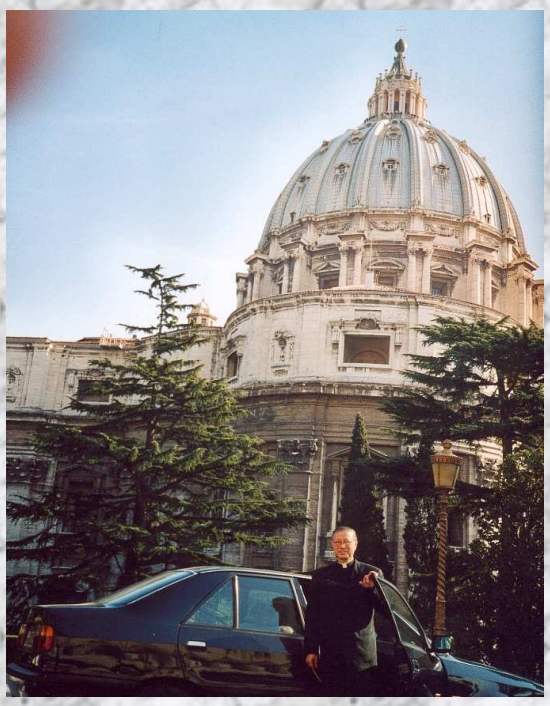
1977 年神父被派遣回到台灣幫助新省會會長，推動全台聖召工作，為了工作方便，神父有了生平的第一部新車——裕隆 1500cc，但他在昆明街方濟會的工作，只有九個月就被召離台。1978 年九月底回到羅馬，他的義大利好友 Mario 先生，在他抵達的第二天，就把自己開的車送去給神父，自己則搭公車去上班。對朋友的犧牲，神父於心不忍，第三天把車開還給好友，第四天 Mario 先生又把愛車開去送給神父，次日神父再把這輛車送還給好友，不過那日 Mario 先生已購得另一部二手車，神父只好接受好友的美意，這部車神父在羅馬開了三年。(請參閱第 21 頁相片)

神父的堂妹夫鄭博久先生，曾任中華民國駐羅馬教廷秘書(以後升為他國代表)，當他服務期滿要離開羅馬返台時，曾把一部舊跑車送給神父，這輛車陪伴神父約三年左右。之後，神父終於自己買了一部新車，此輛車與神父為伍達十五年之久，直至鞠躬盡瘁、完全報廢為止。當時，神父又從 Mario 先生的朋友處得到一部舊車，使用到他來達拉斯服務之前。當神父離開羅馬之際，將此車交給 Mario 先生保管。但每當神父從達拉斯回羅馬公幹時，已退休的 Mario 先生就會充當神父的司機，開著此車，到處接送神父。

擁有全球國際駕照和高超駕駛技術的神父，也喜愛駕車出遊，他曾從華盛頓 DC 開車到多倫多並遨遊世界知名的尼亞加拉瀑布；從洛杉磯開到拉斯維加斯、死亡谷、更遠征到黃石公園。這位一生與車搏感情的世界知名神父，原來開的車大部分是別人送的舊車，這也讓我更深的感受到方濟會士的神貧願對神父的真正意義。

# 彭神父在羅馬





↖ ↑羅馬傳信大學校舍，背景爲伯多祿大殿



← 2003 年羅馬聖安道大殿，畫像爲天主忠僕— 雷永明神父，他在 1945 年創思高聖經學會於北京

↓與江綏神父攝於羅馬辦公室，即梵蒂岡萬民宣道部海外華人傳教處和中國文化中心

→羅馬辦公室另一角







↑ →羅馬住處， 在此已住三十餘年，床頭的字畫是彭神父叔父的手蹟

↓ 在羅馬過中國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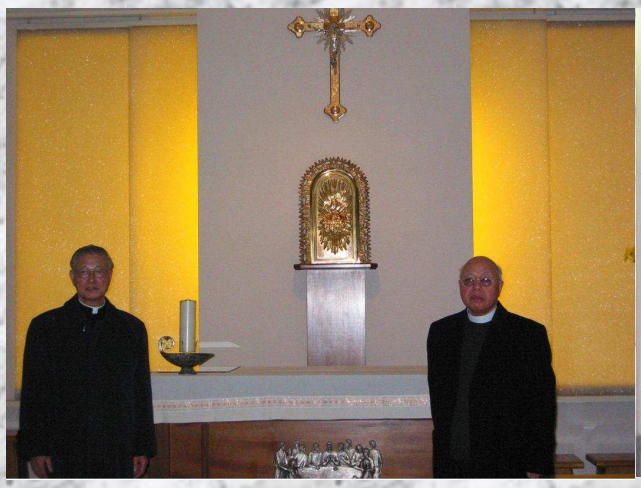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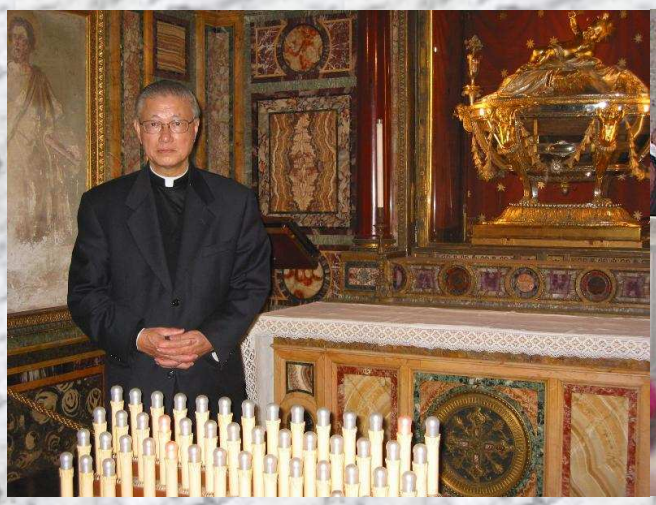

↑ 1978 年 Mario & Ivana 彭神父義大利籍好友，將此車贈與彭神父使用

← 彭神父翱遊四海進行使徒福傳使用的部分機票





↑ ↗彭神父一生大事都在聖安多尼聖堂舉行：發願，五、六品，晉鐸，博士學位，銀慶，40 週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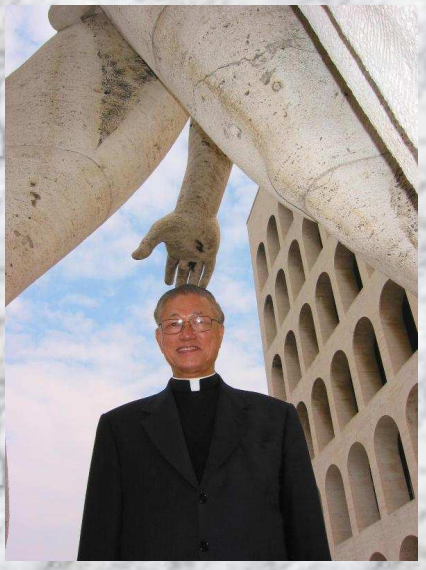


↑ 2004 年 羅馬聖母大殿耶穌馬槽小堂
↘ 2004 年羅馬的英雄紀念碑(中)
↓ 2004 年羅馬聖母大殿西斯定小堂

↑ 2000 年由單國璽樞機主教主持中國殉道封聖感恩祭中證道，六萬多信眾參加
↘ 2004 年 新羅馬(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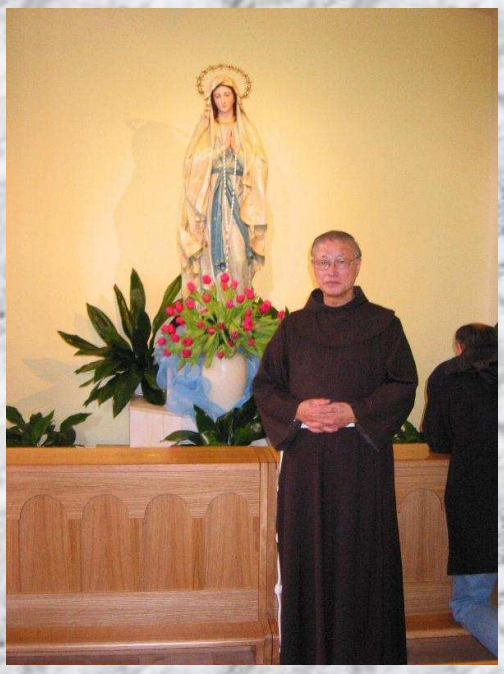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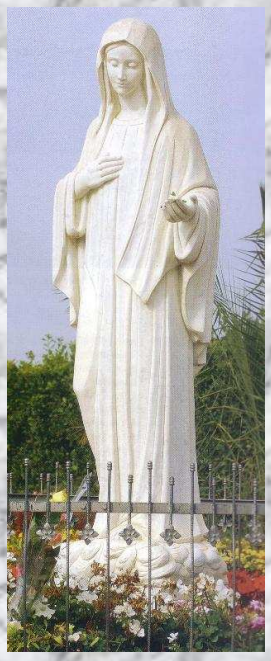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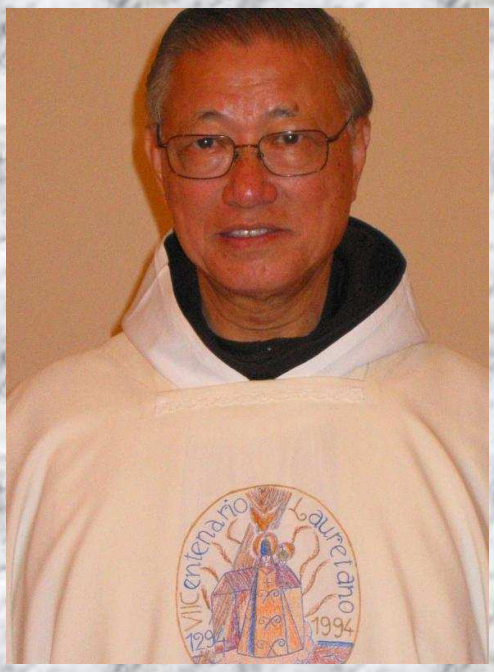
# 默主歌耶朝聖

1947 年九月 27 日星期六的傍晚，尚不是神父的彭修生在小修院第一次唱「萬福母后 」(Salve Regina )，從此以後對聖母的孝愛與依恃之心就沒有中斷過… 。



↑ 2004 年默主歌耶 Medjugorje 的和平之后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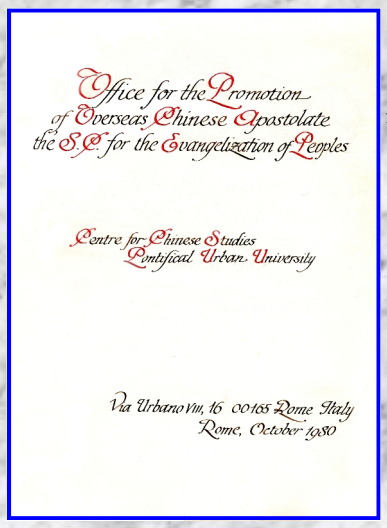



↑穿著勞來多聖母聖殿 700 週年(1294-1994)祭衣



↑ 2004 年南斯拉夫默主歌耶苦路山徑的榮福五端(聖母顯靈山坡)

# 梵蒂岡萬民宣道部海外華人傳教處簽名冊(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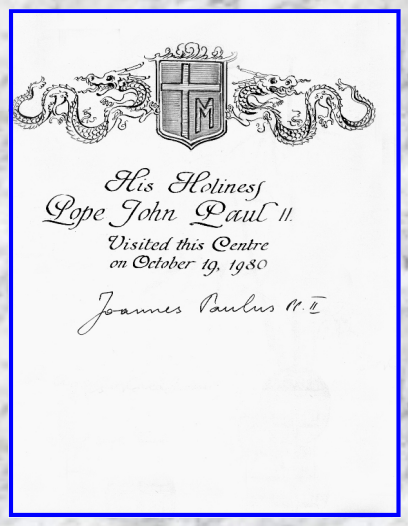

Office for the Promo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postolate
the S.C.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Pontifical Urban University

Via Urbano VIII, 16 00165 Rome Italy
Rome, October 1980

1980 年，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親訪梵蒂岡萬民宣道部海外華人傳教處，與彭保祿神父留下合影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Visited this Centre
on October 19, 1980

Joannes Paulus P. II

↓聖座聖職及修會部長：山徹斯樞機
↓龔品梅樞機主教
↓胡振中樞機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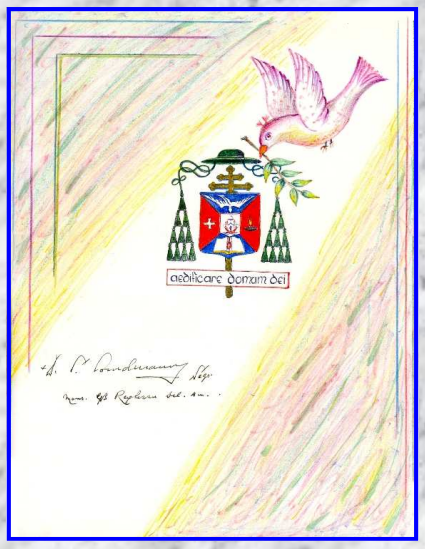
↓第一位到訪傳信部部長：羅西樞機部長
↓第二位到訪傳信部部長：董高樞機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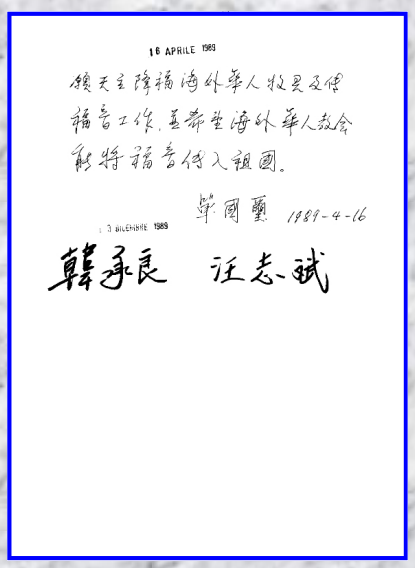
↓陸杜沙美總主教代理部長




Agnelo Card. Rossi

Josef Card. Tomko


aedificare domum D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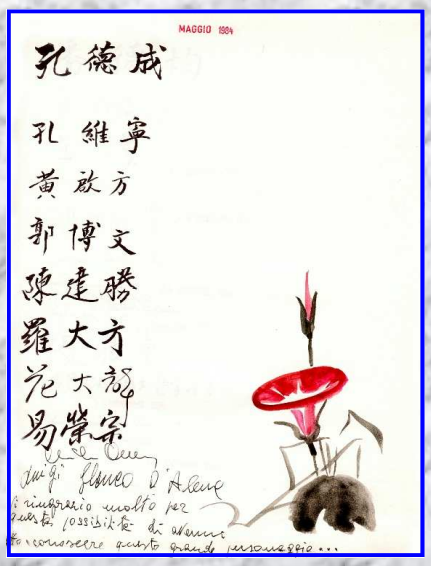

16 APRILE 1989

領天主降福海外華人牧灵及傳
福音工作，並帶聖海外華人教會
新特福音傳入祖國。

韓國璽 1989-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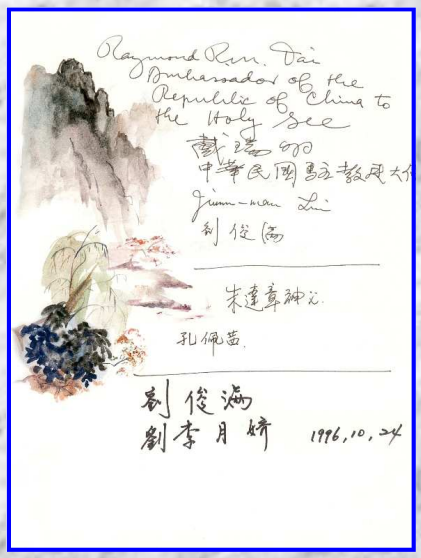
13 GIUGNO 1989

韓承良 汪志誠


MAGGIO 1984

孔德成

孔維寧
黃啟方
郭博文
陳建勝
羅大方
范大旗
易榮宗


Raymond Ren Tai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Holy See

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

Jiunn-wan Liu
劉俊萬

宋達章神父

孔佩蕾

劉俊萬
劉李月婷 1996,10,24

# 他的另一面















↑ 1997 年在澳洲顯身手，施愛心

**Fr. Pang's Rosemary Seasoned chicken (or lamb, beef or pork)**

Ingredients:

- Chicken wings (2 lbs)
- Rosemary (fresh; 2 or 3 branches)
- Garlic (chopped cubes about 1/5 cup)
- White pepper powder (1/2 tea spoonful)
- Olive oil (or normal cooking oil 1/4 cup)
- White vinegar (to your taste)
- Salt (to your taste)

Cooking:

- Dry chicken wings thoroughly
- Heat the oil in frying pan with garlic (about 5 minutes)
- Put the wings in and stir them frequently
- Add the rosemary and the vinegar
- Cook for about 20 minutes until the wings become golden brown

Enjoy it!








↑ 2007 年爲耶穌聖心堂的母親們作午餐，義大利麵和雞翅膀慶祝母親節

↗他不但會做菜給媽媽們吃，也會教媽媽做菜！（2005 年在德州可列本公園爲達拉斯和休士頓的青少年戶外外避靜準備午餐）

← 開酒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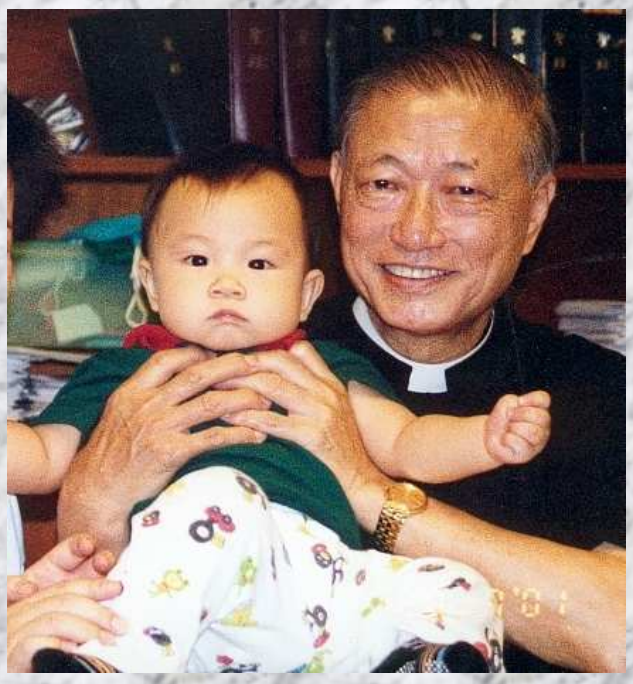




↑在阿拉斯加兩位神父各自釣到一條約 37 磅重的 King Salmon







# 第二部

# 彭神父達城三年



#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cordially imparts the requested
Apostolic Blessing to
Friar Paul P. Pang, O.F.M.
the New Pastor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in Dallas, Texas, U.S.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install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Most Rev. Charles V. Grahmann, Bishop of Dallas
on 14th September 2004
as a pledge of Divine Graces

+ Oscar Rizzato
Archbishop
Pro-Nuncio Apostolic

# 聖心堂神父

♦周瓊華

彭保祿神父第一次任「本堂神父」一職便是在達拉斯耶穌聖心堂，這是他司鐸生涯的新嘗試。而我們這一群敢作敢為的教友們，也不怕去挑戰他的能耐與職權，不但把堂口的需要、困難、障礙…甚至個人及家庭的問題，全一股腦的攤在他面前，要他解決。同時羅馬的職務始終沒有找到適當的人選，兩地多處跑和二十四小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話成為他這三年來工作的特色。縱然如此，我們軟體與硬體的建堂里程碑仍節節前進，速度雖不如預期中來得快，但從進堂人數的增加，和教友文化、膚色的多元化來看，這座由中國教友出資建蓋的教堂，受到社區居民的歡迎，更有甚者是受到教區的肯定。

三年來我們堂口在彭神父的領導下，有極大的轉變，其中有諸多的困難與挑戰自不在話下。試想一下，蓋一個家、賣一個家、搬一個家是多麼麻煩頭痛的事！而我們這座百餘家的大家庭換一個聚會場所朝拜天主，其難度是「乘」以教友家庭數目！感謝天主慷慨的讓我們暫借翱遊四海向華人傳福音的保祿神父，帶領我們經驗並完成這個艱難的過渡期，這期間我們歷經了幾個主要階段：



破土開工：2004 年 10 月

賣舊堂：2005 年 2 月

遷出舊堂：2005 年 4 月

暫借友堂：2005 年 5 月

遷入新堂：2005 年 11 月

獻堂：2006 年 1 月

加蓋停車位：2006 年

聘請青少年指導(Youth Minister)：2006 年

堂口升格——由傳教區(Mission)成為正式的堂區(Parish)因而本堂神父的職位由(Administrator)成為(Pastor)：2006 年 8 月

擱置一段時間的多功能神父宿舍即將開工。

雖然建堂的工程沒有全部完成，但是拯救全球華人的靈命更是不容置緩的事；既然我們向全世界無數的華人團體借用了彭神父多時，約滿應謝天父的沛恩、謝眾人的捨己成就了我們耶穌聖心堂的宏願。

在做過聖心堂的本堂神父後，彭神父可以大言不慚的套用他主保的話：「他們是基督的僕役？我瘋狂地說：我更是。論勞碌，我更多；論監禁，更頻繁；論拷打，過了量；冒死亡，是常事。」（格後十一:23）

謝謝天主在我們團體不同的成長階段，派遣我們所需的牧人。

# 風雨故人來

♦朱嘉玲

不住的驚嘆與難以置信的表情，是每一位教友知道彭保祿神父接任達拉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主任司鐸的一致反應。「這是我那裡得來的?」(路一:43)

回溯十一年前，彭神父首次拔刀相助，是在堂區沒有牧人的艱困時刻，他陪同團體渡過四旬期的聖週，帶領大家進入復活期的喜樂。如今，堂區的發展令現有的使用空間達到飽和，購地建堂工作正積極展開之際，適逢兆望神父退休在即，羊群無牧的困境再度發生.....加以建材價格高漲，預估與實際建堂所需差距甚大，值此膠著狀態下，彭神父竟不畏艱難，奮身投入，經由主教的任命，於今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成為此間華人天主教耶穌聖心堂的主任司鐸。

何以全美、甚至全球的海外華人對達拉斯耶穌聖心堂都投以羨慕的眼光？何以本地教友無不驚嘆天主神來之筆的安排呢?全球各地有太多華人教友的團體比耶穌聖心堂更有資格請到彭神父常駐在他們那裡，難道聖心堂竟敢奢望得此博學多聞的彭神父的青睞與眷顧嗎?絕不是的！僅以彭神父精通七國語言的能力及在神學、人類學、社會學方面所獲得的博士及碩士學位的頭銜，教廷早於二十餘年前，就已重用他負責全球海外華人傳教工作迄今，從未間斷。即使彭神父自己有意願改變工作環境，美西的華人天主教會興旺發展，應是較好的去處。孰料達拉斯的耶穌聖心堂竟然雀屏中選，得了個頭彩！若要探究彭神父何以願意來此，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而其犖犖大者，不外是建堂這件神聖事工千頭萬緒，亟待彭神父的鼎力相助，使得他為了我們的需要，心甘情願的揹起這神聖的十字架。至於在建堂的共襄盛舉上，許多令人動容的感人事件，也讓彭神父看到了天主的恩寵與教會的希望。

不可否認的，建地的捐贈與數筆大額的捐款足以振奮人心，然而許多窮寡婦的兩文錢在自我犧牲和共融的精神上，更以基督的愛把團體緊緊的繫住。一位來自中國的新受洗姐妹，將孩子每週給她到公寓洗衣房為家人洗衣服用的錢省下來，捐到教會，卻喜樂地自己用手洗衣服。一位初入社會工作的青年，沒有任何積蓄，為了熱愛團體，竟忍痛捐出了他多年收集的各國郵票集，希望變賣後能增加一些建堂基金。一位老奶奶主日中午在教堂總不吃飯，因為她沒有能力賺錢捐給教會，只有節衣縮食，省下午餐費來捐助教會的需要。一位在股票市場中連連慘敗的弟兄，盡心竭力地默默為教會服務。一位老奶奶也捐出數千元的養老金。一位因路途遙遠平常不能來教堂的弟兄，每月都有數額不小的支票寄來…..這些誠信篤實看似愚者的兄弟姊妹，正是主耶穌所說的「小孩子」，而人若不變成「小孩子」，絕不能進入天主的國。在多數人都汲汲鑽營、投機取巧、爾虞我詐的時候，只有學習耶穌基督捨棄自我，全然奉上的精神才可以幫助我們不陷於「擁有」與「貪婪」的誘惑中，且可救我們免於「欺騙天主」的凶惡。當主耶穌的心因我們的行為而滴血的時候，我們與猶達斯又相去何遠？

就職後，彭神父基於其牧人的職份，對教友們提出了「十大願望」，而這十大願望都是從刻己自省中，勉勵與教友共同建立基督的奧體——教會。彭神父隸屬標榜清貧生活的方濟各修會，在現實生活中，教友們對他的愛載不免會在物質的供應上表現出來，但是這些並沒有腐蝕了他甘貧修道的心。藉著每日深刻的祈禱與信仰的實踐，彭神父帶給達拉斯天主教友們無限的希望與無比的信心，相信這一位牧人將會忠誠地完成上主交付他的光榮使命，讓敬拜天主的聖殿光輝地樹立在這片上主祝福的土地上。 （摘自 2004 年葡萄藤第 100 期）





↑原有的舊堂，↓與聖母軍，↗與建堂的組員

↓與教堂內的幹部們，如青少年陶成、成人陶成和中文學校





↓與長青會

↓與聖心中文學校的老師、學生家長們





# 2005年公開演講

彭神父六次公開對達拉斯華人社區演講，介紹什麼是天主教的信仰，主題如下：

一、2005 年四月三十日

講題：世界公認的偉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二、2005 年五月十四日

講題：人有宗教信仰的需要嗎?

三、2005 年六月十八日

講題：簡介天主教

四、2005 年七月十六日

講題：天主教是聖的嗎?

五、2005 年八月十三日

講題：信仰與實際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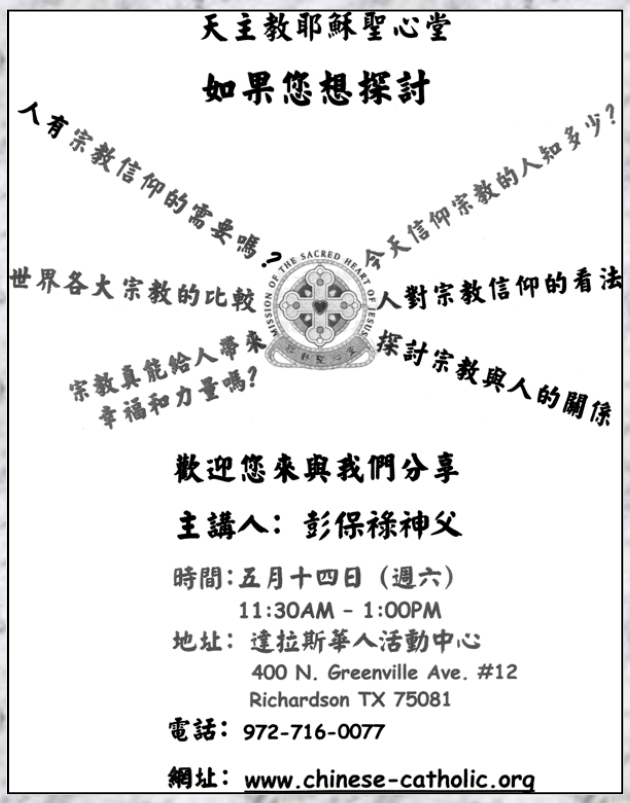
六、2005 年九月二十四日

講題：信仰與代溝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這段時間正好是我們搬出已賣掉的舊堂、等待新堂落成，暫時借用座落於 Richardson 的友堂 St. Paul the Apostle Catholic Church 的過渡期，福傳的工作並不因建堂的不便而受影響。




← ↑演講傳單

↓ 演講完畢後，請所有在場的神父們一起降福現場的聽眾，右起爲湯一煌神父、彭保祿神父、江綏蒙席和陳兆望神父



















# 演講紀實—人需要宗教信仰嗎？

## 2005 年五月 14 日彭神父信仰講座

♦陳美卿整理

上次在這裡我們談了「教宗」，今天我們談的是「宗教」，真是巧合。我這裡有一些雖非官方，但卻相當準確的調查資料，談到世界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相信神，在美國竟達到百分之八十六以上，這真是非同小可的事。這使我們問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相信神的存在？特別是經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海嘯，經過四年前的九一一，也經過這幾年來伊拉克不停的戰爭，還是一樣有人相信神的存在。所以我先用一個聖經的引句，這是保祿宗徒在宗徒大事錄第 17 章第 22-34 節，對所謂追求智慧、追求哲學的希臘人，所說的一段有關宇宙天地來源的道理。同樣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上也提到，等會我會一字一句的引證，人可以從大自然看出造物主的存在。不過宗教的問題，如果也有很多人不信，那麼我們可以問一問他們不信的理由是什麼？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去世時，差不多所有的電台，特別在美國，都談到這個問題。特別是有線電台請到許多所謂的專家，有天主教的、基督教的、回教的、猶太教的、還有一個是無信仰的、無神論的代表。這位無神論的代表所講的，如果你們聽到的話，你們會感覺很奇怪。這位女士代表整個無神論派說，耶穌基督根本是你們造出來的，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好奇怪，居然在一個全球這麼多人相信的宗教國家裡，竟然有人說耶穌基督是虛構的人物，那麼我們可想一想，無神論所用的根據，他們用什麼證明，來肯定耶穌基督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而是虛構的。

我們剛才說世界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宗教究竟該如何下定義？任何東西都可以下定義，但這個定義不一定是最準確的，要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神學家、哲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對宗教都有不同的定義，不過，一般人如果願意下一個比較正確的定義，宗教是神與人的關係，這應該是宗教的定義。宗教的拉丁文字根是 Religio 來自 Legare，就是綁住的意思，所以說得不好聽，宗教是約束人的組織。講得好聽的話就是說，宗教強調人不能脫離神的生活。所以有它根本上的定義，但有不同的解析。我們都知道，出自中國人自己的宗教，可能就是道教和孔教。因為佛教是唐朝從印度輸入的，佛教那時已有很久的歷史，中國把佛教搬過來之後，變成了一種中國人的佛教。因為我們有許多民間的宗教，我們需要把它消化、改變、同化，所以變成中國人的佛教。再進一步看，世界上除了佛教，當然還有猶太教、回教、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再來就是我們中國或非洲有很多所謂的原始宗教，拜石頭，拜樹木，拜祖先都有。這對他們來說都是神，反正不懂的都是神，能夠影響我們的都是神。這麼多不同的宗教，只表示了一個事實，就是人有信仰的需要。今天的產品誰賣得最多呢？就是廣告能夠把它宣傳為人最需要的東西。我不知道在座的女士買的化妝品是真的需要呢？還是廣告說得好聽。男士買車也一樣，是根據車的機件去買呢？或是根據朋友介紹。不過一般上都是廣告啦！廣告可以說得天花亂墜，使得你不得不接受。所以宗教也是一樣，我們在整個過程中，越會講的人越能使人信仰宗教。不過最後我會講一句話，希望

大家可以反省、反省。在中國，特別是道家，老子開始就說，「道」從開始就有。這與我們的若望福音第一章說的差不多。不過「道」是「無名可名」的，我們感覺到天主教的「道」或「聖言」，跟道家宇宙的「道」有些相似。這也是若望第一章所解釋的，「聖言」一開始就在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中。無論這個民族是多麼的高尚，多麼的先進；或者這個文化是多麼的低下，都有「聖言」的存在。所以有時候天主教，特別是吳經熊先生翻譯的聖經的「聖言」，他就用道家的「道」來翻譯。

「道」再進一步看神、人的關係。這個「無名可名」的神，我們可不可以給他一個名字？現在我們都知道，有說阿拉的、耶和華的、上帝的、有說天主的、還有其它的宗教也稱他們不同宗教的神不同的名字。好像我們中國的關公，大家都非常的尊重。說得好笑一點，好像模里求斯島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人都是天主教徒，卻有起碼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去了聖堂以後要去關帝廟，這表示他們對關公的敬仰，對關公的需要。他們感覺天主是管天上的事，關公管我們家常的事。（笑聲）他們把這兩件事分開，無論你跟他們講什麼都沒有用。模里求斯島有其傳教的背景，當初模里求斯島需要決定屬英國，或法國。結果是屬了法國。所以很多華人為了要在社會上找到一份工作，就跟著當地的人信教。那時在香港工作的瑪利諾會的神父、修女，到了島上去做傳教的工作，加上後來的耶穌會神父，一時間有很多人進教，可以說他們學的要理是不夠標準的，所以才有這麼模稜兩可的宗教信仰。我們所說的「無名可名」的神是什麼？你們身為天主教徒應該知道，梅瑟在西乃山的遭遇。他看見什麼？他看見一棵樹在燃燒，不過沒有損害，所以他想去看一看，這是怎麼一回事？結果有一個聲音對他說：「梅瑟，你把鞋脫掉，因為你現在要到的地方是神聖的地方。」他們交談以後，聲音對他說：「你要進埃及，把我的民族救出。」梅瑟也很聰明，問那個聲音說：「你叫什麼名字？如果那個民族問我你是誰，我該怎麼回答他們？」那個聲音對他說：「我是自有者。」（I am who am.）這個我們怎麼講也講不通，因為天主真是找不出一個名字，所以我們說「無名可名」，就是存在的意思。我們的經驗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我們的椅子，桌子，電腦，望遠鏡，都有一個開始。這個沒有錯的，有開始就一定有終結，只是時間的問題。有的可以很耐久，有的好像食物，今天長出來，明天就被吃掉，而且越嫩越好吃。所以我們說有開始一定有終結，包括我，我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一直推到最早的父母。所以常常有人問，那天主的父母在哪裡？這是比較沒有哲學訓練的頭腦，才會用現在我們實際的經驗，來推理一個不是實際經驗的事實。所以天主才會說「我是自有的」，也就是沒有人造祂，沒有父母生祂。若有父母生祂，祂就不是天主。祂就不是無始無終，沒有開始的。我們主要就是追求這個沒有開始的開始，無始無終自有的這一位。

宗教若沒有耶穌基督，真的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也沒有結論。可以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可是，有了耶穌基督就不同，因為祂不只是一個建立教會的人，祂更是天主子，祂用自己的復活，「死而復活」的預言來證明，這是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我們說這個「無名可名」的神，也許這超過我們的想像力，怎麼一個造物主可以造出這麼多的東西。從太空中的星辰，到我們床上的那些會吃血的跳蚤，（笑聲）它是天主通過你自己的不潔淨造

的，要它咬咬你，讓你感覺癢，使你知道這世界不是最後的終結。所以，從最偉大的到最微小的，都是祂所創造的。這不是信不信由你的事，這是事實！因為他們都有開始，所以一定有先造的，將來所傳下來的，當然沒有直接跟天主的關係。只有人，人是每一個人來到這世界上，千分萬萬秒之間天主就為他造了一個靈魂。這是為什麼天主教絕對反對墮胎。不論你用什麼角度去看，墮胎就是殺人，因為他們就是真正的生命。所以我們常常說一個王室，王儲的太太一旦懷孕，整個王室就高興得不得了，因為王位可以傳下去了。可是好一些不希望有小孩的，懷孕以後認為它只是一塊肉，所以，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它小就小，要它走就走。生命不可以這樣對待的。不是你要它，它就是一個生命。你不要它，它就是一塊肉。因為它自己從一開始在懷中長大，就是一個生命，只是不同的生命。如果你要說那時候它們還不知不覺的，那小孩子在未開明悟的時候，也是不知不覺的。難道你說他們不是一個生命嗎？所以我們說每一個東西都是由神、造物主開始的。我們絕對不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來把這個問題解決。不過我希望將來可以再談談這個問題。保祿宗徒羅馬書第一章這樣說，「因為認識天主（或者你說是神、上帝、耶和華、阿拉都沒有問題。）為他們（人類）是很明顯的事，原來天主已將自己顯示給他們了。其實，自從天主創世以來，祂那看不見的美善，及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以致人無可推諉。」這是保祿宗徒的信念，只要人要的話就可以得到。我們經常不注意，在第四個感恩式的經文，其中就說到，所有善意尋求天主的人都可找到，問題在於「善意」這兩個字。

我們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對所有的宗教做一個比較，我們只能將大家比較認識的做一些介紹。在座一定有比我更認識某一個宗教的專家，我歡迎等一會你們可以補充，或者糾正，或者教導在場的各位聽眾。以時間論，道教應該是比較古老的。因為老子比孔子早了六、七十年。不過，我們知道，老子喜愛大自然，是個返璞歸真的人。而孔子是儒家，他把三皇五帝以前，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教導，用有系統的方式寫下來。所以我們說的四書五經，不是出自一個人的手。就好像我們的梅瑟五書，也不是出自一個人的手，是通過幾個不同的作者，將有關天主造天地，猶太民族的演變史，用有系統的方式寫出來。以後除了道教、佛教、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中國的民間宗教，還有東方的大宗教——印度教。道教主要來自道德經，本來是老子的哲學思想，主張順從大自然，返璞歸真。後來才變成一個宗教。在十七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的時候，本來朝廷非常重用，因為他們都是科學家、哲學家、神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甚至灌溉學專家、農作物專家，所以他們在朝廷中很受重用。不過佛教、道教很忌妒，怕這些傳教士搶了他們的位置，於是用各種方式來攻擊西洋的傳教士。後來因為所謂的日曆的問題，讓楊光仙造出了很嚴重的教難，不過終於還是耶穌會的科學家得勝。現在的道士，在你們印象中已不是返璞歸真的道家，而是在人去世時，所用的道士。他們穿特別的衣服，呼神喚鬼，為亡者超度。所以道家已經沒有神、宇宙、大自然的思想。佛教是唐朝時來自於印度。以後被中國的民間宗教所歸化，變成了中國的國教。釋迦牟尼憐憫眾生，感覺人間太多的痛苦，且都來自慾望，所以勸人清心寡慾，尋求解脫，成佛成陀，進入涅盤。如果這裡有虔誠的佛教

徒，應該可以同意。佛教的教條有所謂的「八真道」，（中國常說胡說八道，就是來自於此，把佛教的「八真道」胡說一通，就是「胡說八道」），還要去私慾、戒殺生、修正果、愛眾生。在目前的宗教中，佛教可以說是真正的愛好和平、不願與其它宗教爭執的宗教。孔教本來就是儒家，是孔聖聚集先賢所教的，以有系統的方式，作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稷教條，也就是所謂的四維八德，強調人要成為君子，就必須做到四維八德，變成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關於儒家或孔教有許多的辯論。偏向於無神論的說孔子是沒有信仰的；可是任何一位宗教家，特別是天主教的神學家，認為儒家對神有特別的敬意。所以我們也可從「說文解字」裡，看到一些字跟神的關係。我們不能說孔子沒有神的觀念，否則下列的這些可以在「說文解字」裡找到的字，就很難解析。下面的這些字「神、禮、祭、祝、祈、祥、禱」都有「示」字，「示」是神的稱呼，「示」字從二，從小：二代表日月，小代表的是天空的星辰，所以「示」是至上神，超過人間。「申」有害怕恐懼的意思，也就是說人對至上神，應保持尊敬和恐懼。我們中國人不是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你如果得罪於天，就不能得到赦免，不能再向祂祈禱。不過天主教說的不一樣。我們知道天主是仁慈的，祂以祂的聖子來救贖我們，所以祂可以寬恕我們。孔教的「神」，是千萬不可獲罪的，獲罪以後連祈禱都沒辦法。同樣的「禮」字，也有個「示」字，就是神。「豐」是豐富的「豐」與敬奉的「奉」，就是說你要奉祀這個神，這都證明孔子對神的觀念是存在的。同樣的，「祭、祝、祈、祥、禱」這些字都是。「禱」是對神的交談，一個祈禱。各位可以參閱「傳信與關懷」第六卷第四期總號三十裡面的文章，那裡有好幾篇文章寫到中國古代哲學與神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懷疑，儒家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知道儒家是這樣，那麼其它的宗教就更是了。猶太教是天主所創立的，天主選了亞巴郎的後裔，將他的子民當做自己的子民，並許下從亞巴郎開始，到世界的末日，都會親自照顧他們，所以猶太民族叫做「選民」，是特別選出的一個民族。剛才我們說梅瑟在山上，聽到上主說：「我是自有者。」猶太人不敢直接稱呼天主的名，只用別的代名詞。就像東方人、中國人，也不敢叫父親的名一樣。可是來到西方不一樣，特別很多是繼父，你叫 Frank，我就叫你 Frank。以前對爸爸，或媽媽，絕對不可叫他們的名字，這是天誅地滅的事。猶太人對天主也有這樣的畏懼，如果你們有機會看看「出谷記」，會看到選民跟天主的關係。他們對天主真是害怕，常求梅瑟為他們轉求。所以猶太教是三個信唯一真神的宗教之始，以後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回教。回教是穆罕默德所創立。我們從聖經知道，回教一開始就跟天主選民同時，一個是天主許下的兒子依撒格，另一個是由婢女所生，所以沒有得到名份，變成旁系的。現在所有的回教徒都出自那個支派，所以跟猶太人水火不容，因為一開始他們就有了爭論。猶太教是天主親自創立的，選了亞巴郎的子孫作為祂的子民，並從達味的子孫中，將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宣布為默西亞。昨天主教主持的玫瑰經和朝拜聖體的儀式中，選讀了有關光明奧蹟歷史的幾段聖經，其中提到領洗的時候，和光明四端耶穌顯聖容這兩個地方，天父都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從祂。」就是肯定這位就是以前在創世紀第三章十五節所許下的救世主，就是這個耶

穌基督，所以稱祂為默西亞，以救贖當時犯罪的人類。可是當時猶太人拒絕，把祂釘在十字架上。天主教和基督教跟猶太教不一樣，接受了耶穌基督作為真正的救主。十六世紀，基督教的創立就是因為馬丁路德感到當時有幾位教宗比較腐敗，他認為他們已經失去管理教會的權柄，沒有資格再主持教會。很可惜如果當時馬丁路德和斯溫格理及加爾文能夠在教會裡改革，今天就沒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別。就好像當初有聖方濟，聖道明，和聖依納爵，他們都知道教會需要改革，所以在教會裡去改，那對教會就有益處，而不會讓教會分裂。基督教反革派強調的是反對羅馬，認為羅馬沒有資格來帶領耶穌所創立的教會。不過現在大家都稱為基督徒了。

回教就是伊斯蘭教，雖然是穆罕默德在第七世紀所創立，但他們也承認是亞巴郎的後裔，與亞巴郎相信同一個「真主」，所以到今天他們都說「阿拉」最大。本來回教跟猶太教並列，但因為穆罕默德的個性，自行創立教義。最近新出一本書，可能對回教會有很大的打擊，因為這本書是描寫穆罕默德的一生，他的個性、政策、行為。你們是否記得大約在二十年前，英國有一個印度的哲學家、文學家拉施狄，幾個回教國家都下令要殺他，因為他侮辱了穆罕默德。現在這本新出的書，把穆默罕默德描述得更壞，真像從回教自己的紀錄中所做出的一個紀錄。不過，現在這本書不敢公開的賣，只能在網頁裡去買，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衝突。本來伊斯蘭教也是主張和平的，因為大家都是「阿拉」的兒女，而且回教也很尊敬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他們認為耶穌是一個先知，不過他們堅持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伊斯蘭教因為個人的關係，以及一些後來的教主不停的改變，使得今天的伊斯蘭教變成一種從愛好和平到了極端好戰的兩派並存的宗教。有很多的回教徒都很和平，也很友善，但因為他們的教條裡有一個機會，或說一個危險，使有一些教徒很不相同。它的教義這樣規定：承認真主，堅持穆罕默德是第一位先知，也主張和平，生平至少一次（如果經濟許可，每年一次）到麥加去朝聖。第五條最重要，在信仰受到威脅的時候，每一個回教徒都需要勇敢抗爭。現在你們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中東人認為美國文化是他們信仰的最大威脅，所以變成極端的敵對主義，也造成了九一一事件，和今天的局勢，我們感到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我們再來談談「神」。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有一些傳教士，大部分是耶穌會的，都是在法國最出名的蘇邦那出生的哲學家、神學家。其中有玻蘇愛神父，他們帶頭說中國文化不但有「神」，而且應該是「神」親自啟示的。這與我們的聖經說的一樣，是一個啟示的民族，啟示的文化。他們舉例的有下列這幾個字：禁、裸、躲、罪、婪、船、義等。你們有沒有看過這些字？這些神學家唸通了中文以後，覺得這些字跟舊約有密切關係。「禁」字為什麼這樣寫？「禁」是林中的告示。從亞當、厄娃開始，天主告訴亞當、厄娃，樹林中任何的果子樹都可以吃，只有生命樹的果子不可吃，所以禁是林中的一個告示，警告他們不要吃。「裸」這個字呢？裸是吃禁果後穿衣，當亞當、厄娃知道自己犯罪以後，做什麼？穿衣服啦！（笑聲）「躲」是身藏木後。吃禁果以後，還要穿衣服。以後天主來的時候呢？他們躲在樹後。這是亞當和厄娃的作風。「罪」他們犯了四種，對不起天、地、人、己。「婪」字是林中之女的貪心。這是說樹林中的女子（笑聲）抱歉！這是

聖經，不是我自己說的，在林中她有各種不一樣的樹果可以吃，可是她貪心，就是要吃這一個。而且毒蛇講的很好聽，天主就怕你吃，因為吃了會跟天主一樣聰明，請你試一試。厄娃太貪故用林中的女子來寫這個字。「船」也很有意思，一個木舟，救了八口人（笑聲）。這是哪裡來的故事？諾厄的方舟。一個方舟把諾厄跟他的太太，三個兒子、三個媳婦救出來，所以變成一條船。如果用平常象形文字的方法無法解釋這個字。最後，「義」是什麼？用羔羊的血使我成義，從教理方面來解說字義，連亞巴郎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兒子殺掉，就是象徵羔羊跟我跟神的關係。所以這些神學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有天主特別的啟示。

我們的問題是：人真正需要宗教嗎？現在我們講了神。那人呢？如果宗教是神、人的關係，那麼人是誰，這是很重要的。你、我究竟是誰？人的價值是在於別人認識他，或在於自己認識自己？如果自己個人不能肯定，他沒有辦法與任何人有一個真正的關係。跟神也是一樣，人需要先肯定自己是誰，我們平常將神、人的關係比喻作父子、母女，或母子、父女。就說是一種家庭的、直系的關係。我們不能說有些兒女沒有父母。對，可能已經死掉。不過不能說，來到世界上沒有父母。所以我們離開水源越遠，要尋找水泉就越難。我們離開造物主越遠，要尋找祂的根源也就越難，所以我說宗教與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這是為什麼如果一個地區的人信教都很堅定，常常去教堂，一定比較少有人離開教會。人需要肯定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肯定自己跟神的關係，好像子女肯定自己跟父母的關係。有些不同的是可能有些時候父母會做錯事，天主絕對不會做錯事。

說到這裡，我們強調的是神、人的關係，是建立在自由的方面的。人從神領受的最寶貴的禮物就是自由。當初亞當、厄娃如果沒有自由，就不會犯罪，所以也不能立功。我常常用一隻狗作比喻，（當然現在社會規定，需要用繩子繫著才能帶狗出去。）如果一隻狗，綁住會跟隨你，或沒有綁住也都跟隨你，你叫牠做什麼牠都做，你叫牠不要咬人，牠就不咬。你叫牠不要叫，牠就不叫，那你說哪一種狗比較好呢？是那被拉住的呢？還是自由聽話的呢？我們都知道哪一種比較好。人也是一樣，如果天主一天到晚都要用繩子將你綁住，那你聽話也沒有什麼大功勞。相反，天主叫你自由，要你自己選擇跟祂合作，或者跟祂作對。這是我們會犯罪，也會立功的最主要原因。當然我們沒有談到其他宗教在日常生活裡所需要作的善功。剛才我們談到佛教要修善，要積德、要克慾，要愛生。這些真正的佛教徒會做到，但也不是所有相信佛教的都做得到。天主教也一樣，很多人在領洗的時候都宣誓完全遵循天主的旨意，但在自己日常生活裡，很多人都會妄用這個自由，去做跟天主作對的事。

我們今天的講座問宗教真會帶來幸福嗎？我想你們心中的回答是，宗教帶來麻煩，宗教叫我不要做這個，不可作那個。禮拜天要上教堂，尤其是天熱的時候，好像是一個約束。其實，我們說天主知道什麼對我們是最好的，所以祂立下的誡命，也是對我們最好的。在交通繁忙的地方，必有交通燈管制。綠色你可走，紅色不可走，這也是一個限制，可是這個限制對你有好處。三十多年前，英國有一部影片，叫做如何去偷一百萬。很簡

單，就是把控制交通燈的機器弄反了，所以常常是紅燈，大家都不能走，連警察也不能走，所以小偷輕易的偷了一百萬。有人會說交通燈是我們人自己定的，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需要，但天主的誡命是祂自己定的。如果你到醫院，醫生告訴你：你要吃這個，不吃那個。要做運動，不要常睡覺。這是他在管你，還是為你的好處？一樣的，真正的神一定會為我們的好處著想。祂立的誡命會像交通燈一樣的為我們有好處的。甚至耶穌說，誰願意跟隨我，要棄絕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聽起來很難接受，為什麼我好好的要背著十字架？為什麼我要棄絕自己？我喜歡看的電視、電影，喜歡做的事，喜歡講別人的壞話，都是我喜歡做的事，為什麼我需要棄絕呢？因為這些對你是沒有好處的。為什麼有大聖人、小聖人呢？就是天主看他們克制自己的程度，把那些變成自己真正的需要。神、人的關係，誰可以給我們最好的指標呢？就是耶穌基督。祂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所以耶穌基督用死亡復活的預言，證明祂是天主子的耶穌基督，真正給我們說出了人跟神的父子關係。只要我們跟隨祂，就不可能會有錯誤。當然我們仍會有軟弱的人性，仍會走錯路，不過祂是容易治療我們的。剛才我們做了醫院的比喻，沒有人願意去醫院，去受苦、受罪。不過如果不幸，有了病痛，非進醫院不可，你怎麼辦呢？醫院的手術、治療、醫藥對你都是有好處的。雖然暫時讓你失去了自由，放棄了應享受的快樂，但因為對你都是有益處的，你會願意做。耶穌說的是一生的問題，從生到死，只要你開始明悟，就要學習棄絕自己。所謂「棄絕」，沒有自殺的意思，棄絕的是私慾，也就是說跟天主作對的事，你該放棄，順從天主。

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繼續說。在這裡我有幾個結論：宗教不是簡單的問題，不是今天一講，回去就沒有問題了，反而可能引出更多的問題；宗教與自由有很大的關係；宗教與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宗教可以誤導教友。現在世界上有多少人以宗教的理由來殺人，或殺自己，或殺別人。最後，我做為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如果我說宗教是不需要的，那我就是自打嘴巴了，我不可能這樣說的。不過我願意交談，如果有誰需要更深一層的談論，我也很高興，也樂意接受。不過我要尊重別人的自由，我相信我們天主教與其它宗教比較不同的是，我們不太去拉人，因為要尊重別人的自由。所以我願意用天主教要理的 2106 的一段，作為今天分享的一句結語。「在宗教信仰上，不能強迫任何人，違反其良心行事。也不能阻撓任何人，在合理的範圍內，或私自、或公開、或單獨、或集體依照其良心行事。這信仰的權利，乃奠基於人的本性。而人的尊嚴驅使其良心自由的依附超越現世秩序的天主的真理。」所以第一部分非常重要，我們必須尊重別人的自由。不過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祈禱、自己的教義、自己的信仰，使對方知道自己的自由，而加以善用。



演講場地爲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 達城三年生活剪影






↑ 陳兆望神父帶著耶穌聖心堂教友到機場迎接
← 在主教的祝福下完成新、舊本堂神父的交接
↓接受教友的歡迎



→新堂正式破土開工
↓遷出舊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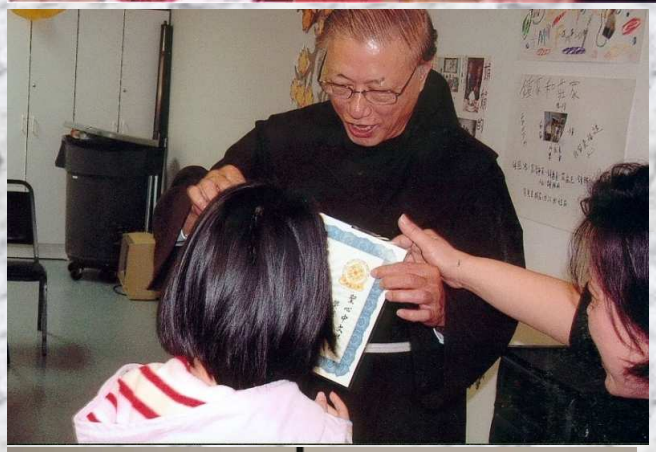






教友園地
萬千影



































# 2006 年一月 15 日獻堂彌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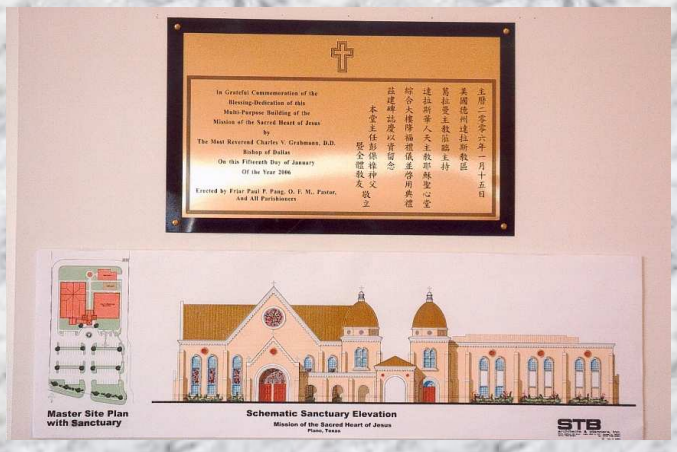












# 彭神父，生日快樂！















母親節快樂












# 堂區升格

*Diocese of Dallas*

CHANCERY OFFICE

DECREE

Erecting the National Parish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Plano, Texas

In order to serve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Chinese Catholics living in the Diocese of Dallas, and having heard the Presbyteral Council, I hereby erect **Sacred Heart of Jesus** as a National Parish for Chinese Catholic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Chinese Catholics and their families should exercise their option of becoming members of this parish or remaining members of the parish in which they reside. Chinese Catholics who are current members of the Mission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re considered parishioners of the new parish. Any Chinese Catholic who transfers to the National Parish from a territorial parish should notify in writing the parish from which they are transferring.

The endowment of the parish and the benefice of that parish consist in the voluntary offerings of the faithful. The National Parish has all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accorded to national parishes as established by canon law.

Given at Dallas, Texas, on this 16th day of August, 2006.

+ Charles V. Grahmann

Most Reverend Charles V. Grahmann, D.D.
Bishop of Dallas

Mary Edlund

Mary Edlund, J.C.L.
Chancellor

3725 Blackburn Street • Post Office Box 190507 • Dallas TX 75219 — (214) 528-2240 • Fax (214) 526-1743

# 本堂主任升格

*Diocese of Dallas*

CHANCERY OFFICE

August 16, 2006

Rev. Paul Pang, OFM
Sacred Heart of Jesus National Parish
4201 E. 14th Street
Plano, TX 75074

Dear Father Pang:

By virtue of this letter you are hereby appointed Pastor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al Parish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for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effective immediately.

With this assignment you enjoy all the rights and duties prescribed by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law.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for the pastoral leadership you have provided to the Chinese Catholics within the Diocese, and wish you every blessing as the community now assumes the new status of National Parish.

Assuring you of my unity and prayers, I am

Sincerely yours in Christ,

+Charles V. Grahmann

Most Reverend Charles V. Grahmann, D.D.
Bishop of Dallas

Mary Edlund

Mary Edlund, J.C.L.
Chancellor

cc: Very Rev. Robert Williams, V.F.

3725 Blackburn Street • Post Office Box 190507 • Dallas TX 75219 — (214) 528-2240 • Fax (214) 526-1743

# 達城教友聯名挽留彭神父

Most Reverend Kevin Joseph Farrell

Bishop of the Diocese of Dallas

3275 Blackburn Street

P. O. Box 190507

July 30 2007

We Need Our Good Shepherd Back

Our Lord,

We were upset when we read the letter knowing Rev. Paul P. Pang would resign on September 14, 2007.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National Church is in need of a shepherd to lead and take care of us.

He has preached and touched us, especially on Sunday Masses, and because of that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came to the Church. We know from his work and his heart that Rev. Paul is a sweet, humble and responsible priest. Not only does he dedicate himself to his work, he cares and puts an extra effort to make sure we are okay and doing well. He works hard and does a lot of things for God and for this Church. We love and respect him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and we beg of him not to resign until he retires.

"Ad Majorem Gloriam Dei" and we hope our Lord can help us once more so that Rev. Paul will change his decision and continue to lead us. We always have and we always will have hope that our good Shepherd will come back and lead us like he always has. We love him and we don't want to lose our good Shepherd, who has led us through thick and thin.

Sheep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National Church

(85 位耶穌聖心堂教友簽名連署向主教挽留彭神父)

# 聖召的路——再訪彭保祿神父

♦涂玉蘭

九年前，北美天主教文摘《傳信與關懷》創刊號，就曾以專訪「聖召的路」介紹了方濟會彭保祿神父的聖召及他服務於羅馬傳信部，身兼數職並負責「全球海外華人傳教工作」。

訪問結束了，神父的牧職工作卻不曾有過絲毫停頓。數十年如一日，彭神父不但在工作上全力以赴，探訪服務海外華人教友團體，風霜無阻、不分夏冬，他以堅強的毅力，超強的智慧和適應力，化頑石為繞指，轉危機為良契，為海外教會解決難題；蒙主恩典，華人海外福傳的齒輪持續推動，蓬勃不息。

懷著感恩的心，長期遊走各地的傳教生活，帶給神父賞識各地華人的文化風俗和傳統特色的機會，也給他留下豐富的人生經歷；但長期居無定所，寢食不安的勞累，也導致他逐漸攀越青壯年齡的身體漸感失調。

二十多年來，彭神父就時因心律不正而求醫服藥，甚至接受過七次電擊治療……。「在主曆兩千年，」彭神父瀟灑地幽了自己一默說：「我得了一個特別禮物——心臟大動脈堵塞，動了一次胸部手術。」

原來，彭神父的高節奏生活，根本無法根治他的「心律不正」，電擊治療雖然暫時有效，卻會給心臟留下傷害。還要繼續做第八次嗎？

那一年，常期義務照顧彭神父的心臟科醫師，與他的義大利籍醫生友人，不期在大陸的演講會上巧遇，兩人閒暇交談之際，神父的醫師就將彭神父「心律不正」的個案提出來跟好友研究，他們認為作一次超音波手術，將左心肺通心臟的兩個小通道封起來，是一有效的徹底治療方法。彭神父聽了醫生的解說，為求一勞永逸的治癒，也決定接受這個治療方式。

在預定做超音波手術的前一天，彭神父按醫師建議先做一次全身及血液檢查。未料，一查之下，赫然發現心臟旁邊的大動脈，已有 85%被堵塞住了。在這種情形下，原來預定的手術對事實已無甚助益，因此，在十二小時之內，彭神父交待了一切公私事宜，並找來米蘭的一位親戚代為處理親人事項，翌日早晨即上手術台，改動胸部手術。這幾乎是一個破記錄的「最短時間內決定接受胸部手術」的病人！

手術歷時四小時，為固定被鋸開的肋骨，胸骨上至今仍留有三根鋼箍，手術後六十天內，睡覺只能仰臥。傳信部為了彭神父能有適當調養，特地為他安排了「安息年」；可是

躺了兩個月後，好牧人放心不下他的羊群，彭神父又跑了出去……。

去了哪裡呢？原來，彭神父巡行各地時已知道達拉斯華人教會急需神父，雖然他已報備教區及有關單位盡力尋覓人選，無奈一直沒有結果。也是因緣際會吧，瞭解了達拉斯華人教會的困難後，不但彭神父奉獻了他的「安息年」，傳信部也特派了彭神父一項特權——自己准假三年，常駐達拉斯任本堂司鐸。

達拉斯華人教友團體當時正為蓋堂事件紛紛擾擾，羅馬飛來的彭神父就成了他們的救星，三年內在彭神父的協助下，他們不但蓋好了綜合大樓，而且也已開始籌備建蓋神父宿舍的計畫——「往返一小時的車程實在太遠了」，彭神父說，「我不能不替接任的神父著想」。

一轉眼三年過去了，快樂的日子最易逝。雖然在這三年中，彭神父仍然每年三度巡視美加各地華人教會，並定期到羅馬作報告，但公事後彭神父就返回達拉斯的「家」，達拉斯的教友們彷彿也熟悉了這種情況，風風雨雨一路走來總有神父扶持的手可以依靠。因此，在公元 2007 年九月，乍聽「彭神父要返回羅馬傳信部」的消息，不但達拉斯的教友無限不捨，連北美教友也牽牽掛掛；這個大家庭的家長，教友們信賴交託的慈父，怎麼可以離開我們……？

帶著撫慰的口氣，彭神父輕言勸說：「原來講好了是『三年』，這不是到了三年嗎？」度奉獻生活的牧人的大愛與割捨，何嘗是每個人都有福份學得來的！？

感謝彭神父三年來在北美的陪伴。臨行之際，還請神父多給我們留些鼓勵，並就以下三方面，給我們一些指示、啟發或努力方針的引導，願在主內，神父的心常與我們相繫，互祝平安，互為祝禱。

1 神父對華人在北美福傳的心得、鼓勵和建議；

2 神父對北美華人信仰刊物的看法和期待；

3 彭神父將來的計劃。

**摘錄自第五十五期「傳信與關懷」2007 年 10 月 15 日**

# 彭神父的回應

拜讀了上面的「再訪」，筆者只能由衷的說「不敢當」！本來不需要回應，但既然主筆有這種要求，實在卻之不恭，謹此交待！

第一點：神父對華人在北美福傳的心得，鼓勵和建議。

我只有一句話——感謝天主！以前周遊列國，走遍天下，到處得到教友們熱情的招待，有時連當地主教，甚至樞機主教（如南非好望角開普敦麥肯樞機主教，南太平洋大溪地瑪世奧樞機主教，還有紐西蘭威靈頓威廉樞機主教）也親自到機場迎迓，地主主教的謙愛令人感動不已。雖然說每次到訪都曾堅固了一些團體，也建立了一些團體，但實際獲益的還是自己，因為是蜻蜓點水般的訪問，真正的問題比較難以插手，所以訪問得比較輕鬆。

這次來北美卻不一樣。當了本堂，大小堂務都須插手，上自主教，下至每位教友都是自己工作的對象，無形中，事無大小都有責任在身，必須親自參與解決，使自己學習了很多處事待人的禮貌和敬重。更使自己體會到別人具體切身的問題。這絕不是書本上的問題，而是有血有肉的，絞心刺骨的實際問題。這些感同身受的問題，使神父體會、學習，更促使他的成長。這是筆者感到最寶貴的經驗。希望比我年輕的鐸弟輩好好學習。通過虔誠的祈禱，努力做個好牧人。

第二點：神父對北美華人信仰刊物的看法和期待。

在這裡，我也是只有一句話——我「非常讚賞」。我稍為靜下數一數，我們北美華人教友團體的刊物和堂區通訊，大大小小，厚厚薄薄，不下七十種！這不是很令人興奮的嗎？這使人相信「刊物」為我們的信仰生活是多麼重要。

我們有兩個刊物差不多是每位華人教友都熟悉的，一是三藩市海星聖母堂張士斌神父二十七年來赤手空拳主編的「華人教友通訊」；另一是在羅省蒙特利公園市聖湯瑪斯天主堂，華人天主教中心編輯的「傳信與關懷」。這兩份人見人愛，手不釋卷的刊物都超過了五千份。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我希望很多這樣有份量的刊物能慢慢的趨向「總合」，有一個擴大的編輯部來計畫，分門別類，變成一、二份更有份量的刊物，來增進教友們更豐富的信仰生活。

第三點：彭神父將來的計劃。

我是一位方濟會士，所以省會長的決定，便是我將來的計劃。但目前肯定知道的是，先返回羅馬，找尋一位接班人，去繼續聖座萬民宣道部海外華人傳教處的工作。但如果省會長准許的話，筆者倒希望能到世界各處走一圈，去拜訪這麼多的教友，或更好說去向他們辭行。二十多年來，他們曾是我的喜樂和希望，是令人歡樂的天主兒女。與其說我曾幫助了他們，倒不如說是他們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和成熟。我的聖主保外方宗徒聖保祿與教友們淚別的一幕常在我的腦海中迴旋（參閱宗廿： 37-38）。不過我們還有永遠相聚的樂園在等待著我們。願天主永受讚美！ —達拉斯—

**摘錄自第五十五期「傳信與關懷」2007 年 10 月 15 日**

#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全體教友敬贈的感謝匾額

**Presented To**

**Pastor**

**Friar Paul P. Pang, OFM**

**方濟會士 彭保祿神父**

衷心感謝您這三年的奉獻

創造了聖心堂“繼往開來”的歷史一頁

**In Grateful Appreciation**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and Devotion**

一生奉獻仁慈主

三年傾囊爲聖心

從未思及個人事

但求主恩救世人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全體教友**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 第三部

# 行者無疆

# 離情依依

# 單國璽樞機的祝福

From: "cardinal@seed.net.tw" <cardinal@seed.net.tw>
Date: 2007/9/13 上午 10:49
Subject: 單樞機給彭保祿神父的題辭
To: **ching6028 wong meiching**
在 2007/9/13，**cardinal@seed.net.tw** <cardinal@seed.net.tw> 撰寫：

附上樞機為彭保祿神父的題辭 JPG 檔乙篇，請查收，希望在列印上可以使用。

彭神父為華人教會的付出值得我們肯定，祈求仁慈的主耶穌特別賜福他，同時也祝福達拉斯的教友們滿被天主的恩寵，在為華人的福傳及牧靈事業中攜手合作，在聖神的共融中保持合一，勇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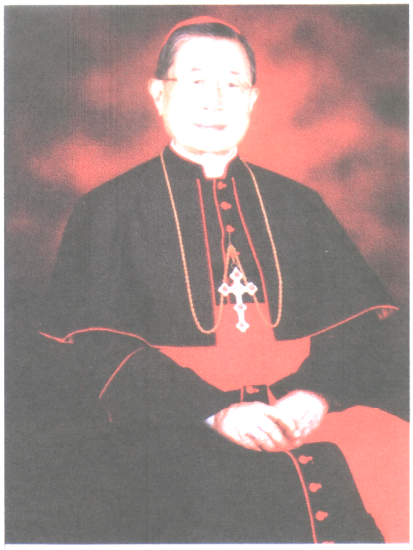
祝主祐

單樞機主教

秘書　蕭擲吉代為寄送

恭賀彭保祿神父對海外
華人福傳牧養卓越貢獻

彭鐸披荊斬棘福傳牧人半世紀
保祿凌雲壯志遨遊四海拯華人



單國璽 題

# 達拉斯主教來函

DIOCESE OF DALLAS

Office of the Bishop

October 5, 2007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Catholic Parish
Plano, Texas

My dear Parishioners:

Jesus replied to the messengers, *"Go back and report to John what you have seen and heard: the blind receive sight, the lame walk, those who have leprosy are cured, the deaf hear, the dead are raised, and the good news is preached to the poor."*

Since becoming Bishop of the Dallas Diocese, I have witnessed such messengers go out and return. Your Pastor, Father Paul Pang, O.F.M., is one such exemplary messenger. His pastoral leadership has borne many fruits: the parish population has grown through new members, birth and RCIA; you have one candidate in the seminary; youth ministry is active; new church buildings are being built; and the Legion of Mary is caring for the poor in spirit. Father Pang's outreach has been extensive, reaching between the Houston and Dallas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ies.

I wish Father Pang every blessing at this time of transition, praying for his good health and continued enthusiasm for spreading God's word.

Extending my blessing to all of you, I am

Fraternally yours in Christ,

+ Kevin Farrell

Most Reverend Kevin J. Farrell
Bishop of Dallas

3725 Blackburn Street • Post Office Box 190507 • Dallas, Texas 75219 • (214) 528-2240 • Fax (214) 528-0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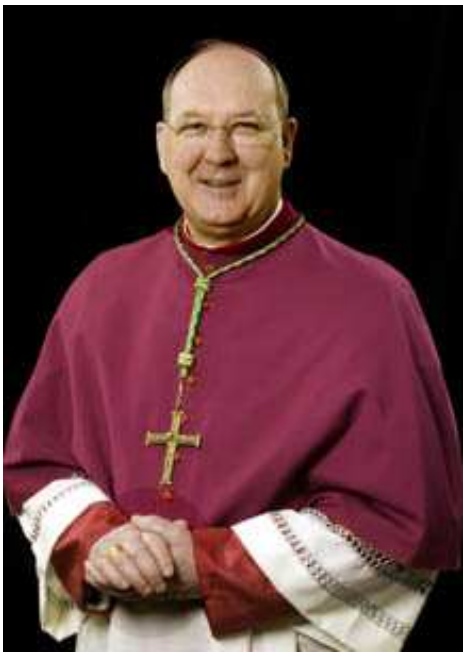
# 達拉斯教區

## 主教辦公室

2007 年 10 月 5 日

德州布蘭諾市耶穌聖心堂

親愛的教友們: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的人得了喜訊。”

自從我受任達拉斯主教，我見証了這樣的傳道人。你們的主任司鐸，彭保祿神父就是一位傑出的傳道人。在他的領導下，已結實纍纍：教友人數增加，慕道班的工作順利推行，一位教友現在在修道院內進修，青少年牧靈活動頻繁，建了新的綜合大樓，聖母軍照顧貧窮的人。彭神父對外的接觸也非常廣泛，還包括了達拉斯和休士頓華人教會的互動。

我在彭神父的工作轉換期，虔誠的祝福他，祈求天主賜他身体健康，繼續熱誠地傳播耶穌的福音。

我在此也降福全體教友。

基督內你們的主教

凱文　法拉爾

# 達拉斯前主教來函
# Charles Grahmann

Father Paul,

I write these few lines, perhaps too late, to thank you for your years of ministry to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the Diocese of Dallas. I have always had a special affection for the Chinese Catholics of our Diocese. When Chinese priests completed their assignment here, I was always concerned that someone would take their place. When your predecessor retired, I wondered who would come. Then, as if by miracle, you appeared on the scene, ready to fill in the position to care for the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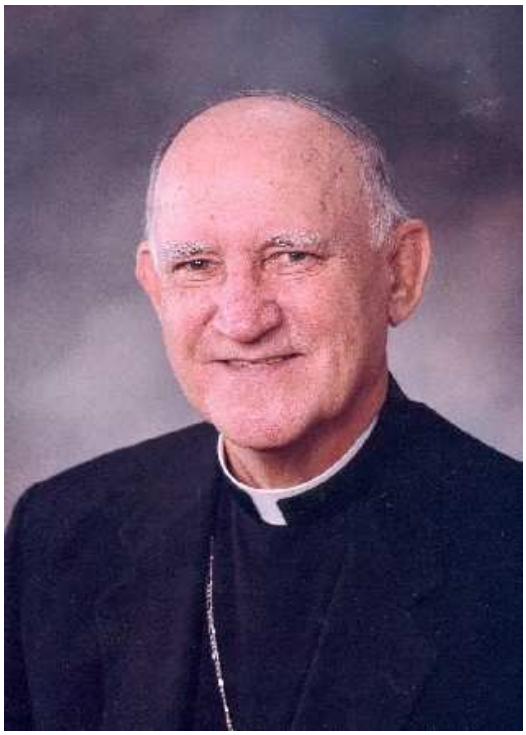
Now you are leaving. Although I am sad that you are returning to Rome, I am also happy for you. I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and faithful years you spent here. You were, indeed, as special blessing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for the Diocese of Dallas.

May God bless you in the years that are ahead of you!

Bishop Charles Grahmann

Emeritus

Diocese of Dallas





彭神父：

我寫下了以下的幾句話，或許已經有點晚，但我仍要向您表達我對您這幾年為達拉斯的中國團體服務的謝意。在我們教區裡，我一直對中國教友團體有一份特別的感情。每當中國神父任職期滿時，我總會關心誰將是下一個繼任的人選；就像您的前一任司鐸退休前，我也在猜想誰是繼承人，而您就像奇蹟一樣，來到貴堂區，繼續領導所有教友。

現在您即將離去，雖然對於您回羅馬述職，我一方面感到難過，但我也為您高興。

謝謝您這幾年這麼盡心盡力的帶領貴團體所花的時間。您，真的是，貴堂區和達拉斯教區的特別福氣。

祈求天主在未來繼續引導您！

前達拉斯主教葛拉曼

# 達拉斯教區教務總監來函

Diocese of Dallas

CHANCERY OFFICE

October 5, 2007

Fray Paul P. Pang, O.F.M.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Catholic Parish
4201 East 14th Street
Plano, TX 75074

Dear Father Pang:

At the conclusion of your pastorate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 the Diocese of Dalla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for your priestly leadership here.

Although your time within the Church of Dallas has been brief, your enthusiasm for your ministry leaves us with a lasting impression. You have displayed such joy and contentment in your priesthood, your life of service. That joy was always contagious; I felt affirmed in my own ministry each time I encountered you.

May God give you every needed grace for your future challenges.

With heartfelt gratitude, I remain

Sincerely yours in Christ,

Mary Edlund

Mary Edlund, J.C.L.
Chancellor

3725 Blackburn Street • Post Office Box 190507 • Dallas TX 75219 — (214) 528-2240 • Fax (214) 526-1743

# 達拉斯教區

## 教務總監室

2007 年 10 月 5 日

德州布蘭諾市耶穌聖心堂
彭保祿神父

敬愛的彭神父:

在你完成達拉斯華人堂區主任司鐸的任期時，我願特別感激你的領導。

雖然你在達拉斯的任期短暫，你的熱誠在我們中留下長遠的印象。你終生的服務，時時溢滿了喜悅及滿足。你的喜悅總是傳染給他人。每次在我與你接觸時，我都感受到你對我的牧靈工作的影響。

為你未來面臨的挑戰，願天主賜與你所需的恩寵。

我再衷心地感謝你。

主內赤誠的
教務總監

瑪麗 艾德蘭

# 三藩市總教區汪中璋輔理主教禮讚

# 海外華人蒙牧養

# 靈火充沛永道揚

彭保祿神父要離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回到羅馬繼續久已肩負、任重道遠的海外華人牧民工作。

彭神長這幾十年來，本著愛主的熱衷和委身奉獻的精神，未懼勞苦、勇於迎向驚濤，高瞻遠矚的展開和完成一個又一個的福傳使命，恩惠信眾。他永不言倦、堅韌的慷慨奉獻，贏得了神職人員和教友的尊敬和讚賞。

我有幸曾與彭神長同窗，深深羨慕他語言天份及中英文學修養之高深。此外，他熾烈傳道的熱火亦感召和鼓勵了我。

於茲彭保祿神父再回羅馬肩負海外華人牧民工作之際，耑此

祝福及共勉

三藩市總教區輔理主教

汪中璋敬上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




1985 年華人聖職牧靈進修研討會

# 一位好友之點點滴滴

♦江綏蒙席



2007年共慶江蒙席晉鐸四十八週年紀念

首先我要向周瓊華及陳美卿兩位主內姊妹致謝。因她們一得悉彭保祿本堂神父即將退休的消息後，便立即想要為他作一份紀念專刊。編作一專刊自然就需要有人寫稿子。不幸的我就成為首位被列入徵稿之對象。他們之理由是，因你是彭神父之「好朋友」也。當我徵詢本文之主旨時，她說：「您是知道的。」多少字呢？八百字可以交卷了吧！不行，陳美卿回答說，最好一千字。我回她一句：「你不愧為一位生意經理級之女士也。」

也許如你們所說：「咱們倆是一對『好朋友』。」果然此言不虛，因這次彭神父向堂區教友宣布退休消息之日是七月一日(主日)，而這一天也是他之「好朋友」，在四年前離開新澤西聖玫瑰教堂，為堂區舉行之最後一台感恩祭的日子。這也許是我們這一對「難兄難弟」「好朋友」之一個巧合。

由於彭神父是本人之一位「好朋友」，所以他經常與我通電話，有時一天多至四、五次，甚至如有重要事情，夜晚十一點後都還在交換意見中。好比這次他決定要提早退休離開本堂神父一職的消息，本人早在六月十五日晚間通話中，他已正式向我表示。可是他要求我絕對要保密，不可外洩此消息。這便是這位「好友」的苦衷之一了。

彭神父由於身居羅馬聖城，所以對教會中神職之稱呼非常重視。好幾次當教友在他面前以「江神父」稱呼我時，他便以不悅之態糾正說：「不可以，要稱他為『江蒙席』。」而我便笑而回之：「他們沒有錯，因為江神父是以家庭方式稱呼(family style)，而『蒙席』一詞(Monsignor)乃是以教會官方職別稱之，而我把它當作classical title視之。那不是均對了嗎？」於是我們便莞爾矣。

記得今年三月十四日(主日)，恰好是本人晉鐸四十八週年紀念日。在這同一日子，我之好朋友彭神父，也曾邀我前來達拉斯為其堂區教友，做一次四旬期之靈修更新退省。在那一次講座中，我曾以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之簡史，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之遠景與計畫，做一詳盡之闡述及勸勉。相信凡曾參加過該次靈修更新之四旬期節目的諸主內兄弟姊妹們，均已有深刻之瞭解與接納。因此我不需要在此重贅了。

如眾所知，彭保祿神父在全球及北美華人聖職人員中是「頂尖領導」者之一。他對於

聖經專長，神修指導，證道之精簡，各種語言之通暢及流利，待人之嚴肅、拘謹和親善，以及他辦事之認真和細心（如他多次糾正中英文文件之措辭及文法故事），處處都令人心服及敬佩。這一切之點點滴滴，今後將令人懷念不已。但願今後之新繼承者，也能秉著歷屆主任司鐸及彭神父之治理教務精神、榜樣與表率加以發揚及光輝，來造福我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之全體上主子民。

08/01/2007

# 聖心的神父——彭保祿神父

♦陳琨鎮神父

一九九三年五月，從彰化一個鄉下堂區，要到異鄉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服務，因人生地疏，內心忐忑，但到了團體之後，卻感受到教友們的熱情及信仰的虔誠，看到大家對團體、對堂區的投入及無私的奉獻，並聽到許多有關團體的歷史及建堂的感人故事，在在都讓我深深感動。同時聽聞在神父出缺時，彭保祿神父慨然前來，陪伴教友們渡過了聖週，給予教友們靈性的滋養，且安定了大家的心。其時已對彭神父有一孺慕之情，渴望見其本人。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新堂落成祝聖禮，終於得見前來參與盛會，與我們一起歡慶頌主的彭神父。神父身為教廷海外華人牧靈中心主任，周遊列國照顧異鄉遊子自是當然，但海外有多少華人團體，多少教友，卻發覺神父對我們團體相當熟稔，對教友的情況也非常了解，可見其牧人的用心。

在台灣，經常有神父團體相互支持；如今在外，語言、文化與當地神父都有差距，自己本身又內向不善言詞，雖與聖若瑟堂的副本堂一老神父同住，卻是各過各的生活，交集不多。教友團體是夠支持，但隻身一人，有些事，就是不知向何人討教；有些話，也不知向誰傾吐；彭神父的到來，就如時雨般，解了心中的苦悶。彭神父真是一可親的長者，給了這少不經事的我許多鼓勵，亦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氣。在接觸交談中，感受到神父有著深厚的修養及內涵，溫文儒雅、博學廣記的才學，亦讓我讚佩，不禁感嘆自己何時才能有如此的修為？

從一九九三到九七年底，我在達拉斯期間，彭神父多次前來探訪並鼓勵團體，每次都如春風徐徐，深受其益。堂區事務，因著教友們都能各司其職，在同心協力中日漸成長；團體及自己的靈性生活亦在天主的眷愛中精進；教友人數亦逐漸增加。不記得何時開始，堂區空間備感不足，聖堂及活動中心在在不敷使用；為此，諮議會及教友們提出了遷堂或建堂的構想，經過多方的打聽，多時的研商討論，最後因覺時機尚未成熟而擱置。

九八年因進修而揮別達拉斯驛站。對不住大家的是讓神父再次出缺，還勞團體四處尋訪有否神父能來續任。深深體會到海外華人團體，這廣大田地真需要工人來耕作、收割，然而工人哪裡找？無牧之羊又該如何餵養？數月後，總算覓得年高德邵的陳兆望神父，那擔憂的心方才放下。

回台後雖未能回去探望大家，經由葡萄藤及與回台教友們的相聚，團體的訊息倒總沒有斷。陳神父退休了，彭神父接任了，神奇的是，建堂的工作終於開始了，完成了。三言二語間竟完全是彭神父及你們大家的心血，多少的日子，多少的人力、資源，多少的辛酸、汗水，多少的爭論、和解……，這一切是我不知的，因未身歷其境，未參與其中；然為身在其中的你們可能知，也可能不知，許許多多也只有到了那一日方能恍然知曉。佩服的是彭神父，是你們，在神父的領導下完成了這屬於天主的事工，同時也讓教區看到了華人的心火及熱誠，因而使新堂由 Mission 昇格成為 Church，這光榮是你們與神父的。當初，美國堂區接納我們這些旅居的僑民，新來的團體，給予我們許多方便和支持；現在，輪到我們可以來接納當地的教友，不管他是哪個種族，打哪兒來，只要來了，留下了，就是堂區的一份子、生力軍。這將使耶穌聖心堂更具大公及聖心的精神，且豐富堂區的文化及資源。信仰之美及實證即在於此，因為耶穌來就是為使眾人在他內合而為一，教會就是這合一之地。



陳琨鎮神父孺慕的導師

而今，在完成這項大工程之後，彭神父竟然辭任，退而不休去也，神父到退休之年了嗎？十年多未曾謀面，仍念念當初您的支持及鼓勵，幾次上網看到您的身影，風采依然。回台時別忘了來看我們，讓幾位耶穌聖心堂歷任的神父會會面，談談心。

最後，願那在我們內開始並完成這一切美好之事的天主，慈愛的天父，與您同在。阿們。

# 伯多祿神父的祝福

♦陳兆望神父

今天(八月十一日)美卿姐要我為彭神父離開達拉斯本堂職務，寫幾句話，這對我來說，比我無牙吃蘋果及花生還要難。但她說，她是牙醫，可以幫助。美卿姐還說我是彭神父的同學，又是好友，了解較深……，如此無法再推辭了。既然老友要走，他又是在多方面幫我最多，又是讓我放心退下來安享晚年的恩人，推辭不成，也不該。說句老實話，要我不寫點什麼，我才不肯呢！粵語的說法就是「唔制」！

論年齡我雖大他幾個月，論資歷我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當我進入華南總修院時，我在二樓的樓梯間睡覺(當時聖召蠻多)，而他已是神學四年級的大修士。按教會傳統，他已高高在上的住入能讓大修士們清靜的喃喃自語(念日課)的四樓單人房了。

不久他入方濟會，我們就各散東西了，一別十八年之久，想不到天主的恩寵，讓我們又能在北美聖職聯誼會中重聚在一起。後來，他常指引我，我毫無反應，他仍不厭其煩地以愛心、關懷來照顧我，我還是老樣子(固執)，所以有一次在聖職聯誼會上，他悄悄的來到我身邊，小聲的說：「你的老毛病又復發了。」他又說：「這是我的使命，我必須講。」於是他就直言而出。感謝他的直率，讓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彭神父願意效法耶穌，承擔天父的使命，到處宣揚福音喜訊。耶穌當時的司祭、法學士不能接受耶穌的福音道理，但貧窮人及一般沒有高深學識的民眾，卻非常歡迎祂，但那時，門徒們對耶穌的使命卻還半知不解，宗徒之長伯多祿不是剛剛承認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過不久又拉耶穌到旁諫責祂嗎？（瑪十六： 16-22），最後耶穌按照天父的旨意服從至死，看起來好像完全失敗，但祂死而復活，戰勝了世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粒子來(若十二： 24)。天主給彭神父的金元寶(德學、天生的口才、及歌喉)，在達拉斯短短三年內已經完全貢獻給這裡可愛的教友，但他的計畫，也是天主的旨意，是要到處宣揚福音喜訊的，(原來他的職務就是雲遊四海，就像他的主保聖保祿宗徒一樣)，雖然他的走，對達拉斯教會是一大損失，但在屬靈上我們應該慶祝。因為我們的教會是大公無私的教會，我們也應效法剛榮退的 Bishop Grahmann ，他胸懷廣大，不但歡迎別的教區的神長來達拉斯教區工作，也願意讓本教區的神職人員到最需要的教區去服務。

「給的多，要求也多」，祈願彭神父神形康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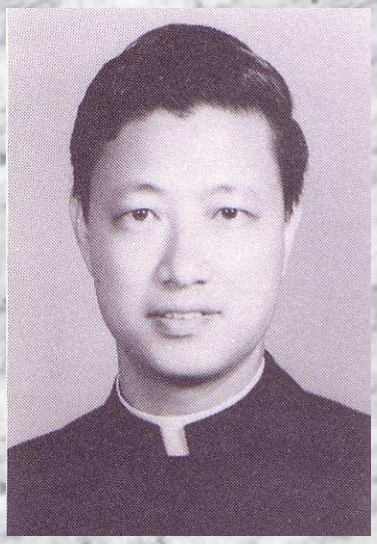
任勞任怨　愈顯主榮　到普天下去廣傳基督的福音！



此相片左上角的樓房即是伯多祿神父文中所提的彭神父住所，前排右三爲本文作者

# 我所認識的同學彭保祿

♦湯一煌神父

1 

2 

**圖 1**：1953 年我在華南修院念神學第一年，彭保祿修士剛進入修院，他給我印象：在足球和藍球場上是手脚靈活運動員，在上課辯論時是聰明能幹人才，我們有緣在球場上還談得來。**圖 2**：1957 年我離開香港後就沒有再見面，直到 19 年後(約 1976 年或 1977 年)他來紐約在顯容堂與華籍神父團聚時才見面。

3 

4 


5 

6 

**圖 3**：彭神父是「聖座萬民宣道部海外華人傳教處」主任，對「北美華人聖職聯會」很是關心，聖職聯會每次召開大會，他必出席參加並主持大會。這是 1982 年在紐約牙買加 Jamaica 召開聖職聯會第二屆大會時與聖職人員們合照(神父、修士、執事、修女)。**圖 4**：他在彌撒中證道神情。**圖 5，6**：1983 年和 1984 年在紐約嘉模聖母修女院召開第三、第四屆牧靈研討會時，他主持彌撒感恩聖祭。

7



8




1986 年 8 月 27-31 日在羅省召開第六屆「北美華人聖職牧靈進修研討會」及「北美華人天主教教友第一屆代表大會」，彭保祿神父十分支持這種會議，特地從羅馬趕來參與及主持。

9



10



**11, 12**(留白)

**圖 9**：約在 1986 年的一個秋天，彭神父帶我去拜訪多倫多教區的盎總主教，商議在加拿大多倫多北部建立第二個華人堂區事宜，當日總主教很表支持，要我積極提供具體資料並提出書面要求。**圖 10**：多倫多中華殉道聖人堂要感謝彭保祿神父，因為他在盎總主教(是他老友)前遊說了很多好話，1987 年 10 月 4 日中華殉道真福堂就在士嘉堡開堂(現改為中華殉道聖人堂)。(圖為 25 位華籍神父 1994 年 4 月 28 日在新建聖堂共祭)。**圖 11，12**：1994 年 4 月 25 至 28 日(星期一至星期四)北美華人聖職聯會在多倫多 Queen of The Apostle 避靜院召開第十四屆共融大會，25 位神父、12 位修女、一位執事、二位修士參加，彭神父主持會議。(可惜找不到相片，只好留白)。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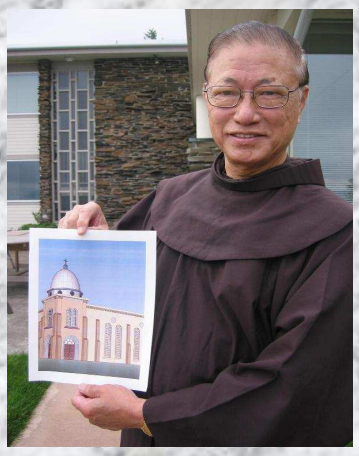



14



**圖 13**：2004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在西雅圖召開第廿四屆牧傳大會，那時彭神父接任達拉斯 Dallas 華人耶穌聖心堂本堂職，北美的聖職人員好高興，珍惜感謝上主安排，因聖職聯會正要推選新會長。**圖 14**：江蒙席代表大家向彭神父遊說，勸他接受推薦他為新會長候選人。


15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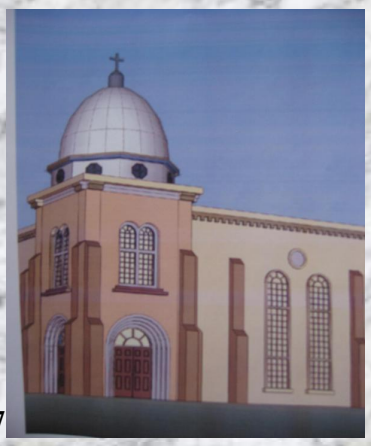

17

**圖 15**：經過開會程序，大家全體推選彭保祿神父為北美華人天主教牧傳大會新會長。**圖 16，17**：彭神父向大家介紹達拉斯將建新堂的模型。





2005 年 11 月 10-13 日新會長彭神父參與並主持北美華人天主教牧傳大會，這是華人聖職聯會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大會、在波士頓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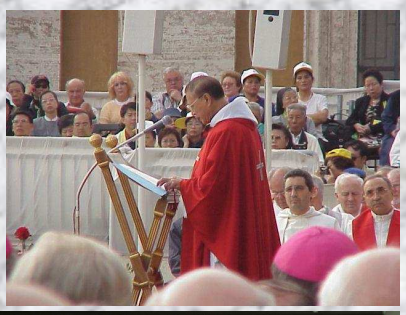






↑彭保祿神父自接「聖座萬民宣道部海外華人傳教處」主任職後，就實踐負起了他份內的任務，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到海外各地探訪慰問，利用中華殉道宣聖良機，成立了「全球海外華人牧傳研討會」，號召全球華人團體派代表到羅馬參加宣聖典禮、參與華人牧傳研討會，將全球華人聯合在一起。為着這個目標， 他不怕辛苦、日夜計劃、籌備、奔跑，在人力有限之下，完成了這個宏大繁雜的任務。安排(1)開會場所、(2)會議主題、(3)邀請主講人、(4)參加人住宿起居交通問題、(5)安排人員到機場接送各地代表、(6)各地代表參加宣聖典禮的入場卷及如何領交入場卷、(7)安排人員帶領到聖伯鐸廣場集合等等問題。**上圖**是海外各地代表參加「首屆全球海外華人牧傳研討會」會場前全體照，兩旁相片是開研討會時，彭神父致開幕歡迎詞。





↑宣聖典禮聖祭中，彭保祿神父用義大利文和中文證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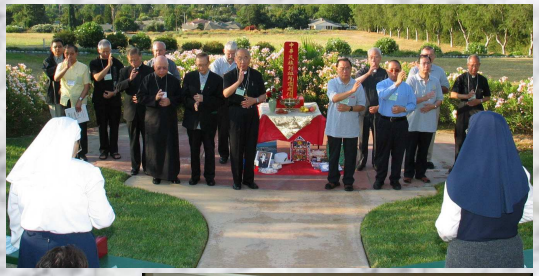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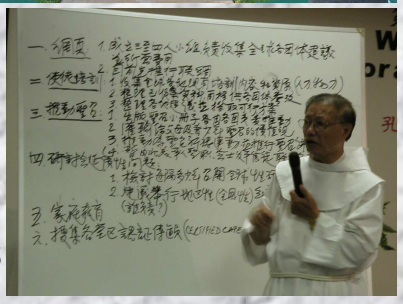


4

**圖 1**：第二屆全球海外華人牧傳大會(2003/09/02)洛杉磯召開，避靜院前全體照。**圖 2**：會議中彭神父致開幕詞。**圖 3，4**：會議中舉行祭祖禮儀。**圖 5**：祝聖天然水(各代表帶來各地水倒在一起祝聖)**圖 6**：彭神父宣讀會議總結論。



5



6










**第三屆全球海外華人牧傳研討會**

2006 年 11 月 17-21 日在新加坡舉行

←新加坡教區謝益裕總主教主持開幕彌撒，彭神父致開幕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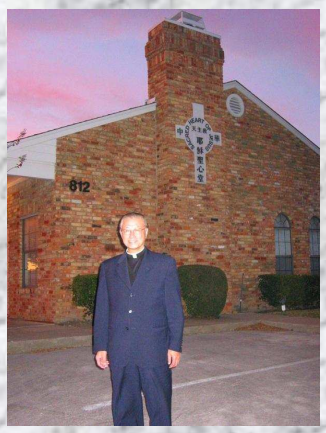
→閉會典禮中，彭神父將「聖火」由本屆主席傳給下屆主辦單位澳洲代表周志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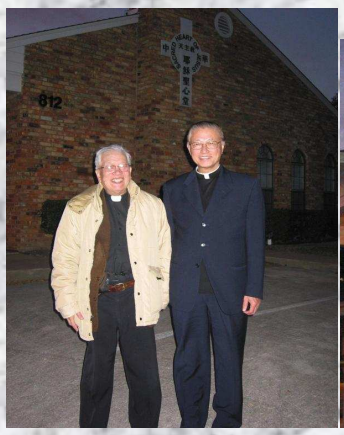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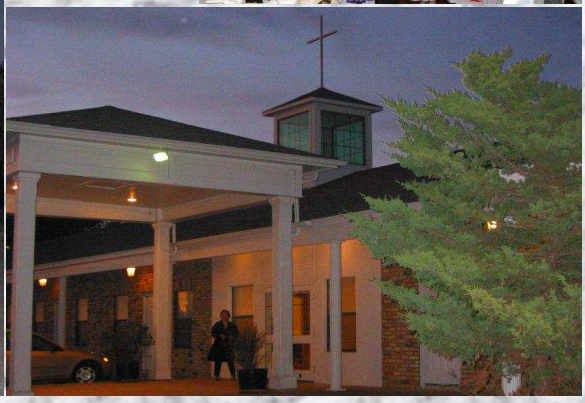



←全體照。↑閉幕彌撒
↓彭神父與舞蹈明星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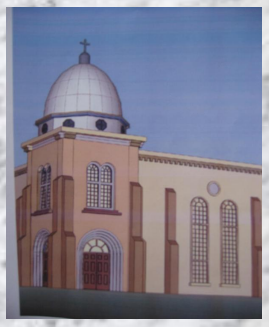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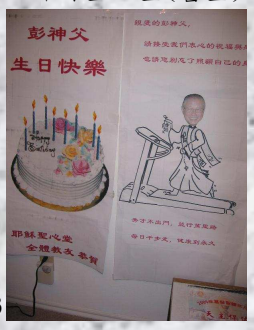
2004 年 12 月初，本人來拜訪彭保祿神父，在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舊堂)前照相留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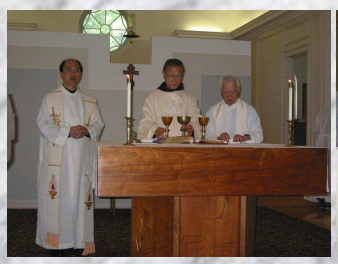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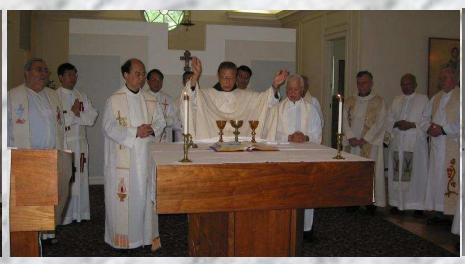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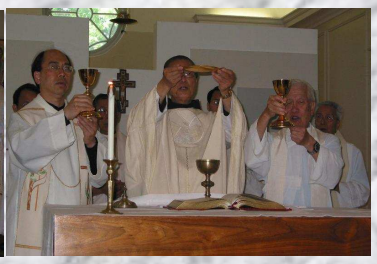
4

**1, 2 圖**：在新堂建地照相，彭神父展示建新堂的模型。他們的計劃分三期：第一期建綜合大樓，第二期建神父宿舍，第三期建聖堂。建綜合大樓可以暫作聖堂用，神父宿舍是最要緊的，神父為教友工作，應該有適當的地方休息和工作。**3, 4 圖**：彭神父來達拉斯過第一個生日(11/30)，教友們送他一個生日禮物「跑步機」，他很感激，同時也很聽話：從那天起，每天早、晚都「跑步」二、三十分鐘。完成「神父的健康是教友的幸福」。同樣之理：父母的健康是子女的幸福，子女的健康是父母的幸福。

零七年在芝加哥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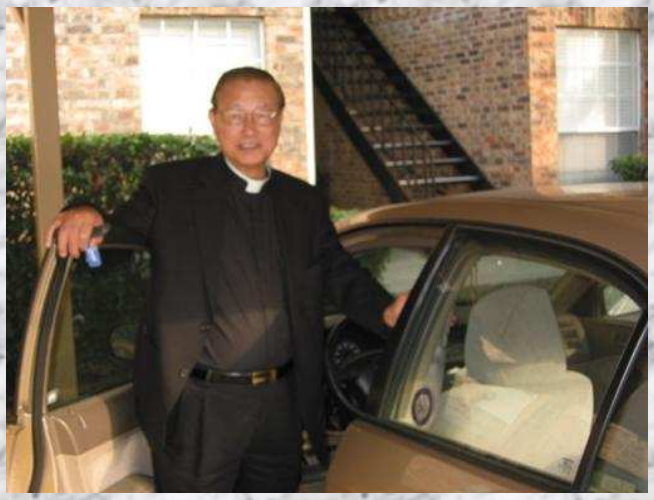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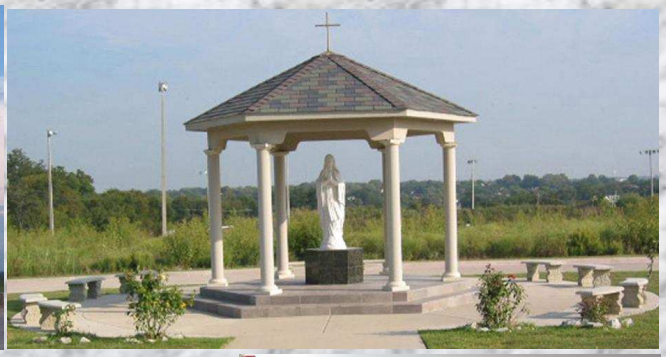


第廿七屆牧傳大會




彭神父對達拉斯的將來很是操心：現在第一期工程已完成，第二期工程即將進行。他體會來這裡工作的神父，不可以現狀而論，從宿舍要開 15 英哩才到聖堂，每天來回最少要 30 英哩，有時要來回二次 60 英哩，如此對神父實在不合理，辛苦工作後還開車，對神父生命的安全應該注意。




↖聖心堂綜合大樓外貌

↗聖母亭

←聖堂祭台

→聖體室祭台









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不同時間的照片：晨煦陽光普照，黃昏夕陽美景。

# 不敢答腔說忙

♦林之鼎神父

最近被派擔任兩個本堂神父職，又接手任教區的兩個委員會召集人，加上修院的授課，常常因此聽到教友說：「神父，你好忙喔！」對於這點，我一點也不敢答腔說是。

不敢的原因有三，容我做一些小小的說明吧！

原因一：

有許多神長在前面的榜樣，跟他們不得了的犧牲付出相比較，我實在沒得說忙的。這一點就不需要多加解釋了。

原因二：

在自己剛被聖為神父後，被派到小修院服務，以為自己既然年輕，多做些事也是應當的。就這樣我一方面注意修生的照顧及培育，另一方面也各處幫忙一些工作。心想如此為小修生來說，應該不會是個壞榜樣吧！

直到有一天……

一個跟了我三年多的可愛修生，在我面前欲言又止的樣子，忸怩了好一陣子，終於開口了：「神父，以後我長大一定不要做神父！」

「嗄！……」看他這麼斬釘截鐵，我被敲得滿頭都是星星，不知「神父」這兩個字是哪裡出了問題？我按捺住滿腔的疑惑，「裝作」好像若無其事的問他：「聽起來好像你對做『神父』有一些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的疑惑，你想說說看嗎？」

「不是啦，神父，我看你每天都那麼忙，一定很累！我在想：那我怎麼有能力去做那麼多事情？我一定都沒辦法的啦！……」

這句話聽得我啼笑皆非，但的確是讓我反省了好一陣子：我是希望推廣聖召，但可不希望別人以為神父得是超人才能勝任的。

原因三：

在各地方我常常宣傳聖召，鼓勵青年和家長們重視獻身生活的召喚。

在一個新地方做完彌撒之後……

一位教友堆滿著笑容來握我的手：「神父，恭喜恭喜！你們做神父修女的，真是了不起啊！」

「哪裡、哪裡！」我趕快順水推舟：「那麼，請您也多多鼓勵聖召，讓您的孩子一起來修道啊！」

「呃！——　那怎麼行？」他眼睛突然瞪個老大：「你看看你們，忙得不得了，退休以後又到哪裡去？哪裡有什麼生活品質可言？我可不會叫我的孩子去做神父！……」

聽了他的話，我忽然覺得：了不起的可不是我自己做了個神父，而是我的爸爸和媽媽(以及其他神父修女的爸爸和媽媽)有信德、肯奉獻，那才是了不起啊！

忙嗎？ 反省之後，我還真不敢在教友說我忙的時候答腔說是。

適值彭神父在達拉斯任本堂畫下句點，卻正是我這個後生晚輩開始做本堂的時候。彭神父就是我不敢說忙的第一個原因之一。而我覺得自己在彭神父面前，就好像當初那個在我面前的修生：要我去做像彭神父那麼多的事，一定沒辦法的啦！而我也衷心祝福彭神父，在退休後的生活品質不但不會往下掉，反而更讓人看出神父一職的可貴，而能在信仰中群起效尤、大力跟進，一起來做主耶穌的門徒。



2003 年林之鼎神父、彭保祿神父、江綏蒙席共同參與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十週年堂慶

# 夢鄉

♦蔡美雲

無語問蒼天，芙蓉湖畔獨徘徊

吾望吾主賜神恩，

保教離鄉主命從，

祿登鐸品成方濟，

神修福傳束推崇，

父母劬勞常思報，

留取丹心正氣存，

下種祝田結好果，

來日長生樂無窮。

# 主內依依禱祝，珍重再見！

♦蔡仲欣

深知自己沒有生花妙筆的寫作天才，可是聽到彭神父將於九月份要走，回到家中當晚在燈下就情不自禁的奮筆疾書，不管自己跟不上時代，不曉得用電腦工具書寫的方便和快捷。

真是「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在錯亂複雜的情緒中，腦中浮現著童年往事，心裡念的、想的都是彭神父，他不但與我同屬於汕頭教區，是老同學，更一樣是「客家仔」，他就像一尾巨大無比的海魚游到我們中間來。機場迎接他蒞臨履職的歡樂熱鬧氣氛，宛如就在昨天似的。他是那麼的德高望重，為傳福音就如他的主保聖保祿宗徒一樣，不辭艱辛勞苦的到處奔波，更想不到會到這裡來兼任教務，大展拳腳，為天主的光榮到處打拼，心裡一萬個讚頌感謝主恩不已。有次在聚會交談中，有人問及我是否曾跟神父同學，或是老鄉，我一方面深感驕傲，一方面又覺不配，多少會靦腆起來，因為自己的道行欠高，半途而廢，若說不羞辱所謂「同門師兄弟」，令他面目無光，那才怪呢！

是的，我們是老同學。不能忘記大陸變色前，匆匆離開自己的教區，出走香港的那種情景；極無可奈何的離開自己家園，寄人籬下般的過日子，因此也更讓我們忘不了揭陽修院有如慈父的黃克仁院長神父，在四八年秋一路陪著我們，護送到梅縣聖若瑟中學進修的苦心和期望。後來汕頭主教被逐出境，他接任代理主教，被監禁勞改，為主為教會奉獻，結果致命死在中國西北烏魯木齊的邊疆，一直到平反的日子才屍骨榮歸故里。也忘不了在華南神哲學院進修的陳年往事，有年春節的除夕晚上，大家吃完自己做的餃子，在樓上圖書館騎樓腳，無意間見著一位大陸華北撤退逃來的同學偷偷飲泣，雖然當年我們都是甘度獻身，跟隨主基督的年輕小夥子，卻都難免「想家！想家！」而神傷起來。

要送你走，其實是千萬個捨不得。常年期第十七主日參祭中，抬起頭來望著祭台上的十字架，不禁慚愧萬分，難怪老伴埋怨我：「又說是老同學，你一點都沒關心愛護過他，

**行　者　無　疆**

64-66 在美求學期
仝上
67-72 新加坡任全國學生青年會總神師
67-72 新加坡帶學生上金馬崙山避靜









## 行　　者　　無　　疆

1967-1972
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國天主教南洋大學
新加坡







他這麼大的年紀了，不留下來等待退休，還要效法他的主保奔波到普天下去傳播福音，我們不是福薄，就是不知惜福，簡直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聖心堂就這麼乾脆的讓他走，以後真能再找到像他那麼德學兼優，才高望重，能通曉多國方言，又是方濟會士的本堂神父嗎？他說工作期滿應該離開是藉口，不是依然可以兼任常留在這裡嗎？我想一定有他難言的苦衷，真奇怪你是他的老同學，你會不知道？看來你的『途中變卦』並非所謂『中途變節』，是走對了，你不過跟我多領了一件神聖的聖事罷了。作一個神父一樣要有一個溫暖、安定、幸福的家啊！若說聖心堂是我們的大家庭，神父這麼一走，真弄得我越莫名其妙了。」老伴的胡說八道，不敢反駁，但是她的喋喋不休，卻使我汗顏無地，讓我感到我的絕情，我的無義，特別是我一生罪過的殘忍，將主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主基督為我被釘死還不算，更讓長矛刺穿祂的心胸做我的避難所，讓祂的血水完全地洗滌潔淨我，這樣還不夠，在感恩祭中更愛我至極，用祂的血肉結合我，養育我，護佑我，讓我免致喪亡，就如祂的愛徒聖若望，在默示錄裡描寫一長老所說的，「有大群人身穿白衣，手持棕櫚枝，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默七： 9,13,14)又如主基督尋找亡羊的比喻，「待找著了就喜歡的把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要友好及鄰居來同樂慶祝，因為我那隻遺失的羊又找到了」(路十五： 5，6)

我生來是個愛作白日夢的傢伙，神父既然已經進入古稀之年，願來聖心堂兼任服務，總期望他工作到退休，即便是個會士，也望能像陳兆望神父一般，老同學們能夠見面常在一起，樂也融融安享晚年，正如聖經上說的，跟隨主耶穌，在世上也會得到百倍豐厚的償報。那知我們福薄無法消受，無奈中只好強說有緣相聚，緣盡就散，當作人生路上瀟瀟灑灑走一回！

神父的離去對我們聖心堂來說，的的確確是個無可彌補的莫大損失，唯望聖神的德能聖化我們，幫助我們，讓我們成長，在這個福地的小團體中相親相愛，彼此包容，達到真正的共融合一，不但神父宿舍，並且我們的新聖堂快快建起來，免得人家笑罵我們真厲害，活活的把這麼好的神父氣走

了，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完全沒有這回事，也正如休士頓的徐神父在避靜的時候給我們說的，教堂實在是我們的大家庭，因此也只好讓我們敬愛的彭神父走得放心，在天主的庇祐及聖母的眷顧下，到處奔波，為主工作傳福音，的的確確仍然寶刀未老，身壯體健，年輕十年二十年，阿們！

行者無疆

1967-1972
新加坡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會修女發願
新加坡聖安道社會學社
仝上

# 愛人的神父

♦梁訓平

認識彭神父是 1993 年的事，那時本堂陳琨鎮神父離職，所以我們教會正處於無大家長狀態，剛好此時彭神父來訪，他立即負起主持主日彌撒的任務，並處理大小事宜。當時有一位姊妹，因為昏迷不醒，住在阿靈頓的醫院裡，神父知道此事以後，馬上帶著我們一群教友去探訪這位姊妹；因為病情嚴重，她住入 ICU 病房，院方深怕打擾病人的安靜，拒絕了我們的探訪，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而彭神父很有禮貌的尊重院方的決定，準備離去，同行的教友不願放棄，告知院方，我們的神父是從羅馬來的，在百忙之中，開了一小時的車程來看她，卻不得其門而入，真的非常遺憾。後來院方一聽是從羅馬來的神父，終於讓我們探視這位姊妹，當時，我真的很敬佩這位溫文儒雅的神父，他是那麼的彬彬有禮。那時，非常希望他能留久一點，多帶領我們一些時候。

三年前我們的本堂陳兆望神父退休之際，得知彭神父要來聖心堂帶領我們；我們何其有幸能得到這麼好的一位牧人，天主對我們真的是特別照顧。彭神父的證道，也讓我感到在彌撒中聽道理越來越有意義。

神父對小孩子特別和藹可親，孫女 Willow 也很喜歡上教堂，可惜好日子過得特別快，轉眼又是神父離開的時候。心裡非常不捨他的離去，但我知道羅馬也需要他，他為我們教堂真的付出太多，實在不忍心讓他太勞累。不過有一點值得安慰的是，孫女 Willow 是在彭神父手中領的洗，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 歸去來兮

♦周　道

1967-1972
新加坡聖安道社會學社
王守禮主教處報佳音
與新加坡海星女中校長吳瑞環







彭神父的來臨，為我們而言，是一個挑戰，彭神父的離去為我們而言，更是一個挑戰。雖然俗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然而三年時間一晃就過了，如今彭神父任期屆滿不得不吟哦一曲歸去來兮時，為我還真有不知如何啟口的為難。話就從三年前開始吧！

一、彭神父來臨的挑戰

三年前彭神父知道我們有蓋教堂的計劃，他不僅在全球各地幫我們勤加募款，最後更決定親自來本堂服務，負責帶領全體教友將舊堂出售，將綜合大樓蓋起。將原先從八十萬美金的預估演變到完工後支付了接近三百萬總價，但教堂卻連一分錢都不需要貸款的結果。這整個過程，為我們而言真是一個挑戰。但是我們在天主的恩賜與彭神父的帶領與鼓勵之下也一一的克服了困難，完成了挑戰。在這期間，雖然捐款數目較多的十幾二十位教友家庭接獲了感謝狀，以及教堂各個辦公室和教室門口也張貼了為感謝各地善心的恩人及團體所打造的感恩牌。然而這些並不足以答謝他們及感謝彭神父努力奔走的辛勤於萬一。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體上下每一位教友絕對可以彼此的互相拍拍肩膀，因為不論是對窮寡婦的慷慨或因經濟許可而能夠公開被認可的善心弟兄姊妹們，同樣的我們都打從心眼兒裏，願意獻上我們最誠摯的感恩與祝禱。尤其是對那些用個人貸款作出捐獻，到現在還在償還他們本金利息的兄弟姊妹們。因為有太多太多人士的善心像亞伯爾一樣，為了我們的堂口，把他們最好的奉獻出來，才讓我們今天有福，能夠一起享用同心協力的結果。

二、把最好的奉獻出來

提到把最好的奉獻出來，從認識他開始，彭神父就一直給了我相同的印象。三年前神父在接受現職之前，我們有幸全家一道去義大利朝聖。停留羅馬期間，感謝天主，剛巧那個時候他人在羅馬，沒有外出，承蒙神父抽空到火車站去接我們，載我們去聖保祿大殿，三跳泉憑弔，帶我們參觀若望拉特朗大殿，聖母雪地大殿，及綠衣聖母顯靈山洞。神父並

且載我們去地窟一遊，而且招待我們跟慈幼會的鍾神父一起在羅馬的滿意樓晚餐，神父還載我們去以前全球華人聖職及教友大會的會場，以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夏宮參觀，神父更載我們去伯多祿回首堂跟耶穌的腳丫比大小。因為我們行程結束是在星期天，由於當天無法望主日彌撒，所以前一天傍晚，神父還特別到我們下榻的旅館幫我們作彌撒，並且二話不說的在隔天清晨四點鐘，天上還下著小雪粒子的時刻，送我們去機場，給我們降福，祝我們回程一路平安。以上所說一切的一切，神父把他能招待我們最好的，統統無條件的給了我們，也讓我在生活的態度上有了一個十足反省的空間，和值得模仿學習的目標。

三、彭神父的上任

實際上神父上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想要他上任就可以立刻走馬上任的這件事情可沒那麼容易。事先是有很多手續要辦的，而且還有許多連絡的工作要做。教會近些年來所受到的打擊和學到的教訓不能說不重。為了防範未然，自然的身家調查及背景資料的準備要比從前嚴謹得多。承蒙陳兆望神父的抬愛與托付，我就負責了跟達拉斯教區的溝通，以及跟梵蒂岡彭神父的連絡，也才有機會認識知道方濟各會中華會省在臺灣的省會長是高征財神父。如果您注意的話，在「你伴我歌」歌本集裏就有兩首很好聽的歌曲是高神父作的。等到各方面的手續都齊備並且經過教區正式審核批准之後，彭神父終於在三年前的九月十四日前來達拉斯上任。九月十四日是光榮十字聖架的紀念日。神父這趟來此上任，說他結上了「擁抱光榮十字聖架」的緣份應不為過。身為本堂神父面對的十字聖架，它的大小尺寸或許和修會或者講學神父所遇到的有些不同，而擁抱在十字架上被捨棄的耶穌，相信一定也有不同的仰角及不同層面上的體會。天主的賞報真是豐厚仁慈，陳神父及時獲准退休，教區並且批准他可以住進聖若瑟安老新屯(St. Joseph Village)。陳神父為了迎接彭神父的來臨，他早早的把神父樓清理乾淨，並且搬離了神父宿舍，他也把車子整理好留給彭神父用，對彭神父的答應前來，陳神父曾經多次跟我提過：「天主的恩賜，常常比我們所要求的還多得多，彭神父能來達拉斯就是最好的証明。」所以光是用「掃榻以迎」這句成語來形容陳神父的期

**行　　者　　無　　疆**

69 新加坡
71 新加坡
72 新加坡裕廊區信友設宴餞別彭神父
彭神父指導彈琴









72 新加坡裕廊區信友設宴餞別彭保祿神父
72 新加坡家社華文部歡送總神師赴香港
仝上
仝上
仝上











待絕對不足以描繪他興奮的心境。這期間更有十多對教友夫婦也趁著空檔，將神父樓的家俱，床鋪汰換一新。美卿、秀芬姐更是不辭辛勞的逛家俱行，找水電工及監工。振琦兄的手藝巧，我們知道彭神父睡覺怕光，特別請他縫製了密不透風的窗簾，好讓神父來到此地可以擁有一個良好的睡眠環境。雖然我是負責打電話協調連絡神父樓的進出，但是這段期間也讓我看到了陳神父的謙遜、細膩和本地教友的慷慨、友善以及彭神父的真情、實意。(彭神父親筆寫信給每一對夫婦訴說他的不敢當和他打從心底的感謝。)

四、彭神父與福傳

由於我們在靈修和信仰上都還是在吃奶的階段，所以神父來到這裏儘量利用任何可用的機會幫助我們成長。他曾經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多次的舉辦信仰講座，他也十分認真的在主僕月訊及葡萄藤上撰寫他的鼓勵與期許。他在主日及平日的講道上，祇要我們願意，信手捻來，都是一篇篇，一句句讓我們沉思不已的針砭。在舊堂賣掉，新的綜合大樓還沒有蓋好之前，我們借用 St. Paul the Apostle 教堂，彭神父一再的以他的外交長才和 St. Paul 的本堂神父 Fr. David Flori 有著非常良好的互動，因為這個緣故，再加上他不斷的提醒，使得我們在 St. Paul 停留期間的表現成為令人刮目相看、真正福傳的見証。神父又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為我們開班講授從舊約到新約書信的聖經介紹。神父還為了教堂裏不會講中文的慕道者，特別開班講授英文成人慕道的天主教教理。神父的聰明才智與學問能力均屬一流，在講道及指引人生方向上是我們不可多得的福氣。

五、神父也需要我們的祈禱

記得兩年以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去世時，彭神父有著依依不捨的悲傷。神父在梵蒂岡職務的任命是前教宗親自頒授的，神父在梵蒂岡服務的年數和教宗相同，這期間教宗數度召見他表達了他對海內外華人及華人教友的關切，他跟教宗心靈上的契合，以及他對教宗離世後的悲傷，祇要在他近旁，絕對可以感受得到。當他在當晚打電話給我，表達了他想回羅馬但卻必須留守在這裏的猶豫時，當時我完全的鼓勵

72 香港
72 香港聖文德書院校監
72 香港聖文德書院

支持他的決定，等他安排妥當這裏的事情，凌晨在送他去機場的路上，雖然車裏我們的對話不多，但是那天我卻十分強烈的感受到他毫不隱藏的赤子之心。再加上我知道神父每天都要盡全力的面對拯救人靈這種屬靈的爭戰，當下讓我覺得神父是那麼的 Vulnerable（容易遭到攻擊與傷害），神父實在需要我們做教友的，不斷的為他們祈禱，幫助他們抵抗邪惡的攻擊。那天望著他消逝在通過機場檢查哨後的背影，不知怎的，想要替神父們熱切祈禱的心意竟然是那麼的強烈。

六、神父離去後的挑戰

葛蘭姆主教在退休前送給我們一件天大的禮物，就是將我們的堂口從 Mission 升格為 National Parish。從宏觀及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樁喜訊，不獨它與我們在華人的福傳宗旨上不相衝突，相反的對於教會的成長與落地生根的共融有著相輔相成的效果。能不能夠做到，完全端看我們教友本身能不能夠合作共融。的確，會有這樣的安排，絕對有天主的計劃，然而即使是天主的計劃，也要看我們是不是有意志及理智，自由的去配合天主的計劃。不要小看自己，我們真的有完全充分的自由，開放自己來回應天主的召叫。神父任期屆滿，固然是我們團體的一大損失，然而我們心神宮殿的建設，物質聖堂的建造，兒童青少年的遊樂場，以及神父的宿舍等等，在在都在我們計劃的藍圖中。這些藍圖說穿了都是天主淨化我們的工具。同樣的，在教會當中有機會參與各項行政性或事務性的服務及善會活動，也是承蒙天主看得起我們微薄的塔泠通，有機會從服務中表現出自己並不完全的個性，增加磨鍊淨化的機會，使我們因著天主的恩寵走上成全的道路。我們有幸蒙受天主的召叫，成為這個大家庭當中的一員，未來新接替的神父，一樣需要我們的祈禱與幫助。坦白說，望著彭神父在祭臺上的專注，再看他身後高懸的十字聖架，我在想，我們又有他幾分之幾的能力和毅力願意去擁抱十字架上被捨棄的耶穌基督呢？更何況彭神父總是把他最好的奉獻出來。提筆至此，祈求天主的仁慈，賜給我們恩寵，使我們願意在各方面接受靈魂的淨化，並在擁抱十字架上被捨棄的耶穌基督當中，因著祂「正如我愛了你們，你們要彼此相愛」的新誡命，合而為一。願天主永受讚美。阿們！







行 者 無 疆

72-77 香港聖文德堂聖女小德蘭聖詠團
72 新加坡海星女中學青
72 新加坡小中國東門
73 義大利與好友 Ivana 合影










# The Father You Never Knew

♦Ryan Lee

Three years ago in the frantic search for a priest to come and take place of the retiring Fr. Chen, Fr. Pang was sent to our parish from the Vatican. From the day on which Fr. Pang took office until now, I consider it an era, an era of triumph. Why? An era is defined as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 and that is precisely what I believe this parish had gone through. I believe that Fr. Pang had brought many fortunes to me, JFL, and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parish, and here's why:

Years ago when I first met Fr. Pang, he appeared to be an angry priest because of his firm beliefs and strict rules on how he believes certain situations should be handled. This initial impression compelled me to respect Fr. Pang's authority so as to not offend him, but this also made me reluctant to get to know Fr. Pang. However, as I served with Fr. Pang, I slowly began to understand who Fr. Pang really was. I can always remember the days of doing something wrong or not being able to think on the spot when Fr. Pang wanted something during Mass. Even though my mistakes would make Fr. Pang furious at times, something he said has impressed upon my mind and changed my views on him forever. It was during one of the liturgy team meetings on a Saturday morning, we were discussing of how things might go wrong during an Easter Vigil Mass when Fr. Pang said, "Don't worry about it too much! Mistakes are good! Mistakes make us human! We would not be human if we never make mistakes!" At that time I realized that Fr. Pang is not someone who merely enforces everything to be perfect. Fr. Pang is someone who pushes us to strive for the best on what we can offer to God. At the same time, he understands that we all have our weaknesses. This event showed me not only the fact that Fr. Pang is not as scary as he seems but also the amount of mercy he has within him. This event taught me to always be understanding when dealing with other people and to accept people's shortcomings because none of us are perfect. Yet we can rejoice as long as we strive to be the best at what we are.

Furthermore, Fr. Pang's influence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personal level. His contribution to JFL is something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Years back,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Sacred Heart parish, the youth group was almost none existent. Because of the age gap among some of the older kids who left for college and my generation, there was a period when the youth group did not go anywhere due to the lack of dedicated leaders. This went on for quite awhile until Fr. Pang came along and supported the youth group in many sorts of ways that he did (as we all know of the youth's involvement in the English Mass). One of the things Fr. Pang did was rec-

ognize our contributions and our hard work. Growing up, we were hardly appreciated by our parents when we did something well since we were always "expected" to be good and hard working in the first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Fr. Pang knew that the youth group needed encouragement, and he took the first step to distinguish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church and promoted JFL in order for more people to join and help. After moving into the new building, JFL went through another dry spell when people became segregated due to many different reasons, which directly hurt the youth group. Fr. Pang and the pastoral council soon came to realize the problem and rushed to support JFL.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at every single youth event, Fr. Pang always made time to come and join us even if he only has fifteen minutes to spare. Fr. Pang's continuous support and trust in the youth group gave JFL a firm foundation to stand on within the church--for he provided us with limitless opportunities and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support our plans. Because of Fr. Pang, JFL is now a flourishing group of young Christians recognized by the church,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As a member of the Sacred Heart parish, here is how I view what Fr. Pang has done for us and influenced us as a whole: three years ago, we had a goal to move into a bigger church. I can still remember going to church on Sunday and seeing the donation meter in the lobby. Seeing the meter at the time made me question my mom, "How are we ever going to get there to the top?" My mom looked back at me with disbelief as well. We all knew that the church struggled to raise the fund for this new church building. Many generous adults have donated land, labor, and cash, but we just were not able to reach the goal. At that time, Fr. Pang came from across the globe bringing alo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man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Fr. Pang took up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parish priest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d to push the funding for the new building. He searched extensively for extra help from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he boosted the morale in the church so that more people, including the kids,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funding even though many people were not so fond of his efforts. The result was much fast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our new building was completed with no debt to the bank in a little over a year. The timing could not have been any better, for we were able to celebrate our first Mass at the new building on Thanksgiving Day! Seeing Fr. Pang struggling to revive the community in the new building and continuing with his efforts to fund for the next stages, I saw the undying faith for the community in a man that I respect the most.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and the people around me that if we would be able to be like him. All in all, Fr. Pang gave us hope, he gave us strength, and most importantly he helped us to reach our dreams; all out of his selfless love for this community.

行　　者　　無　　疆

74 泰國曼谷與黃姑姑合影
76 香港清水灣避靜
78 香港荃灣
仝上










行　　者　　無　　疆

78 香港
仝上
78 學生們在香港機場送彭神父去羅馬
78 赴羅馬前在香港餞別聯歡會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hear the announcement the Sunday when they made known that Fr. Pang's contract date is coming up and that he will be leaving us.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announcements and the rest of the day,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an era. Fr. Pang's leaving means to me more than just a normal switching of a parish priest. It means that I will be losing a mentor that I have learned many things from and yet wish to learn so much more. It seems that the youth group is once again in the ballpark of uncertainty, and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in this parish? Then I realized that Fr. Pang would never have wished to hear me say such discouraging words because we should all have faith in this community and in God, just as he did. So here are my final words for this article, "Farewell Fr. Pang.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ve taught and done for us; you've always had faith in us! 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as you continue on your unceasing faith journey in Christ. Thank you!"

# 真性情的神父

♦王永裕

彭神父在我心中一直是很了不起的人，也是一個做大事的人。我相信在他心中，可能一直有一種隱隱的鼓聲，時時催促他做這做那，所以他也一直馬不停蹄，東跑西跑，完成每一件事。

你們曉得年輕時跳百米，有那一個人不直視前方，對旁人在跑道兩旁的喝采加油不聞不見？彭神父就是這樣的一位神父，他一直在衝刺，在他的心中，一定將這樣的計畫列為首位，就是把達拉斯的天主堂，變成美國南部的華人天主教徒的家。

一度我曾覺得彭神父平時笑容不夠，觀察久了，反而覺得合情合理，認為他很真實。

彭神父不是一位演員，也不是政客，他是真實的一個人。七十多歲的高齡，體力似乎比我這個不到六十歲的人還好，他的所作所為，慢慢將會為教友們了解，他將是達拉斯天主堂史上的一位傳奇神父。

# 我會想念您

♦Angel Lee

彭神父您好,

還記得您剛來我們教堂時，大家對您都很生疏。尤其我，總是覺得您很嚴肅，不太敢跟您打招呼。現在想起來，自己都覺得可笑。時間過的很快，三年轉眼就過，神父很快就要回梵蒂岡了，我卻覺得神父才來不久。以前的生疏現在也變成了一種熟悉，覺得有點捨不得。

神父來了三年，教了我們很多，也幫助我們儲備建堂基金。對我們年輕人來說更重要的是，神父積極幫助我們成立青年組，鼓勵我們為自己辦活動，並想辦法讓我們參與這些活動。現在我們還慢慢的在摸索中，但是至少神父幫助我們跨出了第一步。

神父就要離開我們的團體了，我想對神父說聲謝謝。這不只是我自己想對神父說的，也是所有青年組的成員想對您表達的。謝謝您注意到了我們的迷惘，及所需要的歸屬感。當我們在生命中盲目的摸索時，您的幫助提醒了我們，主才應該是我們生活和朋友圈的中心。也謝謝您給我們榜樣，教導我們很多聖經上及日常生活中的道理。

神父，我會想念您的。神父，也請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這群可愛又麻煩的小鬼頭!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句話有點老套。我期待以後再見面的機會。希望神父在梵蒂岡一切順利，平安、健康、快樂。祝您一路順風。

God bless you and please take care！

Best Wishes,

Angel

08-12-2007

李貞元的祝福：

彭神父，我真的很感謝您來到這裡為我們服務，這三年來您一切都為團體的大局設想，不顧自己的辛苦，讓我非常感動，謝謝您!

**行　者　無　疆**

78 赴羅馬前在香港餞別聯歡會
81 香港華南聖神修院金慶
81 香港華南聖神修院金慶(站者右一)
82 美國加州









82 美國加州
仝上
82 美國紐約美加華人神職牧靈進修研討會







# 在主內行者無疆

♦陳美卿

七月中在台灣，突聞我們的堂區司鐸彭保祿神父即將於九月離職，一時之間無法置信，但遠在台灣，也得不到更多的訊息。心裡紛紛擾擾，幾天無法平息。這幾年因為自己大多不在達拉斯堂區，彭神父在此服務的三年，我幾乎在堂區的服事中淡出，真的沒有為這一位認識十多年的可敬神父分憂解勞，而時間卻像搶命一樣，一去不返，又到了說珍重再見的時候。

回想起來，那已是十四年前的事了。記得那年身負團體理事會主席一職，在小女兒喬喬連續幾天的不明高燒住院的同時，我們的陳永怡神父，卻因個人靈修關係，突然離職。內憂外患攪得我方寸大亂，正愁著即將到來的復活節慶，沒有神父帶領之時，彭神父就主動的捎來關懷，那真是天主為我們聖心堂帶來的一陣及時雨。那年的復活節就在術德兼備的彭神父帶領下，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心靈準備。記得與慧韻去機場迎接他的那一天，我心裏惶然不安，因為慧韻早就在我耳邊不斷的提及，這位通曉數國語言，才高八斗，外表相貌堂堂的牧人，是全世界鼎鼎有名的「大」神父，使我感到自己的卑微，好像要去見一位頂尖名人一般。那時比較年輕，才領洗幾年，對教會的許多道理和禮節懂得不多，總覺得自己何德何能擔任主席一職，所以在面對外來訪客或神父時，常擔心自己的表現讓人失望。直到機場見到他後，這顆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來，因為我見到的是一位和藹可親，沒有一點大神父架子，卻有著長者風範的長輩。這位大學者，一點也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卻主動、殷切的問到團體的近況和困難，真誠的關切，在言談中表露無遺，他的關愛之情讓我深受感動。那之後，陳琨鎮神父在任時，彭神父多次造訪我們，在他的北美行程中，總沒有疏漏我們這個那時尚是幼小的團體，可想而知，他對我們堂區的關愛與期望。

那些年，他每次來，總會跟我要一份團體通訊錄，一一翻閱，細細垂問他認識教友的近況，並默記著他們的名字。他也常常下了飛機，就馬不停蹄的與我們出門探訪需要關心

的教友或病人，幾次還跟我們遠道到阿靈頓去。不管是誰，只要我們提出要求，他從不拒絕。有一次他來，在我家中住了一個多星期，記得那時他每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的，除了教堂他帶的許多活動之外，私底下還有很多教友要求指導，邀約飯局，沒有一天得以空閒，可見他受歡迎的程度。因為聽說過神父的心臟曾有點毛病，又常睡不好，看他那麼累，有時我會跟他說，神父不要這麼忙，要多休息；但他從不拒絕別人的需要，總把它們排在首位，這就是他愛主愛人的認真態度，和慷慨情懷。那時，我們常對他言笑，我們會把神父好好榨乾，盡情搜括一空後，才會讓他離開。他總是笑笑的不說什麼，他真的就是這樣，從不抱怨或吝惜的能「給」就「給」，無論是在學問要理上的宣講，金錢體力上的奉獻，或精神靈修上的安慰。

他在家中小住的那個星期，有一天送女兒上學之後，我從樓上下來，瞥見神父穿著方濟會衣，在家中餐廳聚精會神的站著作他的早課，陽光灑在他的身上，沉浸在祈禱中的神父臉上，煥發著一種慈愛的光芒，讓我心裡突然有些恍神，如真似幻的以為自己置身於電影中古世紀的場景般。那一幕至今難忘，那一刻也讓我深深感受天主所賜給我的福氣，有這樣的機會與這些德高望重、信德堅定的牧人親近，這些經驗對我此生的影響甚深，它讓我在生命的旅程中，不斷的有機會學習，轉變、成長，感受耶穌的臨在。

2001 年，因為憂鬱症回台休養了一段期間。有一天突然接到羅馬打來的一通電話，心裡正詫異著，接過電話，才知是彭神父聽到了我的病況，從羅馬特地打電話到台灣安慰我，鼓勵我堅強。我的第一本譯書出版前，邀請他為我寫序，他亦不嫌棄我的才疏學淺，不說二話的在百忙中抽空。去年媽媽病危時，也沒有時間跟他打聲招呼，就匆匆回台。他聽到媽媽過世的噩耗，馬上從美打電話給我，安慰我節哀順變。這林林總總、點點滴滴，常在我的心頭縈繞不去。他有如天主派遣來的天使，在我生命的種種轉折期，用它的翅膀為我擋住了寒風大雨。可是當我捫心自問，認識他這麼多年，我曾為他做了什麼？我總無言以對，懊悔不已。他在達拉斯的這三年，正值新堂興建之際，教堂繁重的事務，加上他的名氣，及羅馬的職務，一時也無法完全放下全球華人的

**行　　者　　無　　疆**

82 美國紐約
82 美國費城總主教 Kroll 樞機及趙雲俠神父
84 美國紐約華人聖職牧靈進修研討會
仝上









84 南非
85 羅馬聖安道大學與挪威牧師
85 南非約翰尼斯堡國家公園







需要，他肩上所負的重責大任，那裡是我們普通教友所能夠了解？他卻默默的扛著。而這三年，我為他所做的真是少之又少。

從彭神父的身影，常常無端的讓我憶起我逝去的父親，因為爸爸的個性跟他一樣，是個急性子，也是管理眾人的人，所以有時讓人感覺不易溝通；但其實他直率誠摯，從不隱藏。他看起來相貌威嚴，但相處後，才知道他平易近人，頗有赤子之心，甚至悲天憫人。他接觸的朋友，雖然都極富名譽聲望，但他卻常心繫於社會的弱勢者。他的生活儉樸，雖然事業有成，但因白手起家，節儉成性，對自己從不浪費一分一毫，但對於需要幫助的人，卻慷慨救濟。爸爸也聰明過人，喜愛讀書，他小時候家中貧窮，無法供他讀太高的學位，但他自修苦讀，毅力非凡。他凡事要求完美，一絲不苟，做事一定要按照他的嚴謹規定。小時候對他總有一點戰戰兢兢的害怕，一直到長大，逐漸了解他的為人後，才體會到他的善良正直，只要能誠懇待他，他總不會為難他人。常常在彭神父的身影與相處中，感受到他與爸爸一樣的特質。

神父曾經跟我提到他在小修院的一件趣事, 小時候的神父也很頑皮，那時修院的規矩相當嚴厲，有一天他帶頭領著大家吵鬧，那時正是他們修院院長午休的時刻，因為吵到這位院長，所以隔天神父差一點被他送出小修院，幾個神父的導師知道神父的資質，就極力的保薦他，才得以留下。這件如今神父道來是件趣聞的事情，卻讓我心頭一驚，若那時神父真的因為這件小事，而被送出修院，不但神父的一生命運完全改觀，天主也永遠失去這位最好的牧人。這使我反省到，我必須學習在待人處世上，無論對待那一個人，處理那一件事，都應該盡量小心，尤其該將自己的私心拿開，因為我對人對事的一些回應，可能造成別人生命的重大影響。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記得，三年前神父剛到達拉斯服務之初，有次談到建堂工程，他輕描淡寫的提到，有位恩人聽說他願意到達拉斯服務，就想送他一部賓士高級轎車，但他懇請這位恩人，折現金給他做為我們的建堂基金。或許，這位長年在羅馬那種正統的天主教氛圍養成的神父，難免有一些教友不習慣的傳統，但從他這份對興建天主聖堂的悠然心情，著實也令人感到可敬可佩。

三年任期滿了，神父決意回到羅馬的職務。我真是那麼不捨他的離去；多麼希望他可以不再那麼風塵僕僕，能在此退休，安享晚年，讓我們有更多機會相聚，也能回報他十幾年來對團體的照顧；但我也知道，他的心一直寄掛著主的更多羊群。這幾十年來，他的足跡踏遍了全球所有華人教友生活的地方。他無私無我的奉獻，就像保祿宗徒一樣，為了宣講主的聖道不怕勞苦，勇往直前，即便到了可以安享晚年的階段，仍義無反顧的不辭辛勞，為主奔波。或許「人生在世不稱意」「古來聖賢皆寂寞」，但我相信在主內行者無疆，他高超的學術，恢弘的氣度，精湛的道理，愛主愛人的風範，無論去到哪一個團體，他的灌溉，栽培，紮根，都會讓各地教友受益無窮，幫助大家在信仰的路上往深處划去，更深的感受到天主的照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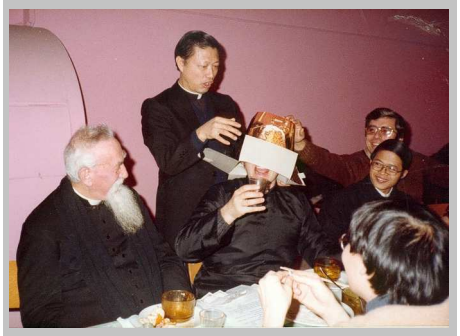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我知道不管他在天涯海角的哪一個角落，無疑的會有許多人想念他。在此，僅能祝福他此去經年，在天主全能的護佑下，身體康健，發揚主的事業，開花結果，生生不息。

**行　　者　　無　　疆**

86 美國舊金山賀神父金慶
仝上
仝上
仝上









# Blessing

♦Jimmy Hsu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Catholics most commonly take for granted in a parish is the assignment of a priest. Often these men in black are thought of purely as a sacramental dispenser. But they are more than that. They are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ties, assigned by the bishop of the diocese to oversee the parishs in his place, to lead in prayer, be stewards of the Church.

From working with Fr. Pang, I know that he took his job, his vocation, his way of life, very seriously. While I have been in college the entire time Fr. Pang has been at our parish, save for the breaks, I have had many chances to get to know Fr. Pang. Regardless of what anyone would ever say to me, I would always know Fr. Pang as the wonderful radiant person that he is. I hope and pray that Fr. Pang will continue to bring God to everyone he meets. Fr. Pang, I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your future assignments from Austin, TX.

Jimmy Hsu

行　者　無　疆

86 美國洛杉磯第六屆北美華人聖職研討會
及北美華人天主教教友第一屆代表大會
87 南非
87 新加坡華語聖經研討會
87 台灣台北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會











# 生活省思

♦黃秀芬

今夏回台省親時，得知本堂司鐸彭保祿神父將要離開的消息，先是錯愕不解，繼而感到焦慮不安。不知從何時開始，舉凡有事發生，我就會先做祈禱，求助於天主。這一次，祂很快地就讓我明白這是天主容許的事，我只有常祈禱，靜候祂的安排。

回顧一下，神父來的這三年，可以說是我在靈修生活最有收穫的三年，因為自己參與建堂工作。這項工作讓我清楚看到天主的大能，美妙的化工，與奇蹟的發生，使我這小信德的人心服口服。

這三年，我既沒有擔任諮議會委員，也非幹事，又因自己工作忙碌，沒有很多機會能常與神父互動，但只要有機會，我都會記住他的話語和證道，做為我每天的反省資料。現在我願意略舉一些個人反省，來做為彭神父臨別的祝福。

＊＊＊＊＊＊＊＊＊＊　＊＊＊＊＊＊＊＊＊＊＊＊

**神父說**：「我們要學習耶穌的良善心謙，讓自己有空間接納耶穌的愛，也才有空間自我成長」

**省　思**：當我做決定或開始行動前，(不管是個人或團體的事)，我會反省我是否會以主觀或驕傲的態度去處理這件事？若果真如此，我可能常會做出勉強或錯誤的決定，因為我的心已經滿到沒有任何空間去接受任何意見，更談不到發揮良善心謙的基督徒的愛或寬容了。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若自己能用寬恕的心，退一步反省，也許奇蹟就如此發生。

＊＊＊＊＊＊＊＊＊＊　＊＊＊＊＊＊＊＊＊＊＊＊

**神父說**：「我們要謹慎口舌，因為說出去的惡言，有如潑出去的水，是收不回來的。」

**省　思**：雖然我也常有個人情緒，但假若我常常看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祂尚且謙卑的求天父，原諒迫害祂的

人，我膽敢再口出惡言？(愛都來不及了。)

＊＊＊＊＊＊＊＊＊＊ ＊＊＊＊＊＊＊＊＊＊＊＊

**神父說**：「我們做每一件事，心中一定要有天主，要對天主交代，常常要有反思，才能無愧於主。」

**省　思**：在日常生活中，我常要有顆敏銳的心，隨時依恃天主，因為自己可能認為無傷大雅的一句話，對別人或許是很大的傷害，這是無形的傷人武器，實在可怕。它的殺傷力非常大，且相當具影響力，甚至左右到別人的思潮。耶穌說過：「不是從人外面進到他內的能污穢人，而是從人裡面出來的，才污穢人。」所以我一定要切記，要常以寬恕的心對待別人，因為除了天主，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但天主也仁慈的愛了這樣不完美的我們。做為一位基督徒，我們更需要事事以基督為榜樣，善待他人。如撒慕爾紀上所描述的達味王一樣，他的成功是因為他處處順從天主的旨意。

＊＊＊＊＊＊＊＊＊＊ ＊＊＊＊＊＊＊＊＊＊＊＊

**神父說**（聖經上記載）：「每人要服從上級有權柄的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天主規定的，所以誰反抗權柄，就是反抗天主規定的，而反抗的人就自取處罰。」（羅十三：1-2）

**省　思**：我是一個聖母軍團員，服從是我必需常遵守的第一個要求，到底我做到沒有？又如果我是一個真教友，我有沒有全力去配合本堂神父的堂區工作？因為我知道他是耶穌的代表，如果沒有，我是不是犯了驕傲？

＊＊＊＊＊＊＊＊＊＊ ＊＊＊＊＊＊＊＊＊＊＊＊

**神父說**：「信仰是一種恩賜，是天主不斷揭示給我們的一項寵惠。」

**省　思**：信仰既然讓我不斷地接受天主無條件的愛，接受基督的救贖，我就必須能夠反抗世間的誘惑，向我內心和外在的一切罪惡挑戰。如：迷信、自私、驕傲、領導慾……等。我必須脫去一切自我的假面具，成為一個沒有偽裝的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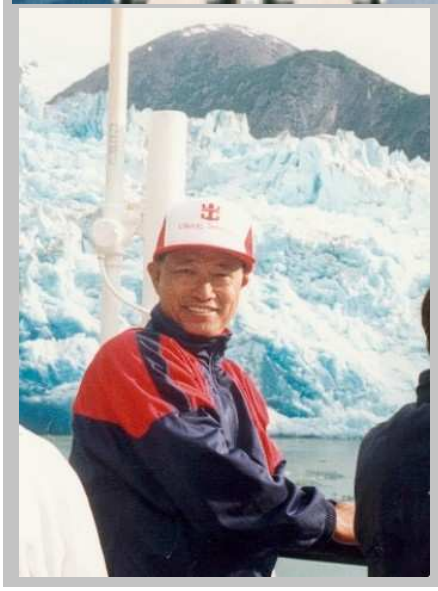
**行　者　無　疆**

87 台灣台北于斌樞機殯葬
87 與盧湛明神父同遊阿拉斯加
仝上
仝上









**行　　者　　無　　疆**

87 羅馬
88 美國洛杉磯
88 印尼首都雅加達
88 印尼首都雅加達主持避靜









我，這樣才能體驗到生活的喜樂，但不可否認的，這種喜樂依舊含著生活的艱辛，但也正因歷經萬難，反而使我們對天主更加信賴，最後我們終能感受到內心真正喜樂的成果。

＊＊＊＊＊＊＊＊＊＊　＊＊＊＊＊＊＊＊＊＊＊＊

**神父說**：「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省　思**：聖經上說：「人不可以惡報惡，對眾人要勉力行善，如若可能，應盡力和眾人和睦相處。」因為上主說：「復仇是我的事，我必報復。」在團體生活中，我應常常反省我是否與人和睦相處，盡好我做天主子女的責任？或者我是一個和平的破壞者？

很多很多的反省，讓我生活在自由、充實和喜樂中，但也讓我看到我的軟弱，要做一個好的基督徒，這些功課大概是一輩子修不完的。套句老公明彰所說的話，一切「蓋棺論定」，只有等待天主仁慈的審判了。

臨別在即，只想向彭神父說一聲「謝謝！」祝禱他未來的路程都有主陪伴同行，耶穌說：「不要害怕！」，我相信在主內諸聖相通功，讓我們彼此代禱吧！

# 在主內相聚

♦劉穎鳳

親愛的彭神父：

回想當初您帶著我們的殷殷期盼來到我們這個堂口，經過您近三年的犧牲、奉獻及耕耘，如今您又將帶著我們滿滿的祝福離開。人生雖無不散的筵席，但相信在主耶穌基督內，我們總能與您，共食基督之體，共飲基督之血，共體驗基督的大愛。

主內姊妹

穎鳳敬筆

# 天主經與彭神父

♦感　言

記得第一次以不純熟及怯生生的心情，和大家在彌撒中唱出彭神父所譜的天主經時，心靈即刻為那悠悠的旋律悸動著，久久不能自已。以後一次次愈來愈熟悉，也愈能配合著旋律、詞句、讓聖神在心中自由運行，每每都是在淚眼模糊中領受吾主耶穌聖體。是怎樣的心境能譜出對天主的孺慕依依之情？對天主聖名廣揚的期盼？對天主國來臨的感懷？對天上人間承行主旨的渴望？是怎樣的心境，能以跳動的音符，求禱著天父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又為人性的軟弱，求祈著天父的寬恕、看顧，不讓我們陷於誘惑，並讓我們免於凶惡？神父，謝謝您，是您創作的聖神之樂，使我常倘佯在天父的聖愛之中。

神父對聖體的敬重、慎重、看重也是不可多見的，他總是一再的提醒，諄諄的勸導，盼望我們能好好的準備心靈領受吾主聖體，也因而使我更常儆醒反省，而在領受和分送聖體之時，能具體的感受到吾主的同在同行。神父，謝謝您！

神父旅居羅馬多年，足跡遍及全球，可以說是最具「普世」及「大公」精神的神父，他的關懷是全面性的，對教廷、教宗、教區的變動、指示時時的留心，常常在講道和祈禱中傳遞著訊息，幫助我擴展祈禱的層面，讓我能以身歷其境的同理心，為遙遠地方兄姐們的需要而祈禱。神父，謝謝您！相信在往後的日子裡，您仍會把這樣的精神帶給您所接觸的團體，願天主的恩寵降福您，身心靈健康，平安、喜樂、牧靈工作順利，光榮我們在天之父。

章敏傑的祝福：

我內心由衷的感激彭神父，若他沒有來此幫助我們，我們建堂第一期的綜合大樓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祝福他往後回到羅馬的職務上，更能發揮他的長才，事事順遂。

**行　者　無　疆**

88 印尼雅加達
1988 —— 晉鐸 25 週年
於印尼
於新加坡
於羅馬教會之母傳教學院，背景是義大利文的「漁人的漁夫」









行　　者　　無　　疆

1988 —— 晉鐸 25 週年
於羅馬教會之母傳教學院(在教宗夏宮崗道夫堡之側)
於羅馬教會之母傳教學院
於羅馬聖安東尼大殿
於羅馬聖母聖心會修院
於羅馬聖母聖心會修院慶餐











# 羔羊的嘆息

♦詹玉蘭

堂口的弟兄姐妹有許多很早就認識了彭神父，但是，我這個 1984 年就進入當時查經小組的成員，卻到 2001 年才見到彭神父。第一次見到神父，並沒有機會認識他；是年在逾越節的晚餐上，看到一位身著方濟會會士衣服的神父，滿臉肅穆，而瑞英一直隨駕左右，我還奇怪，這是何方神聖，好嚴肅！令人不易接近。

2003 年耶穌聖心堂十年堂慶，瑞英安排由我們家來接待彭神父，才知道彭神父常駐羅馬。說實在的，當時對神父們的職銜，是屬教區或修會都沒有概念，但自小即對神父，抱持著一顆十分敬仰的心。步入中年後，常常希望對神父們多盡自己一份棉薄之力，來照顧神父。畢竟自認，人生一路走來，若非有信仰的支持與依靠，我絕對不會是今日的我。神父是天主的使徒，我們身為天主的子民，聽從和照顧神父，原本就是我們的本分和義務。

堂慶期間，彭神父在舍下停留了三日，日間他有一連串的活動，其實，我們根本沒張羅什麼。神父的來去都有人接送，也沒有機會與神父多談些話，因為他實在太忙。但在神父離開之後，居然在他的枕頭上發現他留了二十元，給整理家務的 Maria，讓我們覺得他實在是一位很體恤人的神父，會把注意力放在這些小節上。

在陳兆望神父退休之際，堂口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籌建新堂的工作。正當建堂情況有些膠著時，彭神父接下了本堂職務，並前後帶來了一筆為數不小的捐款，這真如一帖興奮劑，使得多功能大樓得以順利進行下去，並以半年多的時間，群策群力地完成了興建工程，讓大家歡歡喜喜的遷入。一般來說，這是值得慶幸的事，也以為此後會像童話故事中的結局：大家過著平安喜樂的日子。卻未料在不知不覺中，因建堂意見不同、共識上的差距，使得教友有些分化，這一點很讓神父傷神，為了當初答應過教區主教，要來達拉斯服務三年，為了遵守這份「信諾」，為了共融和合一，更　為了

找尋那第一百隻迷失的羊，神父毅然的背負起這沉重的十字架。

在進耶穌聖心堂的早年期間，我是一個很簡單的平信徒，未參與堂區各項事務，每主日高高興興的參加一台彌撒，然後滿心歡喜、快快樂樂地回家，只是偶爾接待一下神父，招待一頓可口的晚餐。在我心底對任何神職人員，無論神父或修女都敬愛有加。由於從未涉及堂務，也與大家相處甚歡。2005 年我接任諮議委員，始知一個堂區的運作，並非如我想像中的簡單，真像運作一機器，少了一個環節，掉了一個螺絲都會有很大的影響。神父與教友之間的配合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與諮議會及幹部間的溝通與合作，更影響著堂區所有的事務。我自己感覺到新堂的工作不像從前那樣單純，而且教區又讓我們成為一個正式的堂區，相信我們的使命也就更加重要。我想到耶穌所說的「新酒應裝在新皮囊裡」，似乎我們是應該有一些新的精神，新的氣象，新的做法，這樣子當新酒發酵時就不會漲破皮囊了。

有幸參與了 2006 年十一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海外炎黃子孫福傳大會」，全球十幾個國家都派了代表團，此會是彭神父一手策劃的，與會人士近 400 人，無論接待的細節，各團體的住宿、活動，會議的議程，主辦單位的工作小組都配合得十分完美，彰顯出天主教在新加坡的蓬勃和真正的共融合一。看到海外各地代表，幾位主教及樞機對彭神父都非常的尊敬和愛戴，直讓我覺得我們或許與神父太熟悉，而變得「近廟歧神」，冷落了神父。

為這兩年多來未能幫神父多做點事，我感到相當遺憾，雖然我在神父任職的第二年被選為諮議委員。但因建堂事件上，大家的看法不一，意見紛沓，使得許多事情的意向模糊，定位不明，以致於幾次大會的場面，都有些不歡而散。這種場面讓我不禁想起耶穌基督被猶太人定罪，送上十字架作為贖罪祭的畫面。神父曾在證道中解析到耶穌知道惡魔的計畫，同時祂也回應班雀比拉多總督的話：在我的時間來到之前，我還是要做我該做的！這句話真是當頭一棒，神父是在承行天主的旨意啊!

**行　者　無　疆**

1988——晉鐸 25 週年
於羅馬華人教堂
於香港
89 羅馬







## 行　　者　　無　　疆

89 羅馬
89 羅馬百泉宮
89 美國洛杉磯
89 加拿大溫哥華釣魚









近半年來由於自身家庭多重變故，使我身心俱疲，在調心養息的時候，聽到神父以三年任職到期為由，須回羅馬述職，我好難過，也為自己的不足而氣惱。相信大家都知道神父更希望能帶我們完成整個建堂計畫；他願意在他有生之年，為天主做更多的福傳工作，而建天主的聖殿，恭敬天主，是我們的第一要務，這該是所有天主教徒應有的共識：我們應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神父是一位閑不住的人，終日在電腦前不停的發訊息，為全球的華人教友服務，盡心盡力的一肩挑起所有重擔，處處表現出基督徒的精神，是否由於神父在羅馬任職的頭銜，以及歷年來他卓越的工作成就，使得堂口的某些兄弟姊妹對神父的期望過高，因此在神父任職本堂的期間，在認同上有了落差，真就不得而知了。

自神父提出辭呈後，我們沉默的一群，曾以堂口內，若有十個義人的藉口，來請求神父留下來（事實上是遠超過十人）。不過，神父去意已堅，但他仍心存感激，主耶穌給了他這個機會，來磨練他的傲氣，因為神父的神職生涯，一路走來都頗為順暢。相信神父明瞭我們都是真心誠意的支持和感激他，也希望能跟隨他。我們願意在神父的領導下效法良善心謙的耶穌基督，以耶穌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來作為我們生活的準則。

彭保祿神父真是一位善牧，此時此際，回顧近三年來神父的事蹟，感觸良多，一切天主都知道，一切天主都明瞭。

僅以此衷心祝福神父，在基督內永享平安!

請不要忘了我們這小小的羊群！

朱興淑(劉媽媽)的祝福：

彭神父，這三年來你與我們同甘共苦，讓我們在建新堂的事工上從「無」到「有」，從捉摸尋找到有一個定安定的家，謝謝您!願天主降福你身體健康，主佑平安!

# 珍重再見

♦許王瑞昌

可敬愛的彭神父：主內平安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終於您要離開我們了，您是牧人，是被天主派遣到普天下傳道的。您學貫中西，豈可大才小用，像您多年任全球華人的牧人，籌劃教會輕重事務、撰稿、會議、演講、非您莫屬，因此您羅馬事務的空缺、至今無人遞補。今適逢您擔任達拉斯中華耶穌聖心堂，主任司鐸三年期滿，大功告成，回到原位，這一切都是天主的旨意。

您在羅馬的職務並沒有完全卸任，來此地兼差，本是很辛苦的，人的精神終究有限，又何況歲月不饒人，對工作分身乏術時，難免有兼顧不週，羊有壯有弱，對牧人的渴求也有所不同。

當我想到牧人也是血肉之軀，也需要人情溫暖，體恤和關注；自問我們做的微乎其微，使我非常汗顏，深感不安，尚請彭神父海涵。

神父在美三年對阿靈頓散落的幾隻羊，您照顧到了，而且從您的手中還牧到了大小五隻羊，他（她）們因為各種因素，都在洋人教堂望彌撒，幸神父在百忙中，不忘每月底的主日，去阿靈頓做台中文彌撒，使成人能用國語辦和好聖事，使青年們聽聽中英文道理和辦和好聖事，對靈修有莫大的助益。彌撒後分享每家提供的餐點，話話家常，在同種同文的氛圍中，其樂融融，怎不感恩天主，更感激神父三年來的辛苦照顧，謹代表阿靈頓全體教友向神父致上摯誠的敬意，永誌不忘，珍重再見！

敬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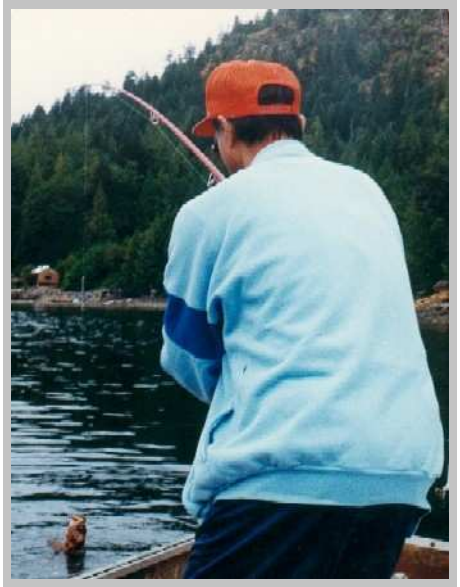
主佑 福體康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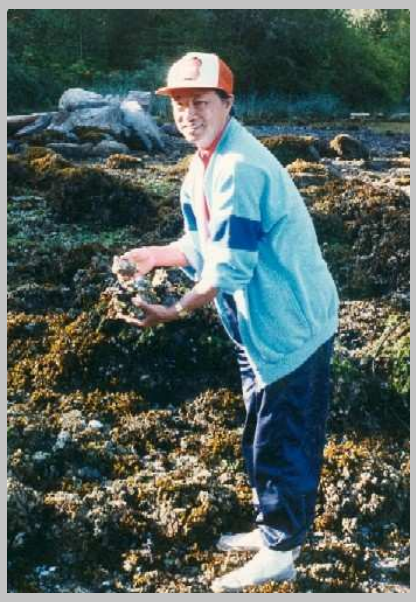
教末

許王瑞昌鞠躬

**行　　者　　無　　疆**

89 漁人的漁夫也是好釣手
89 阿拉斯加揀牡礪
89 印尼長沙霸海灘







印尼
89 印尼雅加達
89 南非
90 美國洛杉磯耶穌聖心使徒會










# 一位平易近人的神父

♦曼　齡

聽說彭神父要離開我們回羅馬去，感到有些突然，在我的信仰旅程中，這是一位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神父。

作為一個天主教的信徒，去教堂望彌撒，聆聽神父的講道，是我們精神食糧的來源，也是我們敬奉上主的責任。面對嚴峻的生活考驗和殘酷的事實，只有在與天主的溝通中，才能使自己得以解脫。就我而言，教堂便是這樣一個能夠讓我與主溝通的地方，而聆聽神父的講道，更使我增強面對現實生活的勇氣。

來美的這些年，每逢星期天，都在教堂傾聽彭神父的講道，每次都會有所觸動，每一次也都是一個生動的人生教育課。彭神父的講道內容豐富，並且通俗易懂，經常給予我們人生啟發，更使我們深受感動的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神父。

記得在日本著名的 St. Ignatius Church，每逢星期天的彌撒之後，我常常見到那些頗有名望的神父站在草坪上，接受教友們的問候，那種神態實在給我一種可敬而不可近的感覺，因此我不喜歡去領受那種冰冷的禮貌，從來沒有主動地走過去問候那些神父。

鑒於這樣的感受，在我的想像中，有名望的神父彷彿都是居高臨下，不容易接近的；然而彭神父卻給我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象。他親近和藹，彌撒之後，我常常見他親切的與教友交談、問候，態度真誠，絲毫沒有大神父的架子。

我和彭神父並沒有過很多的交談，有的也只是偶爾幾次近乎尋常的問候，但我常常和我的老師(一位日本婦女，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友)，在電話中談及我們的這位神父。我的老師為我能在美國遇見這樣一位神父感到高興。

感謝主使我能在我的信仰生活旅途中，遇見這樣一位可敬又可近的神父，他真的是平易近人。不知道神父此去，能否再回來與我們相聚，我願在此獻上我真誠的祝福。保重！神父，我會永遠記得您。

# An Exemplary Man

♦Debbie Wang

On a recent trip to Dallas I was asked to write an article about Fr. Pang to be put into a souvenir book to be presented to him upon his departure from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My first reaction was what an honor for me to write about such a wonderful and humble priest. I just hope that my words are able to express the appreciation that I have toward Fr. Pang,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deep respect I have for him as a person.

I first met Fr. Pang about nine years ago. I remember it well. He came to concelebrate Mass at my parish St. Michael's in Flushing, New York. You see,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some thirty years, but to this date does not have its own church because national churches are not encouraged in the Diocese of Brooklyn. Fr. Pang came down to the basement where we held Mass in a small room crowded with nearly 200 people. I was helping out with the choir that Saturday. When Father entered the room, I was so impressed by his presence. Since his reputation had always preceded him I knew a lot about him, but it did not prepare me in the least. What stood before me was a man of great humility and charity. When I say that I met him, it really is only half true, since he did not meet me. There were just so many people around him that day that I was limited to just observing him from a distance. W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was knowing his position in the Vatican but seeing how approachable he wa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day.

Fast forward to August 2004 when I found out that Father had agreed to accept the pastorship for a three year period. At first, I was surprised for the obvious reasons. However, when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it, it made perfect sense. Only someone of that caliber would agree to accept a position as humble as a parish priest. I knew that Sacred Heart would be the recipient of many graces having Father as its pastor. If I sound redundant in repeating the word "humble" so many times, you must bear with me. I really don't know of any other word to describe Father's personality. Given his position, I cannot imagine anyone like him agreeing to come to a small town in Texas and leading a parish. It is quite unheard of. That is a true testimony of the heart of Father.

Knowing Father these past three years have been a blessing for me both personally and in my work. He has been a great supporter in what I have been called to do and he has always been available when I needed him.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both by his words and by his a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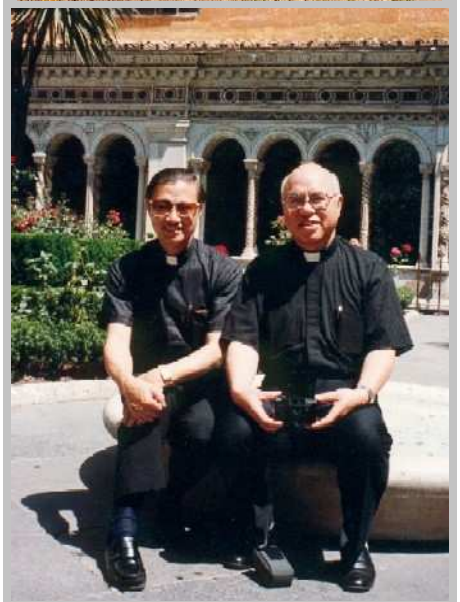
To say that I will miss him is an understatement. When I found out that he will be leaving Dallas, I was very sad. No longer

**行 者 無 疆**

91 羅馬襲品梅樞機主教(中立者爲彭神父)
91 加拿大無原罪聖母會(汪精衛妻姨之墓)
91 與江綏神父在羅馬聖保祿大殿花園
92 美國波士頓華人天主教牧民中心週年







行　　者　　無　　疆

92 夏威夷機場
92 夏威夷聖母聖衣會
92 廣東陸豐縣大溪崔天主堂聖堂
92 與家人在香港慶六十大壽









would I be able to give him a call to ask, "Hi Father,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say this in Chinese" or "I have a question that someone asked me and I don't know the best way to answer it." Even though we won't have Father in our midst, we know that he will be where the Lord has called him to be at that moment. We cannot be selfish with the gift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us by our Lord. Father Pang is truly a gift: a gift not only to Sacred Heart, but more importantly, a gift to the world-wide Church. Such a gift cannot be expected to stay idle for too long. Nor should we be selfish and want him to stay with us. A gift is only a gift when it is given away. Even though it hurts to see Father leave us, we must remember that Father is called to be a Father to all and not just to those who reside in Texas.

My dear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guiding me, advising me and being there when I need you. You have inspired me to continue in my work and I hope that I will never disappoint you. I know that our work together is only beginning and we will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be in each other's company. I treasure the time we have spent together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a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future times together.

Godspeed, Father. I will be praying for you as you continue to do the wonderful deeds that our heavenly Father has entrusted you to do.

See you in Rome!

United in the Lord,

Debbie

# 善頌善禱

♦老　鄉

## （客家傳統說四句）

「恩上加恩」，恩賜聖寵與神恩！

「年年有餘」，年輕十年慶有餘！

「歲歲平安」，歲增福壽慶平安！

「健健康康」，健步如飛享安康！

＊＊＊＊＊＊＊＊＊＊＊＊＊＊＊＊＊＊＊

讚頌主恩，稱謝主慈，懷念主愛，天主保佑！

# 對不起，苛求您了！

♦席克俊

西元 2003 年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十週年堂慶，衆星雲集，盛況空前，由達拉斯教區 Grahmann 主教領軍，一字排開，St. Paul 的本堂 Fr. Buei、Fr. John、江蒙席、彭保祿神父、李若望神父、林之鼎神父、陳兆望神父，共十位神父群聚在 Sherman 老聖堂，共祭彌撒，好不壯觀；彌撒後並一同欣賞表演，建堂十週年特刊有詳細記載，不再另述。

彭神父喜歡穿著方濟會的會袍，他身軀挺拔，大約五呎十吋，兩眼迥迥有神，紅光滿面，額頂發亮，充滿了自信和智慧。第一次參加彭神父主祭的彌撒，聽他講道，口齒清晰，引經據典，出口成章，令人心悅誠服。記得有三眼通教友說：【這位神父功力很高。】彌撒後一打聽，才知是任職羅馬的彭神父，不自覺的對他肅然起敬。

陳兆望神父早在 2000 年時宣佈，他的任期到 2002 年，希望牧民諮議會，儘早尋覓繼任人選，聽說牧民諮議會到處洽詢理想的神父；最後在江蒙席、彭神父聯名與達拉斯教區 Grahmann 主教懇談後，主教批准陳兆望神父得以在達拉斯教區退休，並由彭保祿神父與達拉斯教區簽約，移樽就教為聖心堂服務三年。

記得 2004 年九月初，當我和詹玉蘭姐妹到達機場迎接彭神父，一群聖心堂教友，也陸陸續續到達機場，因為國際線只有一個出口，只要看到有旅客出來，咱們一夥人就圍上去；當天正巧有從伊拉克回國的戰士，以為我們是來迎接他們的，感動的都快流眼淚；此時彭神父高大的身影也出現在人群中，大夥迎上去吱吱喳喳的好不熱鬧，等拿到行李後，我和詹玉蘭姐妹送彭神父回宿舍，陳美卿姐妹已恭候多時，宿舍也整理的一塵不染，干振琦弟兄為神父製作的窗簾特別遮陽，聖心堂教友的熱情表露無遺；牧民諮議會主席張新泰弟兄動員全教堂的教友，為彭神父舉辦迎新晚會，High 到最高點，尤其那台多功能跑步機，張新泰弟兄說：『希望彭神父走路走到腰圍瘦兩圈』。

**行　　者　　無　　疆**

92 廣東陸豐縣小弟德方家中祭台前
92 廣東陸豐縣小弟德方家中
92 廣東陸豐縣吉溪中學校舍前
92 彭耀亞圖儀館









行　　者　　無　　疆

92 耶路撒冷朝聖
92 義大利亞西西
93 印尼坤甸善牧堂
93 印尼棉蘭









彭神父初到聖心堂時，感覺上新人事新氣象，教友們成天圍繞著彭神父，有如門徒們圍繞在耶穌身邊一樣，一方面想聽天國的語言，一方面想看救世主顯奇蹟，也有大信德的婦女只要摸一下主的衣角就會痊癒，再一方面如雅各伯與若望一樣想當基督的左右手；有人安排彭神父在華人活動中心每月一次的宣道會；也有人安排彭神父每日探訪、探病、傅油；祝聖房屋的行程表更是滿滿的；而我呢？就是那爬在樹上看耶穌的人。

甜蜜的蜜月總是短暫的，紛紛擾擾多時的新多功能堂的建築工程，在彭神父的裁決下開始動工了，加上天主的作工，舊教堂也以高價售出，「新堂未完工，舊堂已售出」，頓時有沒了家的感覺，雖然 St. Paul Church 慷慨大方，每日下午六點及每週日下午，都提供給聖心堂使用，但作客的心境，總覺得沒歸屬感；時值四旬期，我以參加週一至週四的平日彌撒作為與耶穌受難為伴；此後，才漸漸與彭神父有進一步的接觸。

第一件事是看到彭神父頭髮長了，又感念理髮師佛教徒林太太對我們建堂微薄卻盡心的奉獻，順便介紹彭神父與她認識，然而彭神父認為路途遙遠，林太太手法又太細膩，第三次彭神父就拒絕了；記得陸翔美還告訴我要分攤剪髮的費用，可是林太太對神父是不收費的。

第二件事是與彭神父共進晚餐；記得我小時候的教堂，總有一位老伯伯在教堂燒飯、洗衣、打掃並整理教堂；可是我從來也不知道聖心堂的神父有關食、衣的事；四旬期後，我還是每週至少參加兩次平日彌撒，因為我在曠野迷失了四十年，這是一種補贖吧！有一天彌撒後我邀彭神父一起共進晚餐，Spring Creek Barbecue 便宜又大碗，又是 Texan 的特色；席間我鑒于聖心堂對中文神職人員的渴望，很冒昧的請教彭神父，是否有何華人神職人員系統和制度可循，以後聖心堂就不用為找華人神職人員而煩惱。彭神父向我解釋了教區神父的任命方式，至於借調華人神父更是複雜，如某一神父有此服務的意願，但必須雙方教區的主教都同意，況且目前全世界的教區都缺神父，通常都不答應出借神父。想不到這件事卻被誤傳為克俊在趕神父，讓我不知如何辯解。

第三件是阿寶開的La Grace Café開業，敦請彭神父蒞臨祝聖，阿寶因坐在第一排，無意間發現，神父袖口的鈕扣掉了，隔了兩天的星期一，彌撒後我向神父提起，阿寶說要幫神父縫鈕扣，可是神父只有兩件西裝外套替換，神父說另一件剛洗，我以為是有教友幫忙送洗，追問之下才知神父是自己洗的；數天後才拿到神父的西裝外套，阿寶找遍了附近的Wal-Mart, Target, 和Hancock Fabric都沒有相同的鈕扣，只好找同樣大小，全部換新；體面的彭神父對自己那麼克勤克儉，可是祭台上的「感恩祭典」更新了; 現在滿櫃子的新祭袍，不知教友們注意到了嗎？那些都是彭神父自掏腰包買的。

平日彌撒是我的精神食糧，聖體聖血是我的生命之糧，為了家裡一部隊的生活之糧，我每天只有面見主耶穌，厚顏薄恥的向祂求。

「不在其位者，不謀其事；在其位者，慎謀其政」是我一向的作風。建築工程如火如荼的進行著，那批建堂工程小組成員，不懼寒風烈日，不怕強風暴雨，隨著工程的進度，及德州的高溫，越曬越黑，全力搶攻之下，新多功能堂終於聳立在這塊土地上，並在 2006 年一月由主教主持落成彌撒，正式啟用。他們的辛勞不在話下，建堂紀念專刊已有詳述。我只有在一旁如大多數的平信徒為他們祈禱。

2006 年二月底，原任財務諮議委員三年任期已到，向彭神父請辭獲准，神父一時找不到人選，需要幫忙，我義不容辭當然答應，後續徵詢陸翔美，談希衛，鄭玉琴，和黃見新，經彭神父於同年三月 19 日主日中英文彌撒宣佈，組成現在的財務諮議委員會。

第一個任務是 2007 年各工作小組預算審核，新手上路手忙腳亂，提供上一年度各組預算書與各組實際費用支出，本年度空白預算表，回收並彙總各組預算書，敲定預算審核日期，排定各組審核行程表，事先提供彙總預算書給審核人員，因眾審核人員都作了功課，各組組長也都能全力配合，預算審核圓滿結束。

接下來第二個任務是參加由李若望神父與陳兆望神父共

**行　　者　　無　　疆**

93 印尼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93 印尼
仝上
93 美國達拉斯
仝上









同主持的 Town Hall Meeting，其主要目的似乎是溝通神父宿舍的興建；我個人覺得「名不正，言不順」，Town Hall Meeting 翻譯成中文是「鎮、市民大會」，是鎮、市長為宣揚政績，與鎮、市民分享與溝通的機會，鎮、市長必須率各單位主管列席；以本堂來說應由本堂神父發起，並率各工作小組組長列席，向教友提出前一年的工作報告，及次一年度的工作計劃，如有爭議不決的議題，請教友們提供意見並表決。但是當時主持人非本堂神父，也沒有各工作小組組長列席。與其說 Town Hall Meeting，不如說針對神父宿舍興建的座談會，最後，對神父宿舍的興建也沒有定論。

Town Hall Meeting 後，章敏傑弟兄徵求彭神父同意後，夥同周敏弟兄、王華南弟兄、顏進三弟兄及我，以最快速的效率一個月內將增建的停車場完工；並聘請了專業的 Youth Minister，本堂有史以來第一個支薪工作人員，由此誕生；我個人的意見是，既然有第一個支薪員工，爾後應該也有支薪員工，也應有配套的規章 (Employment Policy)，如此應會更完善。

本堂的會計制度，隨達拉斯教區要求下，在章敏傑弟兄與章興燕姐妹通力合作下，日趨完善，實行標準的會計作業【管錢的不管帳，管帳的不管錢；帳與錢分離作業，以減少弊端】；2006 年初，經由達拉斯教區核定的 CPA 洪德源會計師來本堂 Audit 後，此後每年會計年度（教區規定每年七月 1 日至次年六月 30 日）結束前後，達拉斯教區就會發函要求年度審查；如此一來，會計組工作人員更為謹慎敬業，不但要求準確，而且必須及時；2007 年會計年度起，才是遷移新堂後第一個年度，根據往年的收支報表，主日奉獻約十三、四萬一年，而 2007 年的各組預算總和是$222,471.00，身為財務諮議委員，心裡是膽顫心驚，外表卻要很平靜，每個月張貼財務報表，一方面加強預算控制，以期正常開銷，另一方面呈獻給全體教友，以示公允；感謝天主，英文彌撒人數增加，剛剛出爐的 2007 年結算，聖心堂盈餘$10,637.80。教友如有任何疑問，隨時可向會計組查詢。

新堂運作一年後，彭神父還是掛念著神父宿舍的興建，他常常喃喃自語：『沒有宿舍，那裡有神父來』，大夥壓根

沒想過彭神父要離開。2006 年十月份牧民諮議會會議中，彭神父終於堅決指示即日起積極進行神父宿舍的興建工程，重新召集建堂委員，神父請章敏傑弟兄當總召集人，牧民諮議代表詹玉蘭姐妹，我是財務諮議代表，行政管理組組長張元生弟兄是當然代表，工程專家代表王華南弟兄，周敏弟兄是與教區的協調人；十一月起王華南弟兄積極洽詢建築師，尋找建築商，繪圖估價，一氣呵成，十二月初與全體建堂委員及工程小組成員開會討論，取得共識；但神父體念教友的立場，希望教友有參與感，由王華南弟兄提三個不同設計，請教友投票決定；

案一：張新泰弟兄、周敏弟兄及莊祖祺姐妹的原始設計，造價約三十萬(+-20%)。

案二：最經濟又實惠的設計，造價約二十五萬(+-20%)。

案三：多功能將餐廳由目前大堂移出獨立的設計，造價約六十萬(+-20%)。

2007 年一月 7 日投票結果案三是多數教友的期望，但造價相對提高很多，於是彭神父於二月 11 日再向教友說明興建財務計劃，少數教友隨即發言：懷疑投票結果的合法性、質疑興建神父宿舍尺寸的大小…等問題，彭神父因事關本身職權的問題，不願正面回應，避免衝突。然而為興建神父宿舍意見雜沓的事實，傳到江綏蒙席的耳裡，他主動請求彭神父，願為彭神父分憂，當彭神父回羅馬述職時，代理本堂一職，並與教友懇談，時為三月 18 日。

經江綏蒙席的闡釋，我不知道是否大家都能取得共識，但我知道彭神父合約任期已到，彭神父也已向新任主教請辭獲准，彭神父將於 2007 年九月任期屆滿；聽說新任神父已有人選，但不知什麼原因，無法準時履新，主教請求彭神父幫忙延期至新神父到任；這或許是天主的旨意，希望彭神父完成他該作的事吧！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人來人往，潮起潮落』，回首一看，彭神父是一位方濟會的神職人員，他是一

**行　　者　　無　　疆**

93 美國達拉斯
93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93 加拿大溫尼辟慶六一大壽
94 加拿大海邊









94 加拿大
94 加拿大列治文東方禮耶穌顯聖容大殿
94 與龔品梅樞機主教合影







位普通的長者；他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救世主，他無法把你們家的空水缸變滿酒，他也無法叫你拿起擔架對你說起來走吧，他更無法讓死亡的人復活起來。他是一位為羅馬天主教傳播耶穌基督福音的神父，他是一位為聖心堂犧牲奉獻，任勞任怨的神父而已。願天主降福並照顧他直到永遠。

# 良師益友

♦史雅潔

這陣子聽到了彭神父要離我們而去的消息，惆悵之情很難形容。當年參加 2004 年 RCIA 九月初的慕道班，開班不久彭神父就到了我們中間。在完成慕道課程，領洗之前，我被安排與神父有一次單獨的談話，當時就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像一位大家長，又像一位導師，沉著、耐心的聆聽我的問題，當我問及日後基督徒應以何種方式祈禱才算正確時，我記得他回答說：「也不用太急，像聖方濟的祈禱常常只有兩句話『我的天主，我的萬有。』」

再來是領洗前的最後晚餐，以及領洗當天的整天活動都與這位大家長在一起，當時彭神父提到曾與畢奧神父(Fr. Pio of Pietrelcina)同台共祭，他雙手真的常包紗布，經常有血，但聽說這位帶著五傷的神父在逝世後傷口就痊癒了。那時，確實從書上讀過一些神蹟奇事，但親自從我身邊的一位神長提及此事，真是不可思議，原來天主是如此的真實，讓我對信仰開始建立了一點信心。

領洗後開始參加彭神父的查經班，學習到讀經應用心神體會天主的話語，在星期五的祈禱會，及星期六敬拜聖母的彌撒中，彭神父多次提到「只有當我們真正的謙遜下來，愛才能傳出去。」當時我只是聽，還不能體會其中意義，直到經過多次的心痛，才能慢慢的體驗。

在彭神父帶領我的三年中，我從一個不知「信仰」真正涵意的教友，到能夠體會若沒有與酒餅中的耶穌真正結合，我就什麼都不行，什麼都不是，這信德的增長都是彭神父教導我的。父親(彭神父)，我感謝您！

# Farewell

♦談希谦

Dear Fr. Pang. Thank you for guiding us!

I can't believe three years have gone by so fast, but it must be the longest three years of your life! However, remember that you will be rewarded greatly by God.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heard your name was at the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Fellow pilgrims found out I was from Dallas and every one of them told me our church was truly blessed to have Fr. Pang as our shepherd. I was embarrassed for I couldn't remember who was supposed to come to Dallas, and I did not know who you were. They told me you were the best preacher and were surprised I had never heard you preach before. I was ashamed for I was just like the Laodiceans – not hot and not cold. Please feel happy for me for I am now trying very hard to improve. Your guidance in Thursday night bible study group, English RCIA classes, and your homilies have certainly helped me to better understand our Catholic faith. I may not remember everything, but 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 right?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turning to Dallas to lead our retreats.

Thank you for your caring and thoughtfulness.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asked if you could celebrate the sacrament of matrimony for my daughter. When you asked me the date and then told me you would be out of town that weekend, I must have looked so disappointed that you said to wait and you would see what you could do. Then, you came back to me with the great news that you would make it possible. What a sacrifice it was to rearrange your schedule and leave town after the weekend!

I am sure many of our non-Chinese members who come to this church on Sundays will miss you dearly too, for as I told you before, some have made a point of telling us the main reason they come is not because it is more convenient, but because they want to hear your homilies. Your homilies are succinct, and the messages

**行 者 無 疆**

94 台灣輔仁大學福傳研習會
94 台灣輔仁大學主持中國福傳七百週年
94 澳洲雪梨
94 美國達拉斯祝聖教友店面
94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94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95 新加坡爲同文都、董立、邵中三位神父慶晉鐸 40 週年
新加坡聖衣會
新加坡聖母聖誕堂









are clear. Your leaving us is truly our great loss.

Please remember your sheep in Dallas.

# 貼心

♦Maria Kwong

彭神父來了三年了，雖然在彌撒中，教堂的活動中跟他有一些接觸，但因為知道他的忙碌，平時也沒有很多機會，與他私下有太多的互動，而今他要走了，心裡雖然覺得不捨，但我也願意表達我心裏的一些感受。

這三年來唯一有較長機會與神父相處的時間，就是今年我與秀芬，席媽媽，和鯤珍一起到芝加哥，參加北美聖職暨教友聯會的時候。因為這次相處的機會，我才知道神父其實是一位相當體貼，並照顧教友的好牧人。神父是北美聖職暨教友聯會的會長，那幾天他相當忙碌，但他仍不忘處處關照我們，幾乎每天早餐，他都會與我們坐在一起，深怕我們被冷落。整個聯會結束後，有位芝加哥教友要送我們到機場前，願意順道帶我們在芝加哥市區轉轉，看看這個美麗的城市。神父還要參加一些會議，不能與我們一起回來，但他堅持要陪我們到市區觀光，並送我們到機場，這樣的體貼和照顧，真的好溫馨。他真是一位好牧人，照顧教友就好像照顧他的兒女一樣。

這三年聽了很多神父的道理，他的道理深入淺出，不僅對我們中國教友有很深刻的幫助，他的語言天才，更讓許多美國教友折服。有多位美國教友跟我提到，他們願意到我們堂口來，是因為神父的道理講的太好了，神父每一個星期的證道，都是他們一整個星期的精神食糧。

我想我們堂區真是有福，能夠有這麼一位精通數種語言，博學多才的神師，可惜他就要走了，我謹祝他主恩滿溢，也希望他常回來探望我們。

# 和好

♦林袁筠玉

我們堂口在計畫擴展空間籌建這聖堂時，天主派了一員大將——彭保祿神父，由羅馬來為我們臨陣指揮，掌舵前航繼續本堂建基大業。如今第一期工程的綜合大樓已經完工啟用了，此時彭神父的任期三年已滿，又得告別德州返回羅馬，繼續為全球的華人教友服務。

在此臨別之際，我們家老老小小總計十三口，每一個人無不對彭神父敬愛有加。彭神父儀表昂然，猛一看表情嚴肅，實質上他老人家愛主愛人，慈心護主，其全球穿梭身經百戰，一身功夫是凡人所不及。他學貫中西，德高望重更是名揚四海。我們耶穌聖心堂能得此良師益友，將天主的基業開花結果，真要感謝天主在我們堂口不同的成長階段，以不同精修的神長來指導引領我們，這是神賞給我們的福氣。

記得去年底，天主藉著彭神父送給我平生最美好的禮物，這恩賜不但使我感激不盡，銘記在心，而且將永生難忘。那段時日，我被家中諸多瑣事煎熬，滿心憂苦，常以淚洗面。有一天在平日彌撒前跟神父預約辦和好聖事，以解心中亂結。在神父聆聽與開導中，我心裏澎湃的山洪，順由萬丈的山崖直沖而下。神父慈心聆聽我於風林之巔，頃刻間水聲風聲靜止在無言寂靜中。天主的接納拿走了我的陰霾，頓時感到全身輕飄飄地似雨過天晴。眼前一亮晴空萬里，腦裡清澈得好似不曾發生過任何不悅之事。深深的平安撫慰心頭，真是不可思議啊!

從告解室出來，額頭上尚有神父覆手赦罪降福的餘溫，內心的雜亂傷痛已全然煙消雲散，猶如船過水無痕。生命的沙灘在上主的寬恕潮水沖刷下，我的心靈獲得了癒合，又是一個清新和平靜的海灘。這次和好聖事的經驗，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如此深刻的平安，心中有種無所再求的滿足感，它讓我經歷了天主聖事的奧妙，感謝主恩，阿們！

新加坡聖衣會
95 泰國曼谷
95 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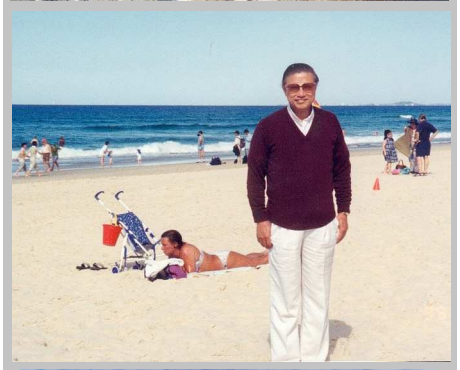

行 者 無 疆

95 澳州
仝上
仝上
仝上












# To You, Father

♦Reuben Chen

Dear Fr Pang,

My mother told me today of the sad news that you would be leaving us in September. I am shocked and deeply saddened by this turn of events. I have been meaning to either speak to you or write to you sooner, but now,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I find that I cannot delay expressing what is in my heart any longer. And so, if you do not mind, I will share with you what I feel.

I do not know if I have ever told you how much you have made a difference in my life. When I was younger and you came to preach an Easter retreat, you made an appearanc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My parents told me how great you were and so I expected nothing less. I did not know much at the time, and I do not even think I was baptized. I never talked to you personally, but I made a mental note. I felt that you were one to be remembered.

The second time I had an encounter with you was when you visited our parish on Sherman. I don't remember who the pastor was at the time, but I was serving for a Mass that you celebrated. One of my greatest joys is serving at the altar. In fact, when I first came to this community, I was attracted to serving at the altar even though I wasn't Catholic. In my youthful naivety, I pursued baptism so that I could serve at the altar. So serving became second nature and a great joy to me. But when you visited us and I served under you, I remembered that I had made many mistakes and I received a stern reprimand from you after Mass. It was embarrassing for me to be reprimanded for something that I thought I knew so well and so fluently.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very humbling because I had grown arrogant in my abilities to serve since I thought I was the most experienced and the best at our church. You really deflated me that day and I must thank you for it. I learned the bitter-sweet taste of humility. After that day, I wanted to improve myself more and more, to be the best server that I could be.

When I heard that you were coming to our parish to serve as pastor, I was overjoyed because I knew you would be the best priest for our parish. At the same time, I remembered that I warned some of the adults who were sharing the news that they had better watch out. From my experiences with you, I knew that you were not afraid to voice your opin-

ions and say what needed to be said. I took your bitter words about my serving to heart even though they were hard to swallow. I thank God that He gave me the grace to receive your words with an open heart. It was not you, but my disposition to receive it. Unfortunately, I knew that some would not take that kind of criticism with the same disposition as I did. Despite this fact, you are what I think our parish needs. We've grown tepid in our parish and we've taken for granted many things. We have relied on ourselves and not on God, which caused a lot of friction. I believe that these were necessary growing pains for our community and not an indication of your leadership.

Fr Pang, you are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my opening my vocation. By the grace of God, working through you, you have been an inspiration for me. You know how much I have struggled; you've heard my confessions and have helped me in many tough situations as I have come to know myself better after college. I could have picked any confessor to hear my confessions, but I knew that you knew me and you invested yourself into me. You spoke to me in many of my confessions as a father would to his son. I deeply treasure that. You were hard on me when I needed it and gentle when I needed it. You showed me the grace of forgiveness more than any other confessor I have ever h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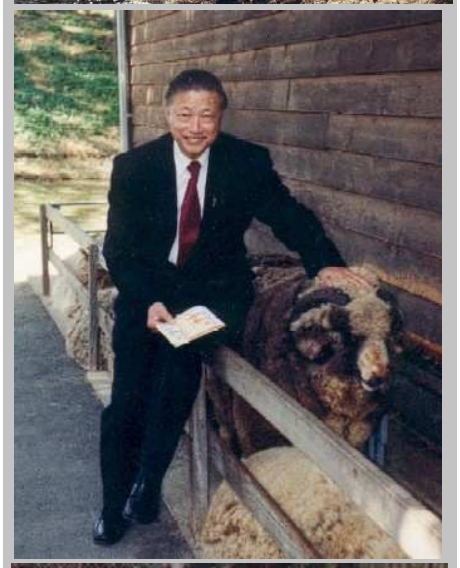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been an inspiration of a model priest. As I was discerning and looking at what the priesthood was like, I looked to you as an example, seeing how deeply you treasure your vocation. How much you love to celebrate the Mass and hear confessions! You celebrate the Mass with a reverence unlike many priests that I have met. You place yourself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at the Last Supper. You have also washed my feet. How can I but seek to wash others' as well? I see the joy that you have when you spend time with the parishioners. You enjoy laughing and being a part of our family and other families as well. Your ministry as a priest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your life. You live what you preach and preach what you live. This kind of holiness is rare nowadays. I look up to you for guidance and support even though it may not seem like it on the outside. I still have many things to learn from y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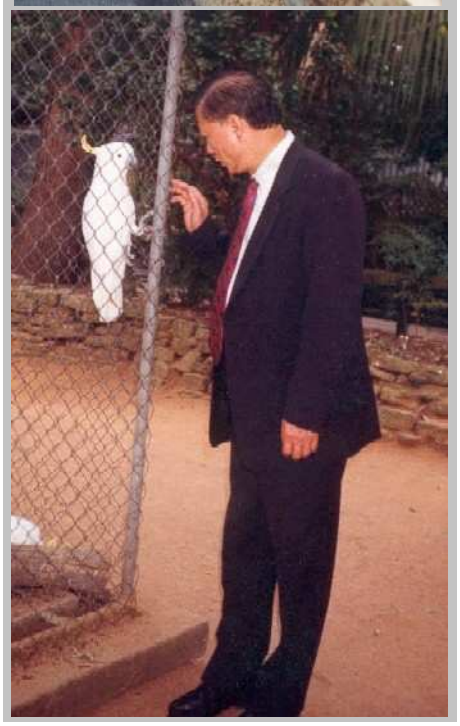
Taking the spirituality classes here, we learn about the roles of the priesthood as a spiritual father and a good shepherd (among three others). In this capacity, you have fulfilled these roles in their entirety. And so, when you take your leave, I cannot but feel as though I have lost my father and my shepherd and feel entirely helpless. This letter is

行 者 無 疆

95 澳洲
仝上
仝上







95 澳洲布里斯本的黃金海岸
95 羅馬教廷副國務卿
95 羅馬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官邸
95 約旦首都阿曼騎馬場









not intended as a letter of persuasion to stay as you have probably discerned long and hard about this decision. This letter is to express my deepest and most sincere gratitude to you for being my pastor and my inspiration in my vocation. I thank God for having someone like you enter into my life. My only regret is that I did not express these thoughts earlier and cherish the times that I have spent with you enough. Of course, my dearest hope is that you would stay and that God will grant me a second chance that I may study and learn more from you.

To God be Glory and Praise Forever and Ever!! May God Bless You!

In Christ,

Reuben Chen

# 再三年

♦黃見新

教堂的查經小組做的非常好，十幾年來教友也很有恆心的一起參加，我從沒有參加過，不是本人懶惰，因為我不想錯過睡美容覺的時間，為了彌補這一點，唯有天天參加平日彌撒，聽神父的證道。彭神父對福音的講解，講得之好是大家有耳共聞的。他在任的三年，正好把彌撒經本中甲乙丙三年的道理講完，我不知道我了解多少？又記住了多少？您再留個三年，可能會好一點吧？

我要謝謝彭神父在各個節慶上，教堂佈置及彌撒的準備事項上，給我的教導，現在我才進入狀況，您就要離開，我不知道我記住了多少？您再留個三年，相信在禮儀的準備事務上，我會做的更順手，更好。祈求天主賜您智慧、健康及恩寵，在以後的歲月裡一切順利，平安!

黃曾玉瑛的祝福：

彭神父，謝謝您這三年對我們堂區的幫忙，祝你一路平安。

# 再見，彭神父

♦無　名

主曆二千零四年七月，您尚未來此前，我們正陷入建堂路途的絕境。您的堅持和鼓勵，促使我們提起腳步前行，從絕望中開拓新徑。

您來後，建堂工程的合約才定案。您在為堂務忙碌之餘，又東奔西跑，四處電話，為不足的款項，向各方求金。

在數筆不小的捐款入帳後，我們有了可以出示銀行的基金。銀行見了，終於簽約對整個工程保証付款。這約在十一月您的生日前簽定。

記得您向敏傑兄欣喜地說，這是您第一次像名人一樣在約中猛簽名，簽得手都酸了。也說這是您最好的生日禮品，此後建商才正式動工。

主曆二千零五年十一月感恩節前，我們遷入新堂，大家忙得像群蜜蜂。接著迎接聖誕節、新年。在您的領導，及大家的協力下，在零六年一月十五日，短短二個月內辦了個完美的獻堂典禮，百餘位遠近來客是我們的見證。

遷堂前，建堂組已為神父宿舍計劃了三個月，數位教友都參與計劃過程。過去一年半內，數次重組，仍然是海市蜃樓。您的失望，自然不在言中。

三年來，您為聖心堂所盡的心力，您為推展全球華人教會的奔波，無數次您自掏腰包辦堂區事務，包括每次請別的神父替代您的所有費用，又有幾位教友知道或諒解？您也從不在公眾前為自己作任何說明。

您的中英文證道，引經據典，字句清晰，用詞嚴謹，吸引了教堂附近許多美國教友。現在參加英文彌撒的教友比中文彌撒的教友要多，這也是您的成功，您的中英文文書更是擲地有聲。

現在您要離開我們，回到您原來的工作崗位。為聖心堂，我們感覺無限失喪：我們失去了一位大家長。但同時，我們也為您欣喜：全球華人教會重得一位全職推展人士。我

行　者　無　疆

96 大溪地馬世安樞機主教
96 大溪地
仝上
仝上









96 大溪地千人大會宴
96 大溪地
仝上
仝上
仝上











們的喪失，是全球華人教會的收穫。

再見，彭神父！請您原諒我們三年來的一切過失，原諒我們不能體察您的善心與善意。再見，彭神父！從開始，雖然我們真的不值得您的憐顧，但我們衷心感謝您三年來的服務。世間又有幾個三年？再見，彭神父！

# We will miss you

♦Allison Han

When I think of Fr. Pang,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come to mind first: his great homilies and his involvement/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Whenever I come to Sacred Heart Parish, or bring a guest,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 Pang share some words of wisdom during the homily. He spoke of the scripture readings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time and made them applicable to our lives in the modern world. His messages are especially thoughtful, deep, and salient. He explicated scripture and traditional Catholic practices to help us to think deeply and speak to our doubts. To give an example was when he invited us not to be afraid venerate our Lady. He also never minced words, as I notably recall when he called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be involved in the offering during Mass.

Fr. Pang was also great outside of the pulpit, as he was very involved with the community. Everytime we had a trip, went to volunteer, or had a meeting, Fr. Pang would at least drop by and give us a blessing. I remember during the inclement weather on the way to Youth 2000 retreat, Fr. Pang came to the parking lot where the youth were meeting and prayed over our trip. Working with the youth in Welcome Angels, Fr. Pang not only prayed with us but shared his own personal stories, bringing his testimony to life, on a personal level!

It has been a great blessing to have Fr. Pang at our church, even for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ank you, Fr. Pang, for leading our mission to becoming a bona fide parish! We'll miss you!!

# Our Captain Father Pang

♦Tom Corey

For three year our Father Paul Pang has done a marvelous job in our growth at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urch. With growth there have been many struggles, arguments, and quarrels. However, Father Pang was the anchor that kept our faith alive. Without him our boat would truly have sunk. As you can see now our parish has been growing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We now have many cultural persons arriving for church. Chinese, Vietnamese, English, Spanish, etc. We are now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ather Pang was the glue that kept everything in place. His preaching on Sunday was very important in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ather Pang is very knowledgeable during his sermon. He explained the Bible to all of us here to understand at Sacred Heart.

Yes, your rosemary chicken was the best chicken that we have ever had. Your secret recipe is now spread out in our parish.

We all will keep you in our heart.

We will truly miss you when you leave for the Vatican.

We all love you.

♦Tiffany Corey

Father P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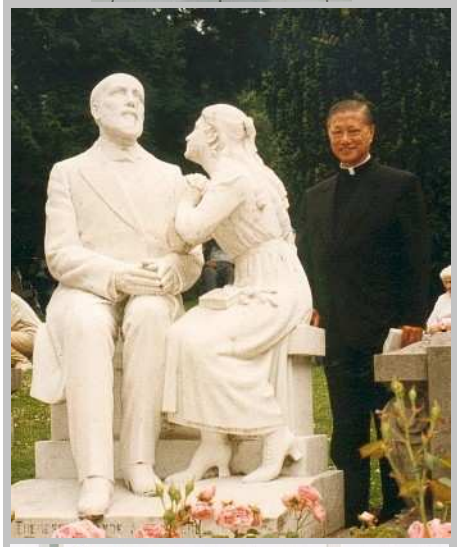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and this church these past years. Every minute you have given us, since you came here, is more than we even could ask for. Your sermons have taught me a lot and I have grown in my faith with the help of them. I can truly realize that you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and have a lot of meaning in what you say. I could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presence these past years.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time traveling and stay safe.

Love, Tiffany Corey

行 者 無 疆

96 大溪地
97 法國里修聖女小德蘭故居
97 檀香山







行者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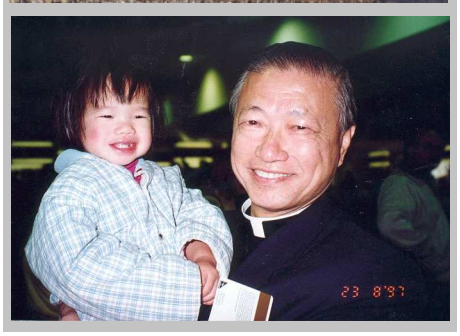
96 紐西蘭
97 澳洲達爾文
97 澳洲
仝上
仝上











# 彭神父帶給我們的聖樂曲

♦甘智岡

彭保祿神父夏天過完後，就要離開我們，我會懷念彭神父每星期主日彌撒中給我們講的道理；每一次他都會融會兩篇讀經和福音的內容，有條不紊地給我們宣講這個主日天主給我們的訊息。每次聽完他的證道，總是有入了寶山沒有空手而回的喜悅。記得正值電影達文西密碼要面世之前，他講了一次我最無法忘懷的道理；他勸導我們不要閱讀或觀看丹布朗所著的達文西密碼這部小說和影片。當時他滔滔雄辯，捍衛真理和對不義挑戰的形象，一直在我腦海裡。

但我將更懷念的是，在神父主持的彌撒聖祭中唱他所寫的彌撒曲，他那高亢優美的歌聲很能和教友們的歌聲相互呼應。請問有那一位幸運的歌者能有和弗爾弟（Verdi）一起唱「茶花女」，或者和蒲契尼（Puccini）一起唱「蝴蝶夫人」的經驗？我們就有這種經驗，而且在過去三年裡，有很多這樣的經驗；如今這美好的感覺或許會因他的離去而成為絕響！

彭神父沒來之前我們就唱過他寫的聖母頌。這首曲子的作者要我們用虔誠的小行板，來唱歌曲中所表達的虔敬祈願，「萬福瑪利亞，萬福瑪利亞….」充滿了祥和聖潔的氣氛；它有如小孩向母親傾訴，充滿期待和希望。曲中表現信徒從心底發出的虔誠禱告，充滿了對慈悲聖母的仰望，與對天主的仰賴、皈依的心情。大概是因為我已全心傾倒和感情充滿的原因，唱起來十分投入，有天人合一之感。

古今中外，「聖母頌」的作品難以計數，作曲家們透過音樂禮讚，歌頌聖母的謙卑慈愛。不管時代如何變遷，由巴洛克時期的巴哈，乃至浪漫樂派的布魯克納，甚或近代中國音樂家江文也，都將聖母瑪利亞那虛懷若谷的慈愛寬容，化為筆下不朽的旋律。彭神父的作品不但旋律溫柔，讓人沈浸在安寧的氣氛裡，更獲得心靈上的無限平靜。由薛嶺寧編輯的合唱曲和拉丁文的填詞，可謂錦上添花，使得更多外國教友，及大眾也都能感受這份溫馨，讓我們共同沐浴在聖母瑪利亞慈愛的懷抱中。雖然現今有很多好聽的聖母頌，可是大多只有獨唱或樂器的譜子，彭神父這首聖母頌可以說是唯一

改編成合唱樂譜的歌曲。我們聖詠團除了經常拿這首曲子，於慶典和在亞裔聚會中演唱外，也常用這首歌作為我們練唱後的結束祈禱。

在文章開頭提到彭神父作的彌撒曲，和他所作的聖母頌一樣，具有相同的優點，另一個優點是不難唱。經過幾次彌撒的聆聽和頌唱之後，很快的大家都能琅琅上口，並可以背出，達到禮儀所要求的共融，這些都是彭神父的心血，我們很有福氣，受了很大的益處，在此我們要再三鄭重地謝謝神父。

神父就要離開我們了，天主交給他更重要的任務去完成。我們堅信以彭神父的智慧，豐富經驗，以及天主給他的恩典，他會很快且順利地完成他的任務。我們也希望他繼續拿起他的筆，在聖神充滿給他靈感時，能夠迅速地記下來，譜成更多悅耳的聖樂，那我們就更有福了。

## 彭神父的道理

♦廖尼旦

三年匆匆又過，又是離別時候。懷著一份感恩的心情來談談彭神父對我個人的許多啟示，基本上很多道理我們都懂，只是經由彭神父講解之後，更能深入體會其中的深義。

譬如神父教導我們，「奉獻」是個人與天主的關係，不僅是對教會團體的支持；奉獻並不以數目的大小來衡量，而是以個人盡力的多寡而定。又如待人處世，若我們都能敞開心懷，同心協力共同遵守天主愛的誡命，並加以發揚光大，我們就更能體諒他人，多為他人著想。

我很喜歡聽彭神父講道理，每一次我都會很用心的聽。在我們的新堂落成不久後，我們邀請了許多親朋好友來參觀教堂，並參加彭神父主持的彌撒，有好多位美籍同事，就特別喜歡彭神父講述的道理。當我告訴他們神父快要回羅馬時，他們特別要求與我們一起來望彌撒，再次聆聽神父的道理，雖然平常他們都在自己所屬的堂區望彌撒。

我們的教會在彭神父的帶領下，教友愈來愈多，也愈團結，感謝天主，也謝謝彭神父。神父，我們會常常想念你。

**行　者　無　疆**

97 澳州
仝上
97 澳洲(左後爲黃川田神父)
97 紐西蘭海邊









行　者　無　疆

97 紐西蘭
仝上
97 美國檀香山聖母聖衣會
97 加拿大中華殉道堂









# 彭神父離去的省思

♦席鯤珍

七月的第一個主日，按例在下午舉行了牧民諮議會的月會，會議即將結束時，彭神父遞給每個人一份他的離職聲明書，宣布他將於九月十五日，服務屆滿三週年時，離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心中一陣震撼，這與我的認知相去太遠。一時手足無措，更何況因媽媽開刀已安排於三日後，我將搭機返台三個月。

回憶三年前的九月，當大夥兒知道彭神父將來擔任我們的本堂主任時，懷著一顆多麼興奮的心情。當時的我們在募集了五年的建堂基金後，正在籌備蓋新堂的工作。參與建堂的各組人馬，無不為籌建中的新堂奉獻各自的時間、金錢、心力、智慧。中間因工程浩大，擔心籌募的捐款不能完成建堂的工作，而意見不一，時有爭執，幾度停頓下來。彭神父為我們帶來了在海外華人天主教團體募到的一筆數字不小的捐款，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使我們的建堂工程得以繼續往前推進。

那時的我對彭神父瞭解不多，只知道他來自梵蒂岡，負責海外華人的福傳，也曾到達拉斯來為我們服務過，不但道理講得好，還精通多種語言，也常在天主教不同的華人刊物上看過他的文章，後來還知道他會譜曲、填詞，對當時擔任禮儀組長的我有不少的壓力，深怕被他識破我對禮儀的所知有限。果不出所料，他記憶力特好，常在開會時提醒一些遺漏的項目，並隨時糾正我記在本子上拼錯的英文單字。幸而不久三年的任期到了，工作移交後，參與了在建堂各階段中與禮儀有關的事務，及後來聖殿內各項所需物品的採購。採購的工作，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預算有限，但卻關係著整個新堂的觀瞻。如何以有限的金錢，來為天主佈置一個舒適的家，也是一門學問，因此常常駐足每個路過的天主堂，觀察它們內部的佈置、擺飾。因工作上的需要，開始和彭神父有些許的接觸。

在集合了大眾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智慧下，綜合大樓終

於完工。由大廳佈置成的聖堂說不上華麗，但也莊嚴神聖。2005 年的感恩節在此舉行了我們的第一台感恩彌撒，接著而來的祝聖典禮，主教府安排在一月份。當我檢視舊有的十四處苦路時，發現有些破損，正巧彭神父也需要添購一些物品，便相約一起前往一家天主教文物供應中心逛逛。那天早上心血來潮，想到離家不遠的一所教堂參觀一下，因正值聖誕期間，當天是它們附設小學的結業彌撒，聖誕的氣氛感染了我，不知不覺就留了下來，壓根都忘了和神父相約的時間，等趕到他住處，彭神父已久候多時，幸而相約同行的另一位弟兄還沒到，稍稍減輕了我的歉疚，他的認真讓我再也不敢馬虎行事。

大樓完工的那年，我也從工作多年的職場退休。休息了一年，2006 年的十月被提名並當選了牧民諮議委員，對自己即將扮演的角色誠惶誠恐。第一期的建堂計畫中，神父宿舍是曾經著手而又停頓的未完工程。教堂搬了家，就近為神父找個住的地方，必然是下一個發展的目標。當年的舊堂在商業區，神父宿舍只能另行安頓，今日有了空地，為教堂往後整體的發展，神父也表達了期望，能將未來的神父宿舍蓋在堂口的空地上。朝著這個目標，先前參與計畫的成員，開始構想三個方案，讓教友投票。其中一個符合我們堂口中期發展的方案以一票之多勝出。樓上作為神父宿舍，樓下的空間正可紓解目前即將不敷使用的聖堂後面的餐廳，並可做為小型活動和會議廳之用，但造價頗高。個人認為堂口的發展並不急於一時，只要大方向設定，大可先將新的建堂委員和募款小組成立起來，但沒被參與成員採納，反對的理由是工程已經耽誤了一年，也該趁早著手，好讓神父在新堂附近也有個安身之處。在資金還沒募夠之前就要開工，當然必須動用教堂的準備金，匆匆的決定，終於引起教友的反彈。因為缺乏建堂委員擔任主席，兩次的會議都由神父親自上陣主持，即使教友的抗爭不是衝著神父而來，相信彭神父還是受到很大的衝擊。自此以後，神父變得出奇的安靜，期間也回了羅馬一趟。往後連續幾個月的月會中，彭神父不再提神父宿舍的事，只說他在徵求自願出任募款委員和建堂委員的教友。我還以為等新的建堂委員會形成後，神父就要宣布前面的計畫。沒想到人手一份拿到的卻是彭神父的離職聲明書。走筆

97 加拿大中華殉道堂十週年堂慶神父們
齊唱拉丁文的萬福母后
97 加拿大列治文
97 加拿大多倫多聖母聖衣會
97 加拿大聖曹桂英堂
97 加拿大多倫多慶晉鐸 34 週年












97加拿大利治文
仝上
仝上
仝上









至此實在痛心，天主到底在交給我們一份什麼樣的功課呢？對彭神父和對全體教友！。

五月底的長週末和幾位教友到芝加哥參加 2007 年的北美聖職年會，碰到了一位已搬離達拉斯的教友，大家除了高興能再見面，當然也談到了我們的新堂，當聽到外地教友對我們有些失望時，心中不免一驚，得知他們對我們的捐款是有所期盼的，不但希望我們能順順利利的把堂蓋好，更希望我們能有所作為，為全北美華人的福傳做一番貢獻，不知這是她個人的心聲，還是所有外地捐款者的心聲，這是多麼高的榮耀，我們也曾感謝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寵，而今我們卻擔心堂口會成為非華人的教堂，擔心一旦成為北美華人天主教的據點，負擔會加重，我們的憂慮何其深遠，是我們的信德不夠嗎？眼見芝加哥的華人教堂，是當年義大利人留下來的，歐洲的教堂一蓋數十年，甚至百年，對當初建立那些教會的少數人，是否也心懷不安，害怕他們一手建立起來的聖殿，將來會為他人所擁有呢？聖依納爵曾要我們問自己，十年後，二十年後，三十年後，我們會在哪裡？到那時再回想今天的爭執，還有意義嗎？

腦海裡浮起了彭神父的身影，穿著那套唯一但整潔的西裝，頭髮整齊的梳著，風塵僕僕的奔波於華人教會中，付出他的關懷。再堅持挽留他已經沒有意義，縱使他的嚴肅、拘謹曾讓我們敬畏，他的沉默寡言，曾讓我們誤解，對某些事情的處理，不是那麼的熟稔，但無可厚非的，在牧靈的工作上，他是一位稱職的牧人，他講的英文道理，讓參加彌撒的老外教友與日俱增，全世界多少堂口的靈修活動，都以能邀請到他為榮。每一台的彌撒，即使是平日，他都充分的準備，除了感謝他帶領我們完成最初期的建堂工作，這些也都將成為我們對他永遠的懷念。我們的堂口，還有長遠的路要走，也希望我們能從中學到寬恕、共融、合一。大家互相尊重，遇事坦誠協商，憑藉著我們共同的信仰，堅強我們的信德、愛德、望德、為主發光，用愛鋪路。

莊燕華的祝福：

很感謝神父這幾年為堂區的奉獻和辛苦。

# To the Rev. Paul P. Pang

♦Bob Ng

I have been a Catholic since the first year of high school. During my forty years in the U.S. I have been moving around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and from the east to the south, Dallas, Texas. My wife is not baptized. Last year, suddenly she decided to go to church. So, we were with Sacred Heart of Jesus about one year. We were strangers here. We met new friends and we met you, the Reverend Father of the church. At the beginning, we did not know anybody. We were observers. We feel that you are a highly intelligent priest, friendly and easy to talk to (like the Irish priests), full of jokes, making us feel that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years and a highly devoted religious leader. The church goers too are polite, friendly and devoted religious people. In church, they not only appear to be good Catholics but also I can sense that they are true believers. Every Sunday we announce new people and new friends coming to Mass. That is to say that we are growing and growing steadily. Then I hear suddenly that you, the Reverend Father, have to leave us and go back to Rome where you originally come from. Three long years of building up the church from scratch, three long years of hard work, the sweat and the energy you spent and the three long years of close contact with all church members that you treated like your own children. Don't you feel that this is your home?

All these true believers feel that they are a herd of sheep, lost in the mountain without a shepherd now.

In this world, we are bombarded with temptations and all kinds of distractions, like books, TV shows, movies, magazines, the influence of bad friends, plus on-line computer, people are drifting away and away from church. However, under your leadership, with your Sunday sermons and preaching, we are reminded constantly back to the right road, the right path.

Recently, I read the little booklet "Why Vocation" written by you in Easter 2007. It should open a lot of believers' minds to respond with faith and love. It will be a life of joy and happiness, as you said. This is like our Chinese saying "The Spiritual Food." After reading (and digesting) your article, people are well fed and have more strength and courag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ct to participate to follow your steps to serve G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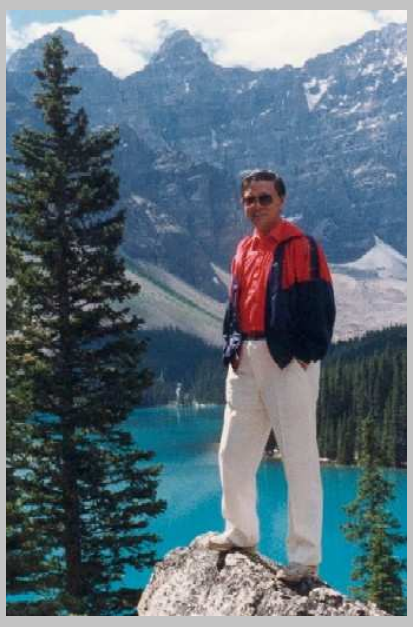
Your booklet, "Why Vocation" makes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biblical conviction and the specific vocation. We understand more about devotions and we have more confirmed conviction in

行 者 無 疆

98 加拿大多倫多中華殉道堂主持退省
98 加拿大滿地可神父樓屋頂大雪
加拿大路易斯湖







98 與尹雅白神父攝於加拿大滿特婁
98 檀香山北美華人聖職會二十週年大會
98 檀香山與江綏蒙席
98 美國加州那帕酒廠










our faith. We know that by going to church each week to meet, to talk, to meditate, to pray and to worship the high and almighty God, is not enough. With your devotion as an example and with your preaching and sermons on Sundays, you are a great shepherd, leading us on the right way.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make sure you come to see us whenever you have time.

We hate to see you go, with tears not only in our eyes but in our hearts too.

# 歡送彭保祿神父

## —懷念華克施神父

♦錦　芬

歡送彭神父使我依依不捨、百感交集，我這一生使我最感動和印象最深刻的兩位神父，一位是從前台南南寧街的美籍華克施神父，另一位就是彭保祿神父，他們兩位都是建堂的第一任神父。

華神父是我小時候就認識的神父，第一次看到他管理的教堂，只能算是小的 chapel，僅有幾張木椅。後來他搬到南寧街，我家也搬到南寧街附近，由於他偉大的精神感召，教堂迅速的發展，等到我從美國第一次返回台南時，他服務的教堂已成了大教堂；後來他又在教堂附近增建了一座神父大樓。他之所以先蓋聖堂，再建神父大樓的原因，是他認為這便可以吸引更多的神職人員前來，傳播天主的福音，果真不錯，後來那裡增到了七位神父，教友也增加到幾千人，我們都佩服華神父的遠見和周密的計畫。

我於 2004 年八月從田納西大學退休，來到德州。起先我是和女兒去我家附近的 Prince of Peace 教堂望彌撒，後來由於朋友的推薦，和教友的邀請，我才知道達拉斯有中國人自己的天主堂，而且也正在修建新堂。我們來到聖心堂不久，就佩服彭神父的學識淵博，他對天主教的教義和歷史都有高深的研究，他的中英文造詣極佳，是中國天主教會，也是世界天主教會難得的神職人才，我們祝福他鵬程萬里，天主保佑。

# 向彭保祿神父致敬

♦高季青

彭神父在我們教堂的三年任期已滿，即將離職，我心裏覺得有很多的話要說，但篇幅有限，我只提出兩點：

我一生中遇到兩位我最敬愛的神父，一位是美籍華克施神父(Father Leo T. Fox)；華神父是台南南寧街天主堂的創建人，他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創辦了南寧街天主堂。在他的領導下，修建了宏大的教堂，也請來了好幾位歐洲、美國和本地的神父。華神父是為我付洗和主持婚禮的神父。

另一位就是彭保祿神父。我在田納西大學教書三十年，數年前遷居到達拉斯，認識彭神父不到三年，我多次聽他演講，每週日恭聽他在彌撒中證道，讓我感覺，彭神父不但是位偉大的佈道家，也是一位博大高深的學者；他的中文好，外文也好，英語流利，使得每週日來參加英語彌撒的人越來越多。

第二點，我目睹彭神父對我們建堂的偉大貢獻，我也深知建堂之不易，由募款到施工，困難重重。多年前，在我教書的田納西大學校區，附近有基督教各教派的教堂，唯獨沒有天主教堂。我和多位天主教徒教授，發起籌建天主教堂，多年艱辛工作，居然建成了新式和美觀的教堂。主教也派來了神父，和兩位修女，來輔導學生的靈修。現在我們的聖心堂綜合大樓的工程已大致完成，我深知各位教友出錢出力，彭神父也領導有方，並籌集了鉅款來幫助我們，我由衷的感激他。

退休後來到達拉斯，發現這是個退休的好地方，希望將來彭神父也來這裡退休，作我們退休的神父。

（錦芬與高季青教授是夫婦）

萬玉珊的祝福：

神父，無論您在何處，請您多保重自己！

**行　　者　　無　　疆**

98 與達拉斯教友共遊阿拉斯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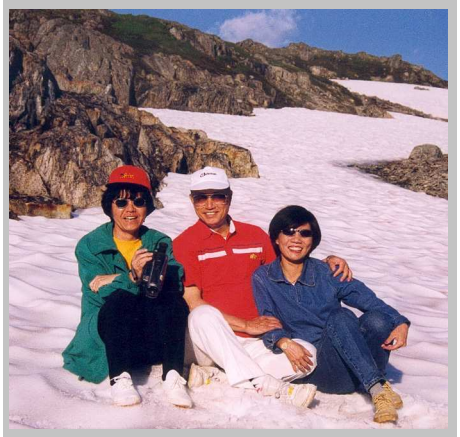
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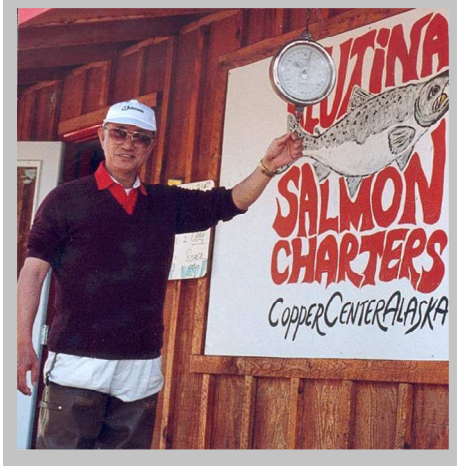
仝上

仝上









行 者 無 疆

98 北極圈的感恩祭
98 北極圈的感恩祭後留影
98 美國達拉斯
98 美國達拉斯新年晚會
98 美國達拉斯祝聖教友冰淇淋店













# A Boost To The Music Ministry

♦George Chang

Everyone should participate in singing during Mass. When one sings well one prays twice - so said Saint Augustine. While singing in the front of the Lord, we are in touch with the deepest center of our heart. And thus singing together is praying together -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deep communion with each other in the overflowing love of God.

Thus, being entrusted with the music for English Mass makes me feel both honored yet nervous. Surely Saint Augustine implies that it is through singing well - not just merely singing - that allows us to be in touch with the deepest center of our hearts. Yet due to my limited musical talents, I've always felt that I was not good enough to fulfill the band/choir lead role.

The arrival of Father Pang, a leader whom we all respect and admire, in Dallas admittedly put me under even more pressure. To have to play for someone with as many talents as Father Pang is intimidating, and come to find out he also composes music! I felt completely incapable of leading the band/choir to be at a level that Father Pang would find acceptable.

Yet, during his three years here, Father Pang has been the band's biggest supporter - often offering us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or all to hear during the final blessing during Mass. I really thank Father Pang for acknowledging us for serving during Mass. It makes us realize even more that what we do is important and that our efforts are appreciated. Father Pang's gesture is heartwarming to all of us in the band/choir, and his words motivate me to put in extra effort to improve.

Pope Benedict said that the Lord knows how to work and how to act, even with insufficient tools. Sure enough, the Lord has surrounded me, an insufficient tool, with a very musically talented group of youths. Even though Father Pang won't be in Dallas for much longer, his encouragement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oil that drives the band/choir engine to further improvement.

I hope Father Pang will still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visit Dallas after he returns to his position in Rome. Hopefully, he will notice the band/choir's continual improvements each and every time.

# 給我們敬愛的牧人

♦朱偉言

認識彭神父的人都知道他有非凡的記憶力，遇見過的人與事即使經過一段長時間，他仍有很深的印象。對一個經常要與堂區教友接觸的本堂神父，這已是一件不容易辦得到的事情，但對於因為在梵蒂岡公職，而需要與散佈在全球各地的神職人員及華人信眾保持聯繫的彭神父來說，這實在是非一般人可擁有的專長，真是上主給神父的一項大恩寵。

彭神父的博學，對聖經的精通，及講道的精彩，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他來了聖心堂後，給大大小小的團體及善會在靈修上的幫助，卻是要親自有短距離的接觸，才能體驗到其中的得益。神父來了本堂不久，我們於 2005 年初邀請他帶領一次為兒童及青少年宗教教育的老師做避靜，短短半天的活動，實在比起我們多年來參與由教區主辦的靈修講座精彩很多，眾老師事後都有一種煥然一新的充電感覺。

以日理萬機來形容神父每天的行事是不為過的。雖然如此，只要堂區教友需要，神父一定不會推搪，反而是盡量抽出自己有限的時間，去為教友服務。慧雲與我的婚姻彌撒安排得頗為倉卒，那天早上神父本來早已答應去幫助多倫多當地華人教友團體的建堂籌款活動，但為了親自主持我們的婚禮及祝福，而臨時改成下午的飛機，彌撒完後不久，便要風塵僕僕的趕去機場，這種為教友任勞任怨的犧牲服務精神，實在令我們自我反省又感動。

婚後，慧雲比較喜歡去有正統聖堂建築的地方參與彌撒，故我們都沒有再到耶穌聖心堂來，彭神父十分理解我們的情況，反而是每次我們有事要求他幫忙，他都一定答應。他知道慧雲流產後，除了為我們失去的小生命獻彌撒外，每次碰面或通電話，他都一定多聲問好及關心我們。

彭神父是一位為信友鞠躬盡瘁的牧人，耶穌聖心堂有幸得到他親自領導三年之久，除了我們這個小家庭外，我相信堂區內還有很多的家庭都對神父衷心感激，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送別他，並祈求上主繼續祝福及守護他。

**行　　者　　無　　疆**

98 達拉斯機場
98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祭祖大典
98 與美國達拉斯查經班合影
99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退省
99 美國休士頓











行　　者　　無　　疆

00 羅馬單樞機、狄總主教及教友

00 羅馬慶生時，單樞機、狄總主教及戴瑞明大使伉儷

00 與羅馬一位修士

00 羅馬與單樞機、紐西蘭蔡神父及教友代表









# 彭神父的兩三事

♦蕭啓煦

跟神父開始互動比較多，大概是去年年底擔任慕道班講員工作之後的事；三年前陳神父要退休，我們堂口請到了當時還在羅馬任職的彭保祿神父來擔任本堂神父，心裡當然覺得很高興，因為彭神父的名望很大，能夠紆尊降貴的來到達拉斯擔任本堂司鐸，對我來說，真是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

有一次在王念祖弟兄家查經的時候，他回憶起：有一天他因為有一件事必須要到教堂去（那時還在老教堂），那天他記得神父剛剛從外地搭機回來，念祖兄以為當天應該不會有平日彌撒，當他到了教堂的時候，發現聖堂的燈居然是亮的，祭台上也站了個人，他走進去一看，居然是彭神父在舉行感恩祭，而台下根本沒有任何教友；他後來問神父，神父就回答他說：自己剛下飛機就趕來教堂。雖然沒有教友望彌撒，他還是舉行感恩祭來頌謝天主！讓念祖大哥對神父的信德感動不已！

神父給人的感覺有些嚴肅，自尊心很強，但是跟神父接觸多了，就發現他有輕鬆的一面；神父喜歡吃花生米，有一次平日彌撒後，大夥兒在廚房分享淑秀姊為大家準備的牛肉麵跟小菜，神父吃著花生米　，吃著吃著就起了玩心，他先試試能不能一口氣夾起二顆花生米，結果成功了，接著他又試著一次夾起三顆花生米，又成功了，他高興的一笑，把它們放在嘴裡咀嚼著；吃完飯，他就嘲笑起自己的肚子，說自己是駱駝，我就回答他說：駱駝的駝峰是長在背上的，那有長在肚子上的，如果有，一定是懶駱駝，駝峰都掉到肚子上了。

其實神父一點也不懶，有一次我們宣道組成員和新領洗教友在新泰學長家聚餐，也邀請神父來參加，神父跟我們在一起到了八點左右，他就告辭回家了，我上前問他為何這麼早就要回去了，他回答道：「明天是主日，我要趕緊回去準備明天要講的道理。」我才了解，神父雖然學問高深，也當了那麼多年的神父，對於天主的道理，仍然還要準備，要祈禱，才能將福音的道理正確的傳遞給我們，他是很盡心的在

牧養我們這群羊。

這讓我想到和一位美國同事談到教會時，他的感慨；他是一位很虔誠的天主教徒，住在阿靈頓，他和太太二人都在成人慕道班裡擔任志工，為慕道友做慕道前期的準備。他說，他們現在有一位新的主教，很年輕不到六十歲，很有幹勁，能帶領教區走向正確的道路；以前老主教在任時，因為年紀太大了（八十多歲）不太管教區的事情，使得他曾經遇到過一、二位年輕的神父，在證道時說了些違反教義的言論，他認為他們只是把神父的職位當成了一項工作（Job）罷了。

彭神父也很有修養，有一次，我和內人去望平日彌撒，那天只有幾個人在，彌撒舉行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一位教友，把經本一合，就離開了小聖堂，大概是跟神父嘔氣，想著想著忍耐不住就奪門而出，我望向神父，神父仍然中規中矩的證道，舉行感恩祭禮；我心裏就想：喔！神父真是很有涵養，如果我是神父的話，看到這樣情形，心裡早就火大死了，而且一定是心情激動，道理也不想講了，祭禮也做不下去了；可是神父不是，他依然平心靜氣的做完感恩祭；彌撒結束後二人交談了一會兒，一個小小的誤會就澄清了，教友也跟神父道歉，神父笑了笑搖了搖手，事情也就煙消雲散了。

最近宣道組舉辦了教友再慕道課程，邀請彭神父來為我們講授了幾堂課，我才後悔應該把彭神父肚子的學問和經驗早一點挖出來，他有很多我們不知道，或是不清楚的道理和知識，只是很可惜，他馬上就要回羅馬了，讓我失去了一個挖寶庫的機會。

不過，有幾位教友和我及內人都已經跟神父約好了，下回我們去羅馬朝聖的時候，一定要去拜訪神父，也要神父帶領我們周遊各個聖堂，神父也一口就答應；今年三月跟隨林思川神父到聖地朝聖，在聖地參加彌撒得到了很多恩寵，下次到羅馬的時候，更要請彭神父為我們在羅馬舉行中文的感恩祭。

彭神父，珍重再見！主佑平安！

**行　　者　　無　　疆**

00 羅馬中國殉道封聖感恩祭
00 羅馬第一屆全球海外華人牧傳研討會
仝上
01 加拿大
南非約翰尼斯堡












行　　者　　無　　疆

01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實例
01 南非約翰尼斯堡博物館
01 台灣地區新世紀新福傳大會
01 中華方濟會草蓆會議後於粉嶺寶血避靜院留影







天主教台灣地區新世紀新福傳閉幕大會合影留念 2001.11.9



# 感謝與祝福

♦高張先英

七月三十日的傍晚，忽然接到陳美卿姊妹的電話,首先向我問好，然後她告訴我，彭神父約九月要回羅馬，教堂將發行專刊，邀請筆者寫一短文，我深深的望著書桌上的聖母像，默默的想著，彭神父將要離開我們了，真是令人懷念不已。

回溯一九八九年，七月二日至四日共三天，江綏蒙席於紐約的復旦大學，召開聖職年會，聞慧韻姊妹，先夫及本人，代表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前去參加，全美共百人之多參與盛會。

第一天會後的晚餐，我們有幸與彭保祿神父同桌，江綏蒙席首先介紹彭神父說：「我說出來你們會嚇一跳。」同桌的教友都靜靜的等著下一句，蒙席說：「他是代表羅馬教宗來參加的。」彭神父是教廷負責全球海外宣道部的傳教主任，精通七國語言，在神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面，獲得博士及碩士學位，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神父，令人敬佩。

自一九八九年，認識彭神父迄今，已十八年之久，最令人難忘的是，先夫於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因腦中風住進醫院，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仙逝，在這五年三個月中，彭神父每到達拉斯，必定來看中風的先夫，彭神父給予我們的關愛、祈禱、慰問、鼓勵、使我們全家人由悲傷而轉為堅強，也使我們衷心的感激，我在此代表全家深深表達對彭神父最高的敬意。

彭神父即將離開我們，的確令教友們有依依不捨之感，雖然僅僅短暫的三年，但他對達拉斯的耶穌聖心堂，卻奉獻不少的心力。彭神父帶給達拉斯天主教友無限的希望，及無比的信心，他盡心竭力的奉獻，神父即將離開我們，僅以誠懇的心情　恭祝

彭神父身體健康，天主賜福。阿們！

寫於美國德州達拉斯
2007 年八月八日

# 天國子民

♦喬若

三年前，在達拉斯機場，我躬逢盛會的參與了大家熱烈歡迎您的情境，還深印在腦海中，而匆匆的您就要離我們遠去，回到羅馬繼續您的舊職。不捨的是您到了即將退休，安享晚年的年歲，仍須捐棄個人安定，辛苦的奔波各地，為愛主愛人而犧牲，而這不就是您這一生最公正的寫照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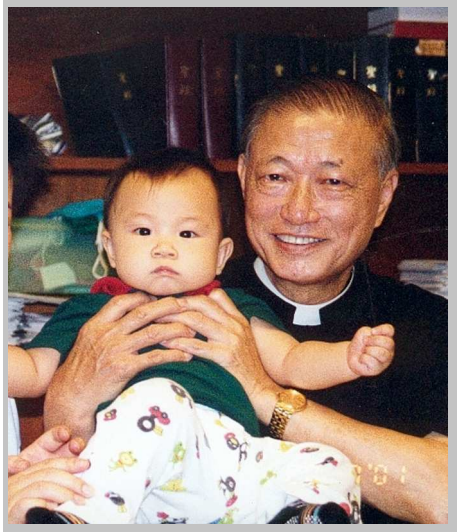
回想那時您滿腔熱火，為了興建我們的聖堂，雪中送炭而來。您在此服務的這些年，百廢待興，一個堂區的繁重教務，加上您為全世界華人服務所身負的重任，這擔子之重是我無法想像的。更何況在這建堂的多事之秋，不同的意見從四面八方而來，要一一像耶穌平息風浪一樣，平息整合這些不同的聲音，不管對任何人都不是一件易事，而您又是一位彬彬有禮、學者風範的人；不管表達的意見多麼強烈，您都表現出一位牧人的寬大包容，甘願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也不願為自己做任何的辯解，您胸襟之大，足以令我感慨萬千！

尤其是神父樓的啟建，紛沓的意見令您憂心；雖然目前還有許多人不能看到未來遠景，但我相信您的深謀遠慮，絕非為了個人需要，而是您已經相信終有一天，天主大能的手必帶著我們團體，興建一座莊嚴神聖，讓我們引以為傲的聖堂，那時堂區欣欣向榮的發展，可能需要數位神父坐鎮在我們中間。我同意您的看法，耶穌的大門，是為各國子民敞開，無論屬於那種族裔的基督徒，都是天國子民。倘若有一天，我們的聖堂成為多族裔的團體，不也是我們中國人的榮耀嗎？因為這聖堂是我們中國人建造起來的。我知道教友們的不同意見，是在所難免，但是身為基督徒，我們是否應該反躬自省，空虛自己，以耶穌教導我們的第一條誡命，以基督徒的愛來互相包容，互相妥協，找到大家的一處平衡點，而毋須堅持自己的意見才是對的。

我常常回想在我們團體建立起來之前，我們也是借用美國團體的聖堂，無論是St. Paul 或St. Rita 都曾不求回報的幫助我們。而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是否也可以像神父您一樣胸襟廣闊，同樣的接納不同族裔的人們，真的是我

**行　者　無　疆**

01 與溫哥華小孩
02 加拿大溫哥華
仝上
02 印尼首屆天主教華語教會座談會









02 印尼首屆天主教華語教會座談會
03 印尼棉蘭
03 與棉蘭總主教
03 印尼首都雅加達
03 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十週年慶彌撒













們聖心堂教友該不斷深思的。基督徒的使命是傳福音，保祿宗徒為了傳福音，不斷的向外邦人走去，而現在我們中的許多人，卻仍想侷限自己的地方，給我們自己中國人使用，不願接受耶穌給我們的新使命，難道我們不該效法保祿宗徒的精神，不分國界的回饋自己的能力，飲水思源給我們「取之於茲，用之於茲」的所屬社會嗎？在籌建新堂之初，我也曾經懷疑我們的能力，懷疑所有計畫的可行性，但「若是天主願意成全的，無論誰也不能阻止。」在建堂的事工上，這是天主讓我這個小信德的人學到的最寶貴見證。

神父，您對建構天主聖殿的用心，您對天主信德、愛德、望德的實證，都足以讓我一生不斷學習，祈願天主成全您的滿腔熱血，讓我們的聖殿早日建造起來，造福所有在達拉斯布蘭諾東區，不分族裔的天國子民。阿們！

# 致彭神父的一封信

♦劉玉琴

可尊敬的彭神父：

我非常敬重您的才學，佩服您堅貞的信仰和純樸、友善、認真的生活作風。經常聽教友說您為「天主教耶穌聖心堂」的聖堂建設出了大力，今天我們能夠在這樣明亮寬敞的大堂中，參與神父的彌撒，真是有一種出自內心的喜悅與感激。聽說您在不久的將來就要離別我們，真是捨不得您走呀！我把您的離去看作是天主的旨意，我們會學著理解和接受，可我還要講出真心話：在您走後，我們會經常關心和想念您的，希望您能經常回來和我們相聚。

願主保護您，永遠健康，長命百歲!

教友 劉玉琴

楊漪婷的祝福：

聽說彭神父要走了，真捨不得呀！

# 謝謝您，彭神父！

♦土　豆

親愛的彭神父：

得知您要離開耶穌聖心堂的消息後，心中感到又難過又後悔。後悔的是：以前為了一些生活上的瑣事，汲汲營營，沒有把握機會，多參與一些進修與活動，來聽取您的教誨；難過的是：這位平易近人、多才多藝的大家長要離開我們，今後誰來牧放我們這群羊？

最近經常想起以前在彌撒中、在告解時、在主僕月訊中，您說過的話。您常提醒我們：要有決心，摒棄自己的私慾和老舊的生活習慣；鼓勵我們：除了讀經以外，還要有自己的靈修生活。例如：祈禱、默想、唸玫瑰經等；告誡我們：要把天主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這些話，平時雖然耳熟能詳，卻經常被我疏忽了。您的耳提面命，正如暮鼓晨鐘一樣，經常敲醒了我沉睡的靈魂、令我震撼不已。

以前感覺您是我們大家庭的萬能老爹：主禮彌撒、聽告解、探訪教友，您默默的做；募款、建堂、不可勝數的開會，您任勞任怨；有時您還要為教廷奔波，在世界各地視察海外華人教會。感謝天主，祂了解我們大家需要您，使您老當益壯、精神抖擻。也令我這隻未老先衰的病貓，慚愧不已。

隨著時間的流轉，越來越感覺您也像是一位慈母：您經常察覺到我們的小小努力和小小成就，那怕是一點點小小的服務，您也不會忘記鼓勵我們；有時候，您會用幽默的口氣討論事情，即使我們有些許緊張辛勞，也會被您的風趣幽默化解殆盡；在彌撒中，您總是為受病痛和受苦難的人祈禱；您經常用溫馨、和藹關心我們，您的細心關愛，常令我受寵若驚，感動不已；在告解中，您的同情理解、慈祥赦罪、和諄諄善誘，每每令我這顆鐵石心腸，潸然淚下；在您的言行中，我們經常能看到吾主耶穌的身影。

感謝您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更感謝天主！在這幾年當中，適時地賜給我們：這麼適合我們需要的慈父，幫我們建立起新家；更給了我們許許多多靈修上的陶成與榜樣。您的

**行　者　無　疆**

03 美國洛杉磯第二屆全球牧民大會
03 加拿大與陳君威及江潤坤神父
03 美國舊金山海星聖母天主堂慶晉鐸 40 週年
03 與小修院一年老師劉蘊遜神父同遊黃石公園










04 與休士頓主教合影
04 日本長崎華埠
04 日本長崎中國中心
04 右一爲西雅圖吉朝芳蒙席











恩情，我們難以報答，只有在心中許下：今後要做一個好教友，愛主愛人。並祈求吾主賜福於您：身體健康、諸事順利、主恩滿溢！希望您有空的時候，能回來看看我們；也為我們耶穌聖心堂多祈禱！

# 我所認識的彭神父

◆鄭玉琴

團體早期，彭神父曾多次來訪，我總與他緣慳一面，直到三年前，神父到我們堂區擔任主任司鐸，我才有機會真正的認識他。說來慚愧，當了幾十年的天主教友，卻因為種種因素，主日常無法到教堂參與彌撒，恭敬天主，只有常常自我安慰，以為天主的慈悲會寬恕我，這種錯誤的觀念，直到認識彭神父後，受到他的影響才慢慢糾正過來。

彭神父博學廣聞，精通聖經，又通曉數種語言，來達拉斯服務之前，早就聲名遠播，是世界頂尖的牧人。世界各地的華人教友團體，都爭先恐後的邀請他作演講，帶避靜等活動。未來達拉斯服務之前，他的足跡已遍佈全球的華人教會。有機會與彭神父有私下進一步的接觸，是因為我在旅行社上班，常為彭神父購買機票，慢慢的對他的為人才有較深入的了解；他雖外表嚴肅拘謹，接觸之初，讓我有點畏懼，但一旦與他熟識後，就會發現他可愛和風趣的一面。自他來後，每個主日都可聆聽他生動的彌撒證道，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已不再覺得彌撒過程是枯燥無味的，有時主日一早，我甚至早早就打扮好，準備上教堂。

去年年底，父親在台去世，他的離去讓我十分不捨與悲痛，更懊悔的是沒能來得及回去見他的最後一面。為了祈求父親的靈魂能早日升天，與天主共享榮福，我請彭神父連續七個星期五，為父親的靈魂奉獻彌撒，神父除了答應我的要求外，又私下為父親多獻了幾台彌撒，他這種主動關心的慷慨情懷，使我深受感動，也讓我決心做個更積極、虔誠的教友。

雖然，彭神父在此服務的三年期滿，回羅馬述職是意料中的事，但想到他離去後，主日中午，就不能再為他服務，準備飯食，不禁黯然神傷，無法自已。

# 一位神父與一個家

♦林　旦

題目中的「神父」是彭保祿神父，他是位坐七望八的古稀長者，我稱他「老神父」。一個「家」當然是指我的家，包括一對夫妻和漸次成列的兒孫們，總共有十三口人的家。

認識老神父的時間說長不算長。記得第一次看到老神父，是在十幾年前，他銜教宗之命，以「欽差大臣」(聖座中華海外宣道部主任)身分駕臨「耶穌聖心堂」。當時他是否身佩尚方寶劍？已不記得，也不重要；但是很確定他身穿「朝服」（神職人員的羅馬領）駕到。他來的目的是考察、輔導教堂，宣慰教友和福傳。所以老神父在彌撒中沒有以宣導聖座嚴肅的聖諭和要「開鍘」人，而是語重心長、懇切地警惕大家。他經常傳達主耶穌的話：「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谷一： 15)和傳播耶穌的大愛。彭神父這樣誨人不倦的證道，聽者無不動容。我就是這樣認識這位滿懷主恩，才華出眾的神父。可惜他每次來達拉斯的時間，都有如蜻蜓點水般，來去匆匆，讓我更加懷念這一位深藏不露，學貫中西的神長。

近年以來，由於歷屆本堂神父的調教得宜，教友日增，使得原有教堂已不敷福傳的需求，大家急著另求擴充，興建大教堂。在建堂初期，不料陳兆望神父又屆榮休，教友們心急如焚，不知所措。在諸諮議會委員與眾多熱心教友「死拖爛纏」的幾番懇求，終於成功說動了名震遐邇，人在羅馬的彭神父，同時也有幸獲得羅馬聖座高抬貴手，放老神父一馬，成全了我們教友的渴望，來達拉斯為教友服務。彭神父終於帶著他簡單的行囊，以及滿懷天主的祝福及滿囊各地教友認同贊助的捐款，辛勤上任，陪同我們一同打拼。教堂第一期工程綜合大樓奇蹟似的，在恩人的祝福，教友的口水、汗水和淚水交織中，「達拉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就這樣很快地矗立起來了，並且名聞四方。

這些年和神父相處的時間久些，在參加他主持的彌撒，從他的談話裡，再看他平時熱誠服務教友的心，對他的認識更深，更了解他對天主的恭敬，對聖母的孝愛，他處處都仿



04 美國洛杉磯北美華人牧民研討會致詞
仝上
仝上
仝上










行　　者　　無　　疆

04 羅馬聖安多尼聖堂
仝上
仝上
04 默主歌耶十字山









效耶穌，跟隨耶穌的足跡，弘揚耶穌的精神。神父學識淵博，所以在弘揚主耶穌的聖言時，都能深入淺出，再加上言語婉善幽默，態度懇切，縱使平常的小善行，也令人敬佩。有一次在洗手間巧遇老神父正在用紙巾擦手，同時一併將檯面水漬擦拭乾淨，方便後者使用，他這樣言行一致，堪為表率，更使愚頑的我深受感動。

今年老神父晉鐸四十四年，相信他有教無類的福傳，必定會有數不清流離失所的羊隻，被這位善牧牽回羊棧，讓他們過著沒有恐懼，只有安祥和煦幸福的生活。同樣在這四十四年裡，老伴和我蒙天主的祝福，結縭成夫妻，孩子都在天主的眷顧下長大成人，孫子(女)四位的其中三位都經由彭神父降福領了洗，使我的整個家庭成員都能圍繞在天主膝下，享受祝福，過著快樂的日子，感謝主，也感謝孫兒口中的神父爺爺。

一千多個日子，也就是在這三年裡，老神父信守諾言，幫助我們主持建造了「耶穌聖心堂」，而今您的賦歸，很讓我們不捨，唯有懇求「願上主祝福您、保護您，願上主的慈顏光照您，仁慈待您，願上主轉面垂顧您，賜您平安」(戶六： 24-26)。最後請老神父多保重和勿忘我。

# 主內合一

♦劉貞妮

三年前當大家得知彭神父將來達拉斯帶領我們團體時，每個人都欣喜萬分，天主派遣祂鍾愛的僕人來餵養這羣羊，那堪得起這麼大的禮物。彭神父又學貫中西，博學多聞，擁有聖經學及神學博士，他的來臨，為本堂正在推動的建堂工作，打了一劑強心針，一年半後，新堂終於順利完工，更在無貸款零負債的情況下，真是一件傲人的奇蹟，每次談起建堂的事給老美朋友聽，無不敬佩讚嘆，這是本堂全體教友的驕傲。

我們的耶穌聖心堂，就像一個大家庭，每個人有不同的才能，又因耶穌的聖體而凝聚在一堂。在一個家中，難免有爭議，但都是為了彼此的好處，為了這個家庭更好、更穩

定。雖然建堂的二期工程尚未達成共識，祈求天主聖神繼續帶領我們，開啟我們的心，修復我們心中的創傷，幫助我們彼此寬恕，彼此安慰，讓我們在主內合而為一，一同邁向更好的明天，這個團體才會更健康的成長，讓當初灑下種子的人看到他們的努力，結出聖神豐富的果實。謝謝神父，願天主保守您健康平安，不要忘了常常回來看我們。

♦陳家四姊妹

Father Paul has greatly influenced me since he came to our church a few years ago. He has guided me down my spiritual path and has taught me many new important things about my faith. His homilies a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ill remember about him when he leaves. Even though I sometimes do not wish to hear the truth about my actions, I learn that I have to accept that I am not always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that I have to try and change my ways. I can never thank him enough for being there for me and the parish. Although this is the good-bye,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and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done. Thank You Father.

Lillian Chen(陳瑋婷小妹妹 13 歲）

Father Pang you were a very good priest. You helped a lot of people at our church. I liked when you came to our CCD classes to talk to us. You spoke very loud and clear at the masses so I could understand you. You inspire me to go to church more often. We will all miss you. And we all know you will be happy in Rome and it's good to be in a place you are happy in. So goodbye for now. Say Hi to the Pope for me.

Diane Chen(陳媛婷小妹妹 11 歲）

Father Pang teaches us about God. Father Pang knows a lot of story about saints. Father Pang visits a lot of places. Father Pang is a Franciscan like St. Francis. It was great having you here.

Jordan Chen（陳芳婷小妹妹九歲）

I Thinck Father Pang is nisse and he helps us learn about God. He noss a lot about God. He noss a long long time age-stuf. Do you like us Father Pang?

Mary Chen(特別保留六歲陳愛婷小妹妹的拼音與文法）

**行　　者　　無　　疆**

04 南斯拉夫默主歌耶苦路山徑的榮福五端
04 羅馬聖母大殿耶穌馬槽小堂
04 默主歌耶聖堂裡舉行感恩聖祭
04 默主歌耶的和平之后聖母









行　　者　　無　　疆

04 重遊 40 多年前 Treia 初學院
04 傳信大學內的聖堂有幅中國式聖家畫像
04 聖母大殿外觀







# 請您多保重

♦聞慧韻

在他三年的耶穌聖心堂的堂區司鐸服務期滿後，彭保祿神父決定於十二月離開達拉斯回羅馬續舊職。這三年中，教堂的變化很大，在原是一塊荒蕪之地上完成了第一期的建堂工程，我們有了綜合大樓可以作為臨時的聖堂和餐廳，宗教教育和中文學校的教室也綽綽有餘。彭神父在建堂工程上功不可沒，三年前他自願暫時離開羅馬，來達拉斯幫助我們蓋新堂。由於彭神父名滿天下，世界各地教友因他而慷慨解囊，使得我們能在零貸款的情況下搬進新堂。

我第一次與彭神父接觸是 1989 年在紐約開聖職暨教友年會時，之後 1993 年請他來達拉斯帶領四旬期避靜。在他成為我們的堂區主任前，印象中的彭神父是不論他在美國何處總會來電問候家中大小，彭神父有奇佳的記憶力，電話中和我們話家常，孩子們每次搶著電話，要與他們敬愛的 Father Pang，報告發生在他們身邊的瑣事。

三年前彭神父來此服務後，客主位置倒置，使我有機會更認識彭神父的為人。實際上他個性內向，雖然他在公眾場合和祭台上引經據典且口若懸河，下了祭台卻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的嚴肅讓有些教友誤以為他不可親，也就自然地不主動與他接近。我想他的嚴肅可能是堂務繁重，也可能是我們給他太多的壓力，在建堂工程上十個教友有十個意見，很不容易達成協議，而彭神父尊重多數教友的決定，從不為他自己辯白。

彭神父與年長者和年幼者在一起就顯得自然多了。我的父母在彭神父在任的三年內先後離開人世，彭神父為他們主持追思及殯葬彌撒，在證道時彭神父說他不能忘記先父對他的好，他第一次來達拉斯時，先父雖路不熟仍堅持帶他去吃牛排及送他去機場，由彭神父與年長者的交往，可知彭神父是重感情和懂得感恩的。

彭神父學富五車，證道生動、言之有物，教堂附近非華人的天主教徒在聽了彭神父的證道後均願意留下來註冊為我們教堂的成員。

彭神父也是謙遜的，他雖性急有時顯出不耐煩狀，在嚴厲的訓言後總是儘快向對方道歉。有次我教宗教課下課晚了，彭神父等著當輔祭的男孩準備彌撒開始，很不高興地說了我幾句，但在彌撒一開始就當眾向我道歉，讓我感到驚訝、不敢當，也佩服他的勇氣。彌撒後我對彭神父說是我不對，他那需和我道歉呢？

彭神父的為人有多處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他決定十二月回羅馬，為我們團體是一大損失。三年前破土典禮那天我對彭神父說天主賜給我們一件大禮物，三年後彭神父達成他幫助我們蓋新堂的任務，天主把這件珍貴的禮物收回，轉向別處有需要的兄弟姐妹。天主對我們團體的大愛，我們應該珍惜及感激。

三年的相處，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這個大家長為我們團體的付出是我們無法報答的，我相信彭神父不會介意我們的無知及讓他頭痛的地方，他對我們的情誼是我們永遠無法忘懷的。

神父，請您多保重，希望您能常常回來看看您的羊兒們！

04 羅馬全球國際明愛中心
04 羅馬的英雄紀念牌
04 聖母大殿內西斯定小堂感恩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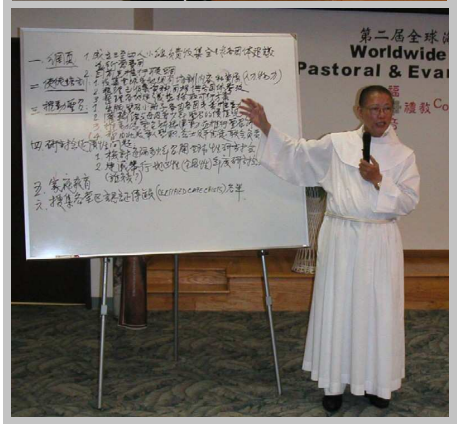
# 新堂、心堂

♦小　羊

一、「主，你給我洗腳嗎？」這是伯多祿曾問耶穌的話。

今年聖週四(四月五日)的濯足禮一如往年，團體邀請了十二位教友，體驗伯多祿的心境及默想耶穌那份愛。當彭神父起身又跪下，一次又一次俯身為教友洗腳時，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當他結束濯足禮後，回到祭台，繼續彌撒禮儀時，注意到彭神父數度掏出手帕擦擦鼻子，似乎有些敏感，不禁想起他才剛從羅馬返回達拉斯，時差都沒調過來，緊接著就得主持堂區年度最隆重的聖週及復活節各項禮儀。彭神父長期奔波於旅途之中，並參與各項國際會議及學術講座，日夜經常顛倒，如此之生活，可有多少辛苦及犧牲？








二、雪中送炭

記憶中，幾次團體有特別需求時，天主聖神總會協助我們。彭神父即是協助本團體渡過難關的神長之一。例如 1993 年的四旬期及復活節，由於神師突然進入隱修院潛修，彭神父特地來訪兩週，使我們能歡度復活節。1999 年，又特來協助團體，調和堂區神長及教友間的相互溝通，並帶領避靜，以特別之聖體降福及主持彌撒，鼓舞團體之共融及合一。2003 年，當團體之擴堂計劃受到經濟蕭條致使失業率增加，股票不振等因素而陷入膠著時，彭神父來信鼓勵團體要信任天主，他協助團體向海外華人各地積極募款。除了協助財務，彭神父更於 2004 年成為堂區主任司鐸，如此巨大的重任，不知他是如何兼顧。

三、溫馨情誼

我們全家四口，有幸於 1998 年暑期遊訪羅馬，彭神父特別延後一天行程，以地主身分招待我們。驚訝他的細心，為每個人準備了一份禮物，連兩個孩子的名字都記得！難以忘懷的是彭神父的駕駛技術，在羅馬市區擁擠之街道上，他能九拐十八灣，即使台北計程車司機也比不上呢！彭神父來旅館接我們時，以一口流利的義大利文與旅館經理閒談，後來，我們結帳離開時，訝然發現經理主動給予特別折扣，想必是因敬重彭神父之故，又知神父是久居羅馬的「當地人」，故不能怠慢我們！

四、彼此洗腳

聖週四的感動，使我深深體會到作為神父，是需要多大的刻苦、犧牲、謙下及愛心。彭神父為教友們洗腳的情景，使我想起耶穌對門徒所說的「我為主子，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若十三： 14）在歡送彭神父返回羅馬述職之時，相信他惦記的不僅是耶穌聖心堂的神父樓及「新堂」能否如期完成，更是希望教友們能在主內合一，藉著「彼此洗腳」，互相關愛，互相支持，築成永恆的愛的心堂。

# 羅馬很近

♦陳碧霞

猶記得三年前我們列隊去機場歡迎您蒞臨的情景，一轉眼竟又已是您將離去的時刻了，在惆悵中帶著不捨離愁的是我們，而您卻有「揮一揮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灑脫。

在籌畫建堂之間，發生許多的困難，而天主卻特別恩寵我們，召喚您前來和我們一起努力；我們因聽到您將來到我們的堂區而歡欣鼓舞，人心振奮。因為您無私的奉獻，與熱烈的支持，為我們注入一股新精神和實質的力量。果然我們很快的把綜合大樓蓋了起來，天主成就了這事。而教會建堂初期，總是意見分歧，這不是一件輕鬆的使命。您選擇來承擔這個重任，沒有牧養堂區經驗的您，這三年的辛苦與挑戰，可想而知，而我卻從您的身上看到耶穌的精神。您的謙虛與忍耐，您的遠見與為宣揚福音所做的努力，在天主前您得到了安慰。

感謝上主的安排，讓我們何其有幸擁有您三年，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人生因緣際會，我們有幸相識相處，一起朝拜天主，對我而言，這是何等的珍貴。希望您帶走的是我們對您的敬重；您如學者般的風範，博學多聞，見識素養，語言天份，都是我們非常景仰的。因著基督的愛，您是如何包容了我們的軟弱與有限，經過您的見證，我不再害怕、懷疑、或對信仰失去信心。

用感恩的心，我們將送別您，感謝您三年來為我們這個團體所做的一切，帶著我們的祝福，您將往前走，去為更多的人服務。您是屬於天主，而不是我們的，在聖經中聖詠 103 篇 15-17 節說：「世人的歲月與青草無異，又像田野的花，茂盛一時，只要清風吹過，他就不復存在，沒有人認得出他原有的所在。但上主的慈愛永遠臨於敬畏他的人。」是天主的愛與恩典，讓您繼續往前，海闊天空，您不為任何言語，形體所限，請您繼續為我們這羊群向天主祈求，讓我們更能空虛自己，信仰更堅定，靈修更加精進，羅馬離達拉斯很近，請常回來看望我們。

**行　　者　　無　　疆**

06 新馬第三屆全球海外牧傳研討會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07 加拿大賀湯一煌神父晉鐸金慶
仝上
仝上
仝上









# 緣起不滅

♦李翠婷

彭保祿神父是我認識的第一位神父，也是第一個為我來說擁有「具體形貌」的神父；而耶穌聖心堂更是第一個讓我感到有「實質意義」的天主堂。

兒時在我上學的小鎮，就有一座美麗的磚造天主堂：四周紅牆環繞；園中有修飾得宜的小樹；三角形的屋頂上豎立了堅實的十字架，映襯著高曠的天空。在這個民風淳樸、香火鼎盛的小鎮上，美麗的天主堂總顯得特別幽靜，彷彿無視於周遭的喧鬧，而獨自沉睡在永恆的夢境中。大概也因為這樣，我對它的興趣就遠不如對街吳先生所開的糖果舖呢！

一直要到小學二年級，我才有機會踏入它的圍牆。不為別的，只為了完成媽媽的囑咐：每天放學後去天主堂附設的幼稚園(留在家中將無人照料)接弟、妹回家。我不記得和任何神職人員有過接觸，也不記得任何人和我多說過一句話。我和這美麗的天主堂唯一的聯繫，就是那場午後可怕的滂沱大雨；那時有一位好心的神父拿了一頂竹斗笠給我。我始終無法記起他的相貌，或許是因為當時心中淒苦：三歲的弟弟正在發燒，五歲的妹妹也弱小可憐，而我們三人卻只有一頂斗笠。我揹著小弟，看著妹妹帶淚的臉，真的不知道那頂「徒具形式」的斗笠應給誰戴；而回家的路卻還好遠。小妹一路啼哭，我只能任冰冷的雨水落在我灰色的心田中。一種混合著內咎、痛苦、矛盾、焦慮的無助心情，使我不禁有「無語問蒼天」的憤怒，這段兒時的記憶成為我生命中無法抹滅的印象。

相隔數十年，沒想到會再有機會踏入天主堂。這一次不是在家鄉的小鎮，而是在陌生的異地。我再也不是小孩了，也有更多的自主權，但我卻沒有變得更快樂。諷刺的是我依然帶著不同因由的內咎、痛苦、矛盾、焦慮、無助與憤怒走入天主堂。這一次我受到熱情的邀請加入聖心堂的慕道班，並且得到細心的呵護，在一年半的慕道課程中，我慢慢的認識天主。奇蹟似的，我的憤怒消失了，替代的是被愛的喜悅與心中的平靜。感謝天主將這許多可敬可愛的人安置在我身

邊，而彭神父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我很喜歡在慕道班中聽神父的課，他神學根基深厚，學識淵博，閱歷豐富，充滿對天主的信德，他對耶穌基督的愛，更是溢於言表。聽他的道理講述常使我有茅塞頓開的收穫；但是除此之外，我最喜歡彭神父的道理當屬他的內容。尤其是受到他的鼓勵時，總讓我覺得他特別的親近。我也喜歡和神父握手時的感覺，是真心的握手而非社交的淺薄禮儀。我也曾像個孩子似的和他撒嬌，要一份我很心儀的禮物，沒想到神父竟慈愛地一口答應了，令我雀躍萬分。我之所以膽敢如此造次，是因為我知道他看似威儀的外表下，其實有顆敏於感受及樂於施予的愛心，是彭神父給了我基督徒的「具體形貌」。

我有幸能親歷耶穌聖心堂從舊址搬遷到新堂落成，這一段辛苦的過渡期。我也看到了彭神父和教友們為建立基督的教會所付出的辛勞。而今美麗的新堂矗立在燦爛的陽光下，我不再像兒時覺得天主堂沉默而遙遠，只是美麗的外殼。在這裡我的眼淚被擦乾，受的傷被治癒，我知道無助時何處是我的庇護所。對我來說因為有了愛，「天主堂」的「實質意義」於焉產生。

謝謝彭神父在靈性上帶領我，給了我寶貴的啟發。也感謝聖心堂的兄弟姊妹展開雙臂歡迎我加入這個大家庭。雖然神父與我相繼都要離開這可愛的家，但在天主的看顧下，無論未來我們到了那裡，依然都會在天主的肢體裏，這使我感到我們的關係匪淺，豈是一時一地所能阻隔的呢？緣起不滅！

慈愛的天父，請看顧彭神父，他是禰忠實的管家，他辛勞的看顧禰的葡萄園，勞心勞力為要我們結出更豐碩的果實。願天主厚賜他在天上的賞報。感謝天主, 阿們！

王吳芝英的祝福：

當神父很不容易，我們應感恩。他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刻苦耐勞，沒有任何世俗的享受，全心全意的奉獻給我們的上主。我們應該尊敬感恩神父，要多體諒神父的辛勞和苦心。我除了感謝還是感謝，永遠永遠忘不了我們偉大、有大愛的彭神父。

07 加拿大賀湯一煌神父晉鐸金慶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07 加拿大賀湯一煌神父晉鐸金慶
仝上
07 美國芝加哥與青年分享福傳喜樂
07 香港陳日君樞機與彭神父









# 傳播福音的使者

♦余瑞英

認識彭神父是在一九八六年美國南加州華人天主教團體，正值壯年英俊挺拔的彭神父，每年都風塵僕僕的到全世界拜訪教友、帶領避靜、舉辦講座，甚獲好評。幾年後我定居達拉斯，加入耶穌聖心堂；彭神父在一九九三年，團體正苦於無神父狀態時，來到達拉斯，帶領聖週避靜，與大家一起渡過復活節。從那時候開始，彭神父便和達拉斯教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只要有機會來美國做牧靈訪問，神父一定來達拉斯看望大家。我有幾次機會和神父一起吃飯、聊聊天，就這樣和神父熟識起來。

一九九八年暑假，我安排了阿拉斯加之旅，同行的除了陳琨鎮神父、陳美卿、孫聿鈞外，彭神父也受邀，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縱情遨遊，欣賞北國風光，觀賞千年不化的壯麗冰河，並享受垂釣的樂趣。彭神父不知是釣魚高手，還是神功特強，短短時間內，便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三十七磅的King Salmon 就這樣上鉤了！大伙當晚在一家中國餐廳，老板特別請廚師處理一魚三吃，除了飽食一頓，我們也給神父一個美名——釣場高手、漁人的漁夫。神父的廚藝超棒，為了展現手藝，神父在小木屋內捲起衣袖，穿上圍裙（綁上浴巾），親自下廚，一頓豐盛的義大利美食，吃得大家讚不絕口，令人難忘！神父也有他幽默的一面，有天傍晚，我們去森林探路，神父打前鋒，走著走著，神父突然不見了；一陣慌亂中，兵分兩路，四處尋找，他老大居然躺在草地上，不動聲色，可把我們嚇壞了。原來神父只是席地休息，等待大家罷了！

二零零四年堂區為籌劃建堂，努力募款，籌備過程因為大家意見不一，無法達成共識，建堂工作幾乎要打退堂鼓；彭神父得知消息後，自告奮勇，得到他上司及達拉斯主教的同意，帶著募款美金三十六萬，來到達拉斯，於九月十五日七苦聖母的紀念日，正式成為耶穌聖心堂的主任神父。建堂工作在神父的帶領下，於次年感恩節前夕順利完工，一座莊嚴雄偉的綜合大樓成為達福地區的新地標，我們終於有了更寬敞的地方，可以朝拜天主並廣傳福音。

彭神父在達拉斯三年的工作期滿，即將離開達拉斯。感謝神父三年來的辛勞，牧養照顧天主的羊群，我們雖然不捨神父的離去，但想到全球華人天主教團體，仍然需要神父的關懷慰問，就覺得該讓神父去完成他的心願。「那傳播福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美麗！」僅以這句話，祝福彭神父！

# 去　思

♦周兴賢

約十四年前，在一位教友遷新居時，認識了我們所敬愛的彭神父。那時我還不是天主教徒，但因此讓我回想早年在家鄉我所喜愛的義大利神父，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尤其他又是我們客家鄉親，更令人敬仰；他多才多能，待人誠懇，心思細膩，尤其記教友名字的能力，令人驚訝不已。

三年前神父得知耶穌聖心堂正推動籌建新堂，教友們的熱火感動了神父，使他毅然暫時卸下教廷的事務，號召天下的仁人慷慨解囊，義無反顧的跳入這個火坑，與大家一起在熱火中燃燒，建立了一座在北美華人天主堂中，堪稱莊嚴美麗且具有金黃色圓拱式屋頂的建築大樓，成為這地區明顯的路標，其象徵意義非凡，確也創造了足為後世傳揚不朽的歷史一頁，不容磨滅。

原本耶穌聖心堂是負有特殊的使命，即在達拉斯華人社區廣傳天主的福音。一年前遷址擴大殿堂後，教區將此使命變更擴大。因著神父的語言天賦，才能吸引到不少的附近教友，成為多種族裔的朝拜聖所。身為教會的一份子，我們的心胸必須做一適當的調整，面對寬廣接納的重大改變，究其傳揚福音的宗旨方向，與堂區管理政策的具體必要，在在都是需要大家去深思與探討之處。

而今於彭神父臨別在即，心中不免惆悵、慨然與不捨。展望未來教堂的整體運作，與兼顧教友的靈命成長，在在需要大家的同心協力，為傳揚天主的福音，做好的見證，同時也請大家為未來的新任神父祈禱，祈求天主眷顧我們的堂口，並時時保守彭神父萬事順利，平安永在。

**行　者　無　疆**

07 美國芝加哥 與青年分享福傳喜樂
仝上
仝上
仝上
80 羅馬傳信大學的辦公室












# 祝福滿滿

♦聖心堂教友

Blessing From JFL(Youth Group)：

Father Pang is a very caring and loving priest. He cares about us youth so much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e can always look up to him. He's a great leader and very responsible for stuff. Despite Father Pang's stern, scholarly appearance, one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overlook this true, mature and friendly servant of God.

He is the most dedicated priest we've ever had. He's extremely patient with all the youth. He is like a very intelligent grandfather to all of us. We thank him for everything he has done for us. We also pray for him to be successful in whatever he's going to be doing.

張　萱的祝福：

彭神父，是您的教導改變了我，使我會在彌撒裡大聲回應，使我有共同參與彌撒的感受。在今年復活期，我才開始在彌撒內為主祭的神父祈禱，所以已經有很多回了。當您在送聖體時，我祈禱：主耶穌求祢治癒彭神父，請祢恩寵他牧養祢的羊羣，帶領祢的羊棧。在耶穌聖心堂望彌撒，當主祭為全體神職人員祈禱時，我會懷念著我們曾有的本堂神父，我唯以這一點來報答您。

史美榕的祝福：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at you do and all that you have done. We have been so blessed by your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inspiration. We are surely going to miss you tremendously.

May the "Grace and peace be yours in abundance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Jesus our Lord." (Peter 1:2)

楊韓仙的祝福：

神父，我非常景仰您堅定的信仰，淵博的學識，這三年來您為了帶領我們這一羣頑固不懂事的羊羣，真的非常辛苦。您即將離去，我感到很遺憾，沒有在這三年裡多多把握時間，跟您多學一些做人處世和基督徒所該奉行的道理。我心裏最難過的是，在這段日子裡，我們曾做了一些考慮不周詳讓您難過的事，在此也請求您的原諒，希望您能從天主那裡得到安慰。願我們有緣、有福分能夠再與您相聚。祝福您此後一切順遂，天主福佑。

# 主編花絮

♦陳美卿/周瓊華

在信仰中生活，最大的驚喜是，天主常在出奇不意中召選了你，成為祂完成某項計畫的工具，且讓你不得不發出讚嘆的是，從計畫的構念開始、到稍具雛型、發展、到完成的過程中，你將不斷的與祂碰觸、相遇、直到心靈完全感受、體會、相信祂真實的臨在與參與。接下彭神父【行者無疆】專刊的主編棒子，就是在這種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天主點了名，那時，距彭神父原定離開達拉斯回羅馬就任的日子，只有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要編輯一本專刊，從邀稿、潤稿、定稿、校對、收集照片、資料，到編輯、排版、付梓，是有些過於倉卒；答應的當下憑藉的就是有天主為靠山的那股勇氣，是不曾經過大腦思索的；就在說好的那一刻，瓊華正巧來到身邊，我輕輕的對她說了一聲，「瓊華，我們一起做。」她就慷慨就義了。後來，嘉玲答應做專刊的校對，這顆心就篤定了。



大約在彭神父做了兩年的耶穌聖心堂主任後，在一次交誼的場合中，聽他在唸記憶中的家鄉菜，一連串中有我熟悉的菜名，也因此我的嫁妝手藝才得以光耀上場。在我們家的飯桌邊，神父一邊吃著「客家釀豆腐」一邊說著「好吃！真是好吃！」，證實我那位從不下廚的父親的確教得一「口」好菜，母親做菜的慧根也在她訓練女兒成為好媳婦的觀念下傳給了她的獨生女，只是我嫁的不是客家郎，不會吵著要吃釀豆腐，所以這道嫁妝菜一直深藏不露，直至遇到知音。神父說自從他的嫂子去世後，現在已沒有人做家鄉口味的釀豆腐給他吃了。然而我這小小手藝仍不能因此抓到他的胃，進而抓到他留在耶穌聖心堂的心；不過我退而求其次，希望「好吃的客家釀豆腐」，成為他回達拉斯來探訪我們的餌。

不過，天主還是比我們想像的可愛，因為祂小小的考驗了我們的信德後，又仁慈的增長我們編輯的時間；原本打算九月中離去的彭神父，因為繼任神父無法如期來到，經過主教的懇請只好延後離去日期。這使得堂區教友高興至極，不斷感恩，對我和瓊華簡直就是如釋重負。時間多出來了，於我倆卻反而也是一種挑戰，兩人更認真思索如何真實的、整體的在專刊中展現神父的個人魅力和不同風采，讓熟悉神父的教友們更「多」面的看到神父的不同面向。幾次天主臨在的電話深談、腦力激盪共識的結果，我們盪出像彭神父文集精/菁簡的主題。而「行者無疆」的專刊名稱是在一份以這四個字來形容汽車的廣告中聯想出來的，（後來才知余秋雨先生以此為他的新書書名）感覺它是那麼貼切的形容神父一生的風塵僕僕，很快的就定了兩人都喜愛的名稱。「他」這篇文章更是在神父的好友蔡仲欣先生那邊挖到的寶，在敘述他和神

父年輕時候的前塵往事時，蔡伯伯幾次真情流露，尤其談到彭神父的父親為主殉教的故事時，數度哽咽，讓我也不禁鼻酸。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沒有那麼多堂區教友的熱烈迴響，主動、真心的寫出他們對彭神父的敬愛，相信這專刊內容不可能讓人那麼動容。

在短短的四年內，這是我編輯的第二冊本堂神父離開聖心堂的紀念專輯。時間的迅速、人事的變動、相聚的短暫叫我不得不去省思人生的動態。因著美卿對彭神父的認識及她的國學造詣，早早我們就已定好專輯的名字——「行者無疆」，然而我們自知根據手邊現有的有限資料，無法表達出彭神父四十多年來使徒工作的特性及範疇，所以書名的副題——「彭神父達城三年」是強調我們不願以窄小的框架，誤導了神父天涯海角傳福音的形象。編輯的方向既定，有助於我在照片和資料的收集及展現上做選擇。很慶幸的，彭神父珍藏了很多教友們贈送的相簿，非常慷慨的讓我在一本本呈現他真實生活的相簿中去挖寶，我挑選相片的重點是在彌撒與飯局之外，希望藉此來陳述他的足跡和公務中及公務外的活動，進而略略窺視他為主服務的點站。因為我需要舊照片的相關資料便和神父問長問短的，因而一再勾起他對陳年往事的緬懷，數次看著不同的相片他真誠地說：「我要再回去看看他們！」牧人的愛在決心中表露無遺。美卿負責此書文字稿的部分，二者組合成輯。然而此書所呈現的仍只是片面和斷層的資料，絕不足以涵蓋彭神父福傳的全面性，這是每一位讀者看此專輯時所應必備的認知。做為主編的我們在依依離情中，深切希望藉著文字、圖像與相片表達出一位牧人的真實面貌。如我們做到此境界，請感謝讚美天主對華人羊群的厚愛！



在編輯理念、節奏和步調上，我和瓊華都可以互相激盪，也能互補長短。資料的收集，瓊華是一流高手，許多神父所寫的文章、照片、軼事故事都是她從網上搜尋得來的，在這上面她發揮了她的電腦長才；在分工中「充分授權、彼此信任」可說是我們一起合作的基調。工作一展開，我們就各自投入自己負責的部分，但當其中一方需要幫助時，我們會互相伸出援手，這樣的合作是愉快、充滿感恩的。這本專刊原本只為神父離去的紀念而編，直到後來又得知神父也可能在發行後寄往世界各地，向認識他的華人表達他的感謝，這使得我和瓊華更是戒慎恐懼，感到身負重任。不過，在編輯的整個過程中，我的心是熱切的、感動的，我看到了許多神父平常不曾說，也不易接觸到的性靈層面，更讓我學到要認識一個人，必須從他生命的每一個角度，各種不同的切面去認識他，才算公允。在此也要萬分感謝我們的涂偉兄在他早出晚歸的繁重工作中，撥出這麼多的時間、心力做版面的編排，更謝謝默默為我們的編輯工作出力、祈禱的兄弟姊妹們，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中，能不偏不倚的將神父生命中的許多點點滴滴表露出來，讓大家更認識這位我們深愛、也深愛我們的牧人，更彰顯天主對祂所愛牧人的慷慨情懷。阿肋路亞!

# 「行者無疆—彭神父達城三年」校對後有感

♦彭保祿神父

三天前，瓊華姐妹將一本一百五十多頁的為本堂神父離開達拉斯所編的紀念冊「行者無疆—彭神父達城三年」原稿交給我，要求我校對，修改一些圖片，日期，地點，事件及打字上的錯誤。言外之意是：不要改文中的意思。當我接到這本洋洋大觀的紀念冊時，第一個感覺是：驚訝。他們怎麼能找到這麼多資料？他們願意談些什麼？以後一頁一頁的看下去，自覺汗顏。他們一篇接一篇的客套話。使末鐸實在不敢當。當讀完「主編花絮」時才知道編輯小組兄弟姐妹們的辛勞和壓力。除了衷心感激外，當然不敢要求他們放棄這項工作。第一，我無權過問他們的好心。第二，他們已經花了這麼多心血，時間和金錢（印刷費），誰忍心叫他們放棄？

其實，客觀冷靜的想一想，這本紀念冊對它的主角也會有很大的幫助。首先，人家要說讚美的話，你除了感激外，也可以自我反省。如果人家的恭維是真的，那麼自己感謝天主，也感謝大家的鼓勵。不過當然是言過其實的話居多，那麼要以此自我勉勵，將人家的恭維當作期望，而盡力的去改善，在餘生之年，依照大家的鼓勵和通過大家的祈禱，努力修行，直到自己呼出最後的一口氣。其次，自己注意，能不能在字裡行間聽到一些批評的聲音呢？幸虧這些文章就有這種間接的聲音：嚴肅、急躁、偏心、欠忍耐、不苟言笑、不近人情、（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很多事情辦得）不夠理想等等。末鐸非常感激大家的開誠佈公。這證明本堂神父並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他還沒有學到自己師主的良善心謙，一視同仁的美德。這不是對自己很好的提示和鞭策嗎？所以我非常感激此後我會有這本冊子來伴隨我，鼓勵我。

我也願意藉此機會向全堂區的所有兄弟姐妹說聲：謝謝！過去三年多來，蒙各位諸多關懷，照顧，鼓勵和代禱，末鐸非常的感激。我會不停的為大家祈禱。祝大家在天主的降福，聖母瑪利亞的護佑下身體健康，精神愉快，工作順利，學業進步，信仰堅強，互愛共融！後會有期!

主曆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方濟會士彭保祿神父

敬寫於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 行者無疆——彭神父達城三年

主　　編：陳美卿、周瓊華

校　　對：朱嘉玲、張紹曾、彭保祿神父

封面設計：周瓊華

版面設計：周瓊華

排　　版：徐　偉

出版日期： 2007 年 12 月

出 版 者：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地　　址： 4201 E 14th Street, Plano, TX 75074, U.S.A.

電　　話： 972-516-8500

網　　址： http://chinese-catholic.org/

Email ： webmaster@chinese-catholic.org

